

太平天國文鈔目錄

文部

(一) 詔書

天王洪秀全討滿清詔

天王洪秀全改定詩韻詔

天王洪秀全諭民戒烟詔

天王洪秀全獎東王詔

天王洪秀全罪傅善祥詔

天王洪秀全信教自由詔

天王洪秀全卽位告天下詔

天王洪秀全改定新歷詔(一)

天王洪秀全行軍誅妖詔

天王洪秀全戒諭不得妄干號詔

天王洪秀全示東王詔

天王洪秀全諭民勿生二心詔

天王洪秀全賜石達開詔

天王洪秀全責獻女詔

天王洪秀全改定新歷詔(二)

(二) 誥諭

天王洪秀全諭婦女詔

東王楊秀清入金陵告民衆諭

東王楊秀清誥諭韋俊石鳳魁

東王楊秀清告江南士民諭

東王楊秀清示軍士諭

東王楊秀清誥諭秦日綱

東王楊秀清諭貢壽禮文

東王楊秀清語諭某某

北王韋昌輝示軍民諭

翼王石達開各安生業諭

燕王秦日綱勸崇正道諭

英王陳玉成致馬融和等諭

忠王李秀成諭李昭壽

忠王李秀成諭劉肇均

國宗勸正道諭

佐天侯陳承瑤札諭黃再興

(三) 檄文

布告天下檄

天王洪秀全誓師檄文

翼王石達開檄告招賢文

某丞相檄文

東王楊秀清獎張子朋諭

北王韋昌輝毋受妖惑諭

北王韋昌輝誠諭石鳳魁黃再興

翼王石達開訓諭曾天養

燕王秦日綱誨諭陳玉成

忠王李秀成諭尙海淞江民衆

忠王李秀成招趙景賢諭

侍王李世賢安民樂業諭

佐天侯陳承瑤禁用紅黃二色諭

天王洪秀全初建國檄文

翼王石達開攻湖南檄文

天將林彩新諭青岩檄文

(四) 告示

勸人入貢告示

逢天安劉左同檢點安民告示

忠王李秀成保護外人告示

告示

諭民繳納錢米告示

楊二姑安民告示

(五) 奏 章

東王楊秀清請行封職奏

東王楊秀清請出師誅妖奏

東王楊秀清請徵辦糧米奏

東王楊秀清上天王奏

東王楊秀清告發吸烟奏

東王楊秀清議定制虔奏

東王楊秀清請頒行新歷奏

東王楊秀清興工時日奏

東王楊秀清諫天王奏

國宗章俊輝報告奏

(六) 稟 呈

燕王秦日綱慎重保舉官員稟

燕王秦日綱加意嚴防稟

英王陳玉成報告戰況稟

軍師劉瑯德請領菜錢稟

卒長覃瑞容請領錢文稟

燕王秦日綱刻印行軍號令書稟

察看地形圖稟

儒士黃曉上逢天義劉大人稟

師旅劉亞二求請封條稟

(七) 書 函

天王洪秀全答林則徐書

翼王石達開復曾國藩書

英王陳玉成致扶陳德才等書

忠王李秀成致潮王黃子澄書

女丞相傅善祥上東王書

答英國海軍大將何伯書

再答迪阿書

鎮口太平軍致英公使書

東王楊秀清答英公使濮亨書

侍王李世賢答各領事書

馮天將答各領事書

(八) 條 規

禁律

(九) 供 狀

忠王李秀成供狀

聽王陳炳文投誠稟

翼王石達開報天王書

英王陳玉成致沃王張洛行書

忠王李秀成致護王陳坤書

檢點程雲復劉于濤書

陳天將招降松江清軍書

答英國艦長迪阿書

致上海英國外交官書

天王洪秀全致美國國書

忠王李秀成致各國領事書

黃天將答各領事書

天朝田敏制度

遵王賴文光供狀

(十) 制 藝

肅智懷 故仲民不有天下
失名 皇上帝爲獨一真神

(十一) 雜 文

東王楊秀清將憑
東王楊秀清貢單
忠王李秀成禁宰耕牛令
丞相羅大綱致石國宗照會
招賢榜
卡憑

張申伯 平定江南文

東王楊秀清官照
翼王石達開職憑
忠王李秀成憑照
錢江上天王策
便民由單

太平天國文鈔 目錄



太平天國文鈔

●文部

(一) 詔書

▲天王洪秀全討滿清詔

朕祖洪武掃蕩羣夷克復中原開三百年之丕基造億萬姓之厚福此誠三代以來之盛主也不幸至我懷宗闕賊猖獗奸黨開門致有甲申之變爾祖乘我之亂包藏禍心篡我之朝竊奪神器弘光被弑忠臣死者千餘宗室遭殘親族亡者萬餘當此時也地裂天崩山枯海涸爾胡逆賊我世不共戴天之仇也况夏爲夷變二百年不見日月之光漢受滿欺六七世常聞腥羶之氣弑兄弑叔迹類豺狼納妹納姑行同狗彘賣官鬻爵士子之誦讀何用加賦勸捐庶民之脂膏已竭犯人不容髮是欺漢人爲囚狀元不招親是視漢人爲寇不封王不爵位是忌漢人有柄不將兵不樹帥是畏漢人有權名雖君臣實則陌路鹽分南北法失重輕貪官汚吏滿寰區處處是殺人利刃善士良民遭荼毒人人懷切齒深仇以致旱虐連年水災屢降民不聊生人皆思亂爾忝居大位尙不側身修身而猶縱淫貪欲置民瘼於罔聞謂天威不足畏此誠昏庸無道之極所謂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此也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後裔弘光皇帝七世孫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一爲祖宗復仇二爲蒼黎伐暴謀臣如雨戰將如雲大興湯武之師用慰雲霓之望鋤其酷虐救民於水火之中修我戈矛取殘若鷹鷂之逐旌旗蔽日船筏瀰江士卒爭先水陸並進天塹無難飛渡投鞭亦可斷流將軍所至迅如掃葉之風兵帥所臨震如當空之霹靂

威整肅，號令森嚴，耕市不驚，秋毫不犯，簞食壺漿，迎之者喜，其先至，翹首引領望之者，恨不速來。至有摧枯之威，破竹之勢，珍首夏之清和，分兵西往，據高秋之逸爽，遣將北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分兵進討，問罪燕京，共梟逆胡之頭，以挽戴天之恨。凡屬滿營生擒者，割其股而吸其髓，但係旗下死亡者，食其肉而寢其皮，滅盡胡兒，克復中原之土，安全黎庶，重觀口世之天。凡我士民，無詐無虞，永登仁壽，域長享太平春，欽此。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軼史

▲天王洪秀全行軍誅妖詔

天王詔曰：萬樣魂爺六日造，今時今日好誅妖；地轉實爲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軍行速追把膽放，京守嚴巡滅叛逃。一統江山圖已到，胞們寬草任逍遙。欽此。太平天國癸好三年四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天王洪秀全改定詩韻詔

天王詔曰：咨爾羣臣，萬樣更新，詩韻一部，足啓文明。今特詔左史右史，將朕發出詩韻一部，遵朕所改，將其中一切鬼話怪話妖話邪話，一概刪除淨盡，只留真話正話，鈔得好好繳進，候朕披閱刊刻，頒行。欽此。太平天國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天王洪秀全戒諭不得妄干名號詔

天王詔曰：杏爾同胞，名份昭昭，告諭兵士，遵命遵條。普天之下，皇帝獨一，天父上主皇上帝是也。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有人稱皇帝者，論天法該過雲中雪也。天下大哥獨一，天兄耶穌是也。天兄耶穌而外，有人稱大哥者，論天法該過雲中雪也。繼自今，詔明天下，以後犯者，勿怪也。欽此。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天王洪秀全諭民戒煙詔

天王詔曰：高天燈草似條箭，時時天父眼針針，不信且看黃以鎮，無心天救何新金。吹去吹來不飽，如何咁蠢變生妖戒煙病死勝誅死，脫鬼成人到底高，並欽此。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天王洪秀全示東王詔

天父賜兄天王自謂金盆，不忍自用，因以奉母。

【附註】

此文錄自金陵省難紀略

▲天王洪秀全獎東王詔

此語非四弟不能直說，常願示天下萬國，見我君臣契合好處。

【附註】

此文錄自金陵省難紀略

▲天王洪秀全諭民勿生二心詔

神爺試草。心之語橋水深，如何喫粥就變心？不見天兄舍命頂十字架，上血淋漓，不見先鋒與前導，立功天國人所欽。

【附註】

此文錄自金陵省難紀略

▲天王洪秀全罪傳善祥詔

按狀女丞相傳，醉侮東王，大不敬，罪應立決！但念其頗著微勞，且屬酒後失言，加恩從末減。着荷校七次禮拜，而宥釋之，仍許復官辦公自贖。

【附註】

此文錄自里乘

▲天王洪秀全賜石達開詔

朕無輔弼，惟子才德兼備，日忠誠出於天性，必能鞏固天朝，共享萬世無疆之福。今仇讎已誅，整理方亟，王其勿復介意，速還京就正揆席，朝夕啓沃，以成朕功！

【附註】

此文錄自石達開日記

▲天王洪秀全信教自由詔

余奉天父及天兄諭旨，布告天下，上帝真道，寓於上帝聖教。所謂聖教者，耶穌天主教均是也。據于王忠王等奏，教士約翰等，傾向太平，請求入境傳教，余以現在正值干戈擾攘之際，深恐外人託名傳教，潛助敵兵，惟該教士約翰等皆係虔誠正直之人，不惜以身殉道，余甚嘉之。仰各王傳諭軍民人等，遇該教士當和愛相待，須知崇

拜天父之人，皆與我同一家也。欽此。

【附註】此文錄自太平天國外紀

▲天王洪秀全責獻女詔

繼自今四郭來朝，萬方一統，東南貢大妹，西北獻嬌娃；太平天一統，天福儘堪誇。

【附註】此文錄自春夢庵筆記

▲天王洪秀全即位告天下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太祖高皇帝，以布衣取天下，削平禍亂，統一寰區；列祖列宗，攢承丕緒，深仁厚澤，洽於官民。逮甲申之變，逆賊吳三桂假秦庭之哭，召胡虜入關，篡奪神器，迄今二百餘年。水旱頻承，下民咨怨。朕以天潢嫡派，爲中外所推，招集忠良，後裔起事粵西，建樹義旗，號召天下。所過州縣，望風附從。茲以二月朔日，抵南京應天府，祇謁祖陵。本月十一日，由朝陽門入城，百姓夾道歡迎，羣良屢表勸進。朕以天位不可久虛，勉從羣良之請，於本月十五日，祭告天地祖宗，卽皇帝位於南京，權以僞總督衙門爲大明宮室，始祖廟，追尊太祖弘光爲靖康皇帝，廟號興宗，尊皇祖爲啓聖皇帝，皇考爲成聖皇帝，祔始祖廟。諸事遵禮制，以明年爲嗣統元年，所有應行事宜，條例於後，特此諭中外知之。欽此。

- 一 各省文武官員，其在籍五品以上，投順者，准於三月內入都，隱見，分別簡用；違者以軍法從事。
- 一 各州縣錢糧冊籍，三月內呈投，如有冒名匿報，一經察出，地方官嚴加議處。
- 一 衣服：便帽去頂，袍去馬蹄袖，緯帽、外套、馬褂、褲套不准穿戴，儀式定後，改違此者斬。

一 鄉試寫策論，小試試四書論策，默寫三字經數頁。定五月院試，八月鄉試；其已中舉人生員，准其一體赴試，遷延不赴者，輕重治罪。

一 武場試期，後文場一月，其額如文場內同，取中者准其應試。

一 官家女子十五歲以下，候行選皇后再行給配。

一 各省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不准薙髮，違者處斬。

【附註】 此文錄自荷香館瑣言

▲天王洪秀全改定新歷詔（一）

詔曰：朕詔和甥、福甥、玕胞、達胞、玉胞、秀胞、恩胞、賢胞、輔胞、璋胞、天將、掌率、統管、神策、朝將、護京、國將、六部、義王、佐將、內外、衆臣、知之。天父上帝、太平天、天國、萬萬年、天國、天歷、無窮、盡、四十年、加詔、在前。茲據玕胞、懇裁、定詔：「每四十年、輪旋、幹年、每月、廿八日、節氣、平勻、義更、全。」朕、今、詔、明、甥、等、天父、上帝、乃、天下、古今、前後、大共、太平、天父、太兄、基督、乃、天下、古今、前後、大共、太平、天、兄、朕、乃、太平、天子。自、戊、中、年、三、月、天、父、上、帝、下、凡、降、托、東、王、乃、龔、世、人、九、月、太、兄、基、督、下、凡、降、托、西、王、誅、滅、妖、魔、今、蒙、爺、哥、下、凡、帶、朕、作、主、創、開、天、國、天、京、天、朝、天、堂、天、歷、永、遠、流、傳。自、辛、開、元、年、一、直、傳、去、千、年、萬、載、萬、萬、載、永、無、窮、盡、朕、前、業、既、詔、明、當、前、南、王、困、桂、平、見、天、啓、天、使、將、天、歷、昇、南、天、看、天、歷、永、遠、永、無、窮、盡、誠、以、天、國、天、京、天、朝、天、堂、乃、爺、哥、帶、朕、作、主、之、天、國、天、京、天、朝、天、堂、合、古、今、前、後、天、上、地、下、人、間、爲、一、大、統、故、天、歷、流、行、永、無、止、息、普、天、下、萬、郭、萬、代、臣、民、同、享、爺、哥、真、福、在、世、昇、天、永、活、威、風、無、了、期。此、當、前、太、兄、昇、天、命、門、徒、傳、福、音、於、普、天、下、人、聽、也。蓋、福、音、之、傳、爲、今、日、預、先、傳、知、衆、人、凡、間、得、享、真、福、真、福、何、在、在、爺、哥、恩、降、凡、間、帶、朕、作、主、坐、天、國、救、起、萬、民、轉、天、堂、在、世、享、真、福、昇、天、得、永、活、故、福、音、久、傳、於、徒、前。

今蒙爺哥下凡帶朕作主天國，邇來現享真福，後得永活。自開闢至今，未有如今日之大福也。生在太平世界，何幸如之？朕前業准東王、西王、南王、暨衆臣等，天歷每年三百六十六日，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每四十年一加，每月三十三日，取真福無邊，有加無已之意。茲據玕胞等朝奏，天歷永遠高深，固非凡例淺識所能窺，而便民耕種興作，亦屬天情真道，不可少懇請。每四十年一幹旋幹之年，每月二十八日，節氣俱十四日，平均令善有便於民。自四十年至八十年，一百二十年，一百六十年，至千年萬載萬萬載，永遠如是，每四十年一幹爲總。朕業准奏爲此再詔，除卻從前每四十年一加之詔外，繼自今史官每年遵今詔，每四十年一幹，幹平每月二十八日，節氣俱十四日，餘俱照前例，每年三百六十六日，雙月三十日，單月三十一日，例製造天歷頒行，並遵前詔。每年十月，獻明年新天歷蓋覆，十二月頒近省，十一月頒遠省，永遠如是。又將今詔繫於天歷之首，並註明每年正月十三日，是太兄昇天節；二月初二日，是報爺節；二月二十一日，是太兄暨朕登極節；三月初三日，是爺降節；七月十七日，是東王昇天節；九月初九日，是哥降節；每年六節，各註明該月日頭頂，永遠如是，頒行天下，庶俾普天下萬郭萬代臣民，同伸孝敬爺哥之虔，無忝爲子爲弟之道，共抒銘刻代贖之念，克盡感功感德之心，巍乎煥乎，真道天情，家喻戶曉，美矣善矣。山涯海角，浹體淪肌，天歷頒行，咸使聞知。欽此。太平天國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詔。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

▲天王洪秀全改定新歷詔(二)

詔曰：朕詔和甥、福甥、玕胞、達胞、玉胞、秀胞、恩胞、賢胞、輔胞、璋胞、天將掌率統管盡管、神策朝將、護京國將、六部義主佐將、內外各省衆官將兵知之。天父皇上帝降凡間，暨哥帶朕坐江山，爺哥朕國是天國，三子爺共御塵寰。爺哥

下凡天國來，天歷流傳如循環。新開元年傳永遠，永不改元詔再頒。月亮圓缺無拘論，專顯天情救沉淪。凡歷信邪中鬼計，妄爲推算陷鬼門。叛爺惑鬼受永罰，今詔脫凡齊醒遵。談天說地皆誕妄，認真眞道永生存。天歷首重孝順爺，七日禮拜福祿加。二月初二報爺節，謝爺差朕斬妖蛇。三月初三爺降節，天國邇來共一家。本年三更誅兇首，從此萬郭歸爺媽。天歷二重恭敬哥，捨命贖罪活人多。正月十三哥昇節，普天銘感福江河。二月念一哥登極，亦朕登極入間和。九月初九哥降節，靠哥脫罪記當初。天歷三重識東王，降託東王是父皇。口前下凡立中講，口今聖旨降託楊。七月念七東昇節，天國代代莫些忘。謝口降託贖病主，乃禽世人轉天堂。天國代代遵三重，天情眞道福無窮。妄爲推測有何益，可憐叛爺成臭蟲。脫盡凡情顯爺初，立約現天虹。哥活二日昇四句，四十年幹可認踪。特命史官作月令，欽將天歷記分明。每年節氣通記錄，草木萌芽在何辰。每四十年一核對，裁定耕種便於民。立春遲早幹年定，遲減早加作典型。立春遲早看萌芽，耕種視此總無差。每年萌芽記節氣，四十年對幹減加立春遲些幹年減，早些幹加氣候嘉。無遲無早念八定，永遠天歷頒天涯。甥們遵詔，每年十月命史官獻明年新天歷，蓋蠶刻頒永遠依東王前奏。天歷例製造天歷，頒行天下。永不改元，庶天情眞道，炳耀人間。而凡例妖謊，屏絕宇內矣。欽此。太平天國己未九年十月十四日詔。

【附註】此文錄自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

(二) 誥諭

▲天王洪秀全諭婦女詔

你們姊妹休違拗，肯來歡你是要好；受打受罵休悔恨，打是恩情罵是情。

【附註】

此文錄自春夢菴筆記

▲東王楊秀清告江南士民諭

特授開國軍師大元帥楊，爲再行曉諭事：本帥敬承皇命，與兵伐暴，所到之處，望風瓦解，城破之日，將貪官污吏剪除，並不擾害一民，前已出示曉諭，料必知悉。風聞鄉市有不法頑民，藉大兵未到，肆行焚掠，現爲本帥拿獲，斬首數十人。今着校尉李憲帶兵數百，徧行鄉市，一經拿獲，就地正法。其有良民各將順字貼門，不必畏懼。爾等惑於虛榮，出資助餉，捐納妖廷職銜，試問此等功名，何榮何辱？飭爾等即將向來匾額除去，不得自誤。我定金陵之後，定議考試，衡文取士，再定甲乙。其有各處廟宇，供養僧道，何如養鄉里窮民之爲愈也。現今拿獲僧道，斬首并查首倡及重修之人，一并拿究。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東王楊秀清入金陵告民衆諭

天王承天父天兄之命，乃理世人，人人要認識天父，歸順天王，同打江山，共享天福！

【附註】

此文錄自金陵省難紀略

▲東王楊秀清示軍士諭

素不能詩，曾在長沙見某善戰，忽得一絕，示知軍中，須要學他。詩曰：看你渾身都是膽，不亞常山趙子龍。

【附註】

此文錄自金陵省難紀略

▲東王楊秀清誥諭韋俊石鳳魁

真天命太平天國勳慰師聖神風禾乃師願楊為誥諭國宗韋俊石鳳魁國相石佐邦暨各佐將等知悉緣蒙天父天兄大開天恩特差我真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茲於九月二十四日又蒙天父勞心恩命王四殿下下凡繼治天下佐理萬國之事真是天朝喜事重重有加無已爾等出師在外未得週知為此特行誥諭仰爾國宗暨各佐將傳諭各統下官員人等俱要多多備辦奇珍異寶差派屬員押解回京以備十月二十四日王四殿下滿月之期天王登朝謝天之用爾等在外亦於是日虔敬天父以報天恩其餘軍務一切俱要凜遵本軍師前回誥諭而行可也諭到亟宜凜遵毋違誥諭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東王楊秀清誥諭秦日綱

真天命太平天國勳慰師聖神風禾乃師願楊為誥諭燕王秦日綱弟知悉茲於九月二十九日接聞弟之稟奏疊次令員解回錨纜等項俱已備悉查收但弟前奉天命鎮守田家鎮卡本軍師前已頒行誥諭令弟在田家鎮地方兩岸築起堅固營盤並造起木解水城在江心挽泊堵禦誠恐弟等在該處一時未曾造得今本軍師在朝造有能上水木簾一座特差本府承宣涂鎮興押解前來俟木簾時日仰弟安足軍裝炮位踏看河道何處可以挽泊趕緊挽好並仰弟會同本府承宣依式趕造多座安好炮位以誅妖魔可也諭到之日亟宜凜遵毋違誥諭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東王楊秀清諭貢壽禮文

真天命太平天國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願，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誥諭朝內軍中，大小官員，王親國戚，以及士卒水手兄弟人等知悉：緣蒙天父天兄，大開天恩，特差真主天王降凡救世，誅滅妖魔，普天之下，凡屬臣民，俱宜感激涕零，以仰副天父天兄，差我主天王降凡之意。茲於十二月初九日，恭逢天王萬壽之期，本軍師及列王，尙且備辦奇珍異寶，進獻天朝，爲我天王祝壽，你等爲官爲民，俱要體會天父，敬念天王，多多採辦寶物，先期十日齊獻天朝，並具本章，由本軍師代奏，以邀天恩，并於萬壽節前三日，一心齋戒，虔敬天父，報答天恩，爲此特行誥諭，你等須要凜遵，毋得觀玩自誤，至負本軍師屬望殷殷之至意，切切告諭。太平天國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東王楊秀清獎張子朋諭

江北黃陂孝感德安各處，廣有糧米，爾能駭走妖魔，解到糧米二萬三千石，全行收到，足見靈變有幹，回空船四十五條，仍命後十三軍正典聖糧，屠福新配，帶兵士前來幫同殺妖。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東王楊秀清誥諭某某

再過三次禮拜，不能收復武昌，定卽提京治罪。著爾某某，乘坐水營左三軍一千三百條配帶兵士，前赴江西南昌湖北武昌一帶收糧，解歸天京，不得違誤。

爾某官某弟，用船一千八百條，將黃州漢陽妖魔驚走，所辦糧米，速用船全數裝解天京，切勿違誤！務且靈變，不可爲妖魔所捨。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北王韋昌輝毋受妖惑諭

眞天命太平天國雷師後護，又副軍師北王韋，爲誠諭朝內官員兵士及各衙兄弟人等，毋受妖惑，致干天誅，極宜猛醒事。緣蒙天父天兄大開天恩，特差眞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又命東王下凡，助理世人，輔佐朝綱。天恩至大，凡屬含生賦性者，應時時感激，方足以圖報天恩於萬一。迺有織營總制吳長崧等，身受天恩，不知圖報，勾結妖魔，欲破天京，蒙天父大顯權能，密中指出，將妖魔殺退，並拏獲剪髮通妖逆犯多名，以正天法。又有妖婦朱大妹，胆敢謀逆，欲思私藏紅粉，毒害東王，亦蒙天父指出，此等行爲，實實令人髮指，除將朱大妹明正天法外，誠恐你等囿於妖習，一時被惑，作出此等逆事，迨至身首異處，已不可救。本軍師心實不忍，爲此特行誠諭，須要崇信天父，仰體天王東王救世之意，雖現下苦些，大家須耐辛耐苦，將來大有福享也。若生異心，是自甘鬼路，前功盡棄，那時悔之無及也。凜遵毋違，誠諭。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北王韋昌輝示軍民諭

方今天王定鼎天京，萬國來朝，必有龍鳳麒麟，應時而至；如有匿而不獻者，查出不貸！

【附註】 此文錄自金陵省難紀略

▲北王韋昌輝誠諭石鳳魁黃再興

真天命太平天國雷師後護，又副軍師北王韋，爲誠諭國宗石鳳魁兄，地官副丞相黃再興弟知悉。緣蒙天父天兄，大開天恩，特差真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又差東王下凡，輔佐天朝，佐理國政，正是萬國不朝之候，殘妖滅絕之時。今本軍師在朝，聞得湖北地方，仍有些少殘妖，不時前來作怪，皆兄弟等前時誅妖未絕盡之故。爲此特行誠諭，諭到之日，仰兄等即時統兵分巡各都縣，逐妖即誅，見民必救，務期掃盡妖氛，不留餘孽。倘該縣良民有結通妖魔，及引之入境等事，一經訪確，即大負天父天兄，及我主天王、東王委任之意。當過雲中雪也。本軍師不憚誠之諄諄，兄弟等慎勿聽之泛泛也。亟宜遵凜，毋違誠諭。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翼王石達開各安生業諭

真天命太平天國電師左軍主將翼王石，爲訓諭各縣良民，各安生業，勿受妖惑，驚慌遷徙事。照得天父天兄，大開天恩，親命真主天王宰治天下，又命東王及北王輔佐朝綱，業已建都天京。現下四海歸心，萬邦向化。今特命本主將前來安徽，撫恤黎庶，援救生靈。你等良民，生逢其時，何其大幸。茲因四海尚有漏網殘妖，未盡誅滅，業經特派大員，統兵四出，搜捕妖魔，誠恐你等惑於謠言，擅自遷徙，縱有點點殘妖，竄入該境，你等即遵本主將前次頒行訓諭，一體嚴拿，解至安徽，自有重賞。爲此特行訓諭，你等良民，須要敬天識主，認實東王。那時自有天父看顧也。切不可妄聽浮言，須知一經遷徙，拋棄祖業，或喪身命，其害不可勝言。統俟天父大顯權能，將四海殘妖誅盡，自享永福於無窮也。你等各宜凜遵，毋負本主將訓誨殷殷之意也。切切毋違訓諭。年月日。

【附註】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翼王石達開訓諭曾天養

真天命太平天國電師左軍主將翼王石，爲訓諭秋官，又正丞相曾天養弟和悉，緣於六月二十四日，接閱弟等具回稟報，兄已備悉。惟稟稱妖魔十分怪難，以取勝，恐岳州城池難守等情。兄已將此情由稟奏東王殿下，俟奉到誥諭，再行諭知。弟等在外，俱要事事靈變，加意提防。如若岳州城池十分難守，弟等可卽退赴下游，堅築營盤，靜候東王誥諭，遵行，毋得曠誤。統候天父大開天恩，大顯權能，任那妖魔一面飛，總難逃我天父天兄手段。過也。時時將此道理，講與衆兵士聽，不可使有別意也。爲此特行訓諭，諭到亟宜凜遵，毋違特諭。年月日。

【附註】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燕王秦日綱勸崇正道諭

真天命太平天國燕王秦，爲誨諭郡縣四民，急崇真道，勿受妖迷，致干天誅事。緣蒙天父天兄大開天恩，親命真主天王降凡，斬邪留正，復差東王輔佐朝綱，輯安黎庶。茲於口月，又命本燕王統帶雄兵百萬，週遊天下，良善必救，妖匪必誅。凡你等四民，正好安居樂業，永享天福於無窮矣。但良莠不齊，其敬天識主者固多，而輕信謠言者亦復不少。近有不法之徒，甘受妖惑，胡言謔語，捕風捉影，搖亂人心，以致愚民互相驚擾，除嚴飭官兵分段查拏，造言之人外，爲此特行誨諭。凡你四民，須要醒醒，不必多生恐懼。况各郡縣業已團集鄉兵，卽有些少殘妖攔入，不難一時撲滅。自諭之後，各宜安分守業，倘再搖動，那時天法無私，一家長幼均斬，不留切切凜遵，毋違誨諭。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燕王秦日綱誨諭陳玉成

真天命太平天國燕王秦，爲誨諭殿石叁拾檢點陳玉成弟，暨指揮將軍總制等官知悉。茲於八月二十四日，接關弟等等稟申各件，俱悉一切。但圻州地方，現下雖有些少殘妖，不時前來作怪，俱仰弟等在彼堅築營盤，約束兵士，小心靈變，嚴加防範，毋使妖魔攔入。並將天情道理，時時宣講，令衆兵士放膽誅妖，萬事總有天父主張，天兄擔當，不用慌也。其餘軍務，一切仍要凜遵東王誥諭而行，便是爲此特行誨諭。諭到亟宜凜遵，毋違誨諭。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英王陳玉成致馬融和等諭

愚兄陳玉成字諭馬融和倪隆，准譚鼎光范立川邱遠才陳漢太戴仕保賢弟等知之。緣兄自去歲接到弟等十一月二十八日由穎上來報之後，並未接到賢弟等一文，深爲記念。嗣曾有諭命弟在於上游招兵議，或兄親來，或著導王陳仕榮弟帶兵前來會合弟等，再圖進剿。今兄偶爾見朝中辦事不公平，兄在廬郡具本啓奏，現下不以本章爲然，小事釀成大端，本擬先着成安弟等上游面訴一切，使弟等得知。奈關山修阻，恐難前進。茲兄一定於正月月底二月初，出司前來。奈廬郡現有舒城殘妖，在於上中派河，紮窟十四五座，尙來作怪。今思賢弟等尙在穎州一帶，諒未行遠，然須發兵下游正陽關一帶，接兄前來，以便與賢弟等會面議進取之機。爲此飛行字諭，祈賢弟等見諭，立即大齊酌議，或議倪隆准弟帶兵下游正陽一帶接兄，上游或議邱遠才等帶兵前來正陽接

兄！千祈弟等速爲商議。縣之以速鋪排，切勿有悞，是所切囑！特此字諭，千祈遵行，切速切速！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自廬州郡發。

【附註】此文錄自文獻叢編

▲忠王李秀成諭尙海松江民衆

眞天命太平天國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王李爲諄諭尙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各宜去逆歸順，同沐天恩，毋得自取滅亡事。照得伐暴安良，固宜逆誅而順撫，而開疆拓土，尤宜柔遠而懷來。緣念本藩自去冬恭承簡命，統帥尙游江楚，復由江楚班師而進口浙省，凡所經過之地，其於投誠之百姓，則撫之安之，其於歸降之勇目，則爵之祿之，無不在在仰體上天好生之德。我主愛將重士之心，而戡亂治平，招降納衆，諒爾一帶人民亦所深知而灼見也。茲因東南輿圖口附近歸我版籍，而惟有尙海松江口口逼處，此乃我必收之地，而口口蘇浙屏藩，故特分師五路，水陸並進，而進攻尙海松江，恐爾人民驚恐，惶惶如喪家之犬，而窮無所歸，爲是特頒諄諭，先行令人前來張貼，仰爾尙海松江一帶人民，兵勇知悉。爾等試看我師一路而來，撫恤各處，投誠之人，着即放膽，亦照該等急早就之如日月，歸之如流水，自當於純良之百姓，加意撫安，其於歸降之兵勇，留營效用。至於在尙海貿易之洋商，去歲口口口成約，各宜自愛，兩不相擾。自諭之後，倘不遵我王化，而轉助逆爲惡，相與我帥抗敵，則是飛蛾撲火，自取滅亡，無怪本藩師到而大肆殺戮之戎，有傷天地之和也。其宜凜遵毋違，太平天國辛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附註】此文錄自文獻叢編

▲忠王李秀成諭李昭壽

副掌率後軍主將李鈞諭李昭壽知之。照得投明棄暗，固俊傑志，建非常識，勢知時，亦英雄心存。是要本主將自與爾共事以來，覺爾大有作爲，將才不俗，故惜爾如珍寶，視爾如手足，揆爾之爲人，諒知情義，必知始終如一。必知患難同當，竟不意爾乃反骨之人，早知其如此，悔已遲矣。誠本主將目不識人，自己愛將，除徒教爾行仁，勸爾從善，誰料爾出乎反乎，辜負我一片同仁同義之心矣。姑勿再論，你自投順天朝，試問所因何事？今又轉降勝保，難保不察前因，爾終久總難釋其前過。大丈夫豈可且顧眼前，不思後患？何況我主天王待爾不薄，本主將亦待爾有情，無奈爾行爲不軌，往往與同朝者爭競。爾統下每每滋擾良民，以致軍民懷怨。但爾若在天朝，本主將事畢包荒，爾知道否？今已降妖，是人入得而誅之矣。本主將之前情，爾既不念，而我與國誅妖之大義，豈忘心乎？爾既歸降勝保，爲目前之計，陷我滁州來安，此誠恩將仇報也。惟是我耿耿此心，終懷不服，願爾降妖，亦能實力拒我也。爾之官兵，前皆賴我陶鎔，性情本領，均已洞悉。爾之欲反天朝，本主將誓必與師問罪，情義既絕，各路之妖可緩誅，惟勝保與爾勢必先誅。爾自思之，爾若拒以滁城，可恃勝保有勢，試問天京東門之向妖頭桐邑，抗拒之秦妖首今年抗繞江浦浦口之德妖頭，侵犯三河之李妖頭，其肆猖狂，其毒狠貪，尙被大軍雲集，一旦消亡，爾諒知乎？勸爾既已妖途，何須往返，儘可速速歸林，若敢詭計仍恃，更恐兩敵莫保，何言妖與不睦，殺妖道臺而來？何慮天朝難容，反又降妖而去，似此無常反復，豈志者所爲，而留名跡於天下後世也，不亦惜哉！特此鈞諭。太平天國戊午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註】

此文錄自掌故叢編

▲忠王李秀成招趙景賢諭

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王李諄諭按察司銜候補道總理湖州團防事務趙景賢知悉，照得識時務者方爲俊

傑，違事機者即是賢豪；况滿漢之畛域甚明，爾我之雌雄易決。卽云食其祿者報其主，恐天心之莫挽，究人力所難知。念本藩自奉命專征，所到無不戰勝攻克，幾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卽如我軍抵浙以來，所有各郡州縣，在在降卽破，從無一可以堅守無虞者。諒亦爾所聞知，是豈盡爲清臣者不欲報其主乎？爾自度湖郡之視杭省，果何如哉！以杭之妄期死守，致令餓殍盈城，徒傷數十萬生靈。兩月方週，依然城破，其又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哉？爲民父母，當以全身利人爲要，若僅沽名殉節，不顧禍徬蒼生，亦豈智士仁人之所忍爲？合則留，不合則去，惟君子之見幾，力能戰則戰，否則降，亦惟達人之審勢。爾如念及民衆，不忍以養人者害人，或率衆投誠，或開城納款，固可不失其官職，或知幾遠引，任百姓之獻城自保，亦可無害爾身。身家然降與不降，去與不去，總在爾自裁決。士各有志，原難強焉。但浙之四通八達，旣皆爲我有矣，則湖郡一區，實偏處此勢，亦不能不取。因爾我同是漢人，情又不能遽忽，是否從違，俟回報，諸惟先幾之審，毋致後悔之貽，是爲諄諭。切切。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十一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掌故叢編

▲忠王李秀成諭劉肇均

忠王李諄諭忠逢朝將劉肇均弟知悉：緣昨接六王宗來文，據稱泗涇妖氛甚重，擬先攻泗涇，以折其勢等語。伊所言亦是，但查閱地勢圖形，若荃即全字邊天洪秀全之諄，改攻泗涇，其地面不寬，恐有分佈不開之勢。已飭六王宗與忠佑朝將黃弟，一面紮隊，兵進泗涇，一面會帶各隊，合兵力攻七寶。如七寶一破，泗涇之勢卽孤，亦不難撲滅。一經兩處成功，卽先在泗涇七寶兩處，分紮營盤，泗涇之營，派稽天義會弟錦天安吳弟把守，七寶之營，派荷天義麥弟把守。該兩處曾經屯紮，不宜力攻，再進必於沿江連營以相持固守之計，令其於這邊由七寶至陳行左汎俞塘寶

河一帶，約離江邊一洋莊之地，內安營盤，外築砲臺，以應二殿下隔江那邊之聲援。所築之營，必要營營相連，聲息便於接應。營盤之外，再立砲臺，既可保固諸營，亦可轟擊妖路。並飭二殿下於對江那邊川汎塘橋上南界沿江一帶，亦照此一樣，築立營壘砲臺，同資堵禦。以應六王宗這邊之聲勢。俾該兩邊彼此連絡，以壯聲威。爲合堵江路水而來妖之計，又飭忠孝朝將陳炳文、弟由天、馬婁菁交界而進塘橋頭五里張涇，直取松江，並令六王宗俟將沿江營壘砲臺保穩守固，亦即進兵協取松江。如松江克復，交六王宗同范起發弟駐守松郡，即令六王宗分兵把守倉城，以爲犄角之勢。忠孝朝將之隊，飭赴吳淞口相地安營，屯兵駐紮，以逸待勞，而爲緩步進兵之計。至於弟隊之兵，可由嘉定境出野雞墩於吳淞江黃渡等處，安紮營盤，深溝高壘，該營須築得堅固，固飛鳥不入，方好能於蟠龍右汎分紮營盤，可與六王宗泗涇七寶一帶，以通聲氣，最爲上着。弟宜見機固穩，軍機爲要。有糧卽盤，妖來卽剿。然弟隊兵士雖多，頗形散漫，須要留心整飭，以肅戎行而固機宜。如此四面雲屯，將尙海包圍定壘，令該妖內中自變，方可乘機計取。我軍總宜先固軍機，似不在一時恃強角力，能以善謀計克，斯爲上策矣。爲此特諭，並發給地圖一張，仰弟按圖屯營繕兵固守，照應各路，相機而行是也。此諭。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二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文獻叢編

▲侍王李世賢安民樂業諭

太平天國侍王李諭，令人民安居樂業，服從毋違。民以食爲重，業以農爲先。余先後禁止兵士騷擾，勸告人民安居務農，爾民常有所聞矣。乃現在農田就蕪，耕稼久輟，豈因軍事方興，人民避難不暇及此乎？義軍掃除凶惡，救濟無辜，爾民其各勤厥職，勿憂勿懈。其流亡他處者，速回鄉里，往收爾禾，採爾甘蔗，毋任荒枯，未納稅者，速來納

付，毋有貳心。余保民如子，視民如傷，迭令官長兵士，勿擾鄉村，特設種種章程條例，保護人民，勿使受害。上既盡愛，下當盡忠。自後再有抗不納稅者，義軍一經拘拿，定必嚴懲，以示儆戒。其各懷遵，毋忝厚望。太平天國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註】此文錄自太平天國外紀

▲國宗勸崇正道諭

真天命太平天國天朝國宗提督軍務（韋俊），爲誨諭官兵良民人等，各宜革除污俗，以歸正道事。照得去邪所以崇正，革故卽以昇新。緣蒙天父天兄，大開天恩，親命真主天王降凡，主宰天下，復差東王及列王輔佐朝綱，肅邪留正，除暴安民，業已建都天京，四海投誠，萬方向化。振方新之國運，人盡歸心，革已敝之頹風，俗皆改舊。嚴男行女行之別，秉至公至正之心。凡普天之下，有不合乎規條，越乎禮義者，均我天朝所深惡而痛恨者也。本國宗恭承天命，出師安民，革除惡習，禁遏澆風。聞你等地方有邪淫之輩，干犯條規，爲此愷切誨諭，仰你等官兵良民一體知悉。凡有蠱惑人心，敗壞風俗者，並有禁條，列明於左：

一 男行女行，最宜分別也。間有官兵等將污穢衣服，送與民婦洗滌，并有僱賃民婦縫紉衣服者，既已私相授受，難保眉目傳情，不可不妨微杜漸，以儆歪風。嗣後如有官兵僱賃民婦洗衣縫紉者，概斬不留。其有奸者，男女并坐。

一 娼妓最宜禁絕也。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習士農工商，女習針指中饋，一夫一婦，理之當然。倘有習於邪行，官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條規，當娼者，合家剿洗，隣右擒送者有賞，故縱者一體治罪。明知故犯者，斬首不留。

一 洋煙黃煙，不可販賣吸食。洋烟爲妖夷貽害也。洋煙一物，吸食成癮，疾入膏肓，不可救藥。黃煙有傷膚體，無

捕飢渴，且屬妖魔惡習。倘有販賣者斬，吸食者斬，不稟者，一體治罪。

以上各款，你等官兵民人，俱要嚴爲禁絕，不可故犯。倘有犯者，一經察出，定按天法究治！本國言出法隨，決不姑寬。凜之慎之，毋違特諭。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佐天侯陳承瑤禁用紅黃二色諭

真天命太平天國真忠報國佐天侯，加一等世襲陳爲曉諭大小官員兵士人等知悉：照得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緣蒙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差真主降凡，爲萬國太平真主；復差東王及列王輔佐朝綱，綏安良善；現下景運昌隆，文章黼黻，理宜恪遵定制，以判崇卑。是以東王格外勞心，因紅黃二色，爲天朝貴重之物，凡有官者，卽遵官職製造穿着，無官之人，僅準紅色包頭，其餘袍服帳幔足褰，尤不準用。限至來春四月初一日止，逾限者，卽爲此特行曉諭，仰你等大小官員兵士人等，極宜遵守禮儀，鄭重紅黃二色。其已成之衣，只準穿在內服，不準服在外面。倘限期已滿，一經查出，按照天法斬首，不留那時後悔無及，勿謂言之不先也。亟宜凜遵，毋違曉諭。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佐天侯陳承瑤扎諭黃再興

真天命太平天國真忠報國佐天侯，加一等世襲陳，札諭天官副丞相黃再興弟知悉：緣蒙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命我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又命東王下凡，佐理天下，輔治朝綱。正是萬國來朝之候，大興土木之時。現因建造

天朝宮殿，及東王府內殿，所需工匠甚多；茲據冬官又正丞相寶福壽稟稱：『湖北漢陽地方，木工廣有。特着協理石映發柳啓傳前來招集，一俟招有，即便押解回京，以供天朝，及東王府應用等情。』爲此特行札諭，仰該協理前來弟處稟知，如果招有木工，兄弟即飭其速行回京，不得在外逗遛。至軍務一切，俱要凜遵東王頒行誥諭而行，便是。爲此特札。年月日。

【附註】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三) 檄文

▲布告天下檄

爲實情勸諭，棄暗投明，共出迷途，各保福祿事：夫天下者，中國之天下，非滿洲之天下也。寶位者，中國之寶位，非滿洲之寶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國之子女玉帛，非滿洲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滿海，肆逆乘釁，竊入中國，盜竊神器，而當時官兵人民，未能共憤義勇，驅逆出境，掃清羶穢，反致低首下心，爲其臣僕。迄今二百餘年，濁亂中國，鉗制官兵，刑禁法維，無所不至，而一切英雄豪傑，莫不爲之制而甘爲之用，是則令人惡之痛心，恨之刺骨者矣。然從前爾等官兵，爲滿所用，本係被其迫脅，且前時未逢聖主首出，無所依歸，爾等又不能共創義舉，自不能舍國他適，亦猶黑暗之中，未睹天日，暗中壓搔，不辨方位，何能不誤入迷途，以待天曉乎？茲者三七之運告終，九五之人已出，恭維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命我真聖主天王降凡御世，用夏變夷，斬邪留正，誓掃胡塵，拓開疆土，此誠千古難逢之際，正宜建萬世不朽之勳，是以不時智謀之士，英傑之儔，無不瞻雲就日，望風景從，誠深明夫去逆效順之理，以共建夫敬天勤王之績也。惟是爾等官民人等，雖曾爲滿官滿兵，亦皆是天父之子女，不過從

前誤爲滿用，不能不聽其驅使，助滿爲害，跡雖可恨，情實可原。今旣逢真主常陽，自宜棄暗投明，共歸正道。滌蕩染之汚俗，作天聖之子女。且我天王恩德高厚，援救蒼生，果能敬天識主，傾心歸附，莫不一視同仁，無分畛域。本軍師等誠恐爾等執迷不悟，受滿蠱惑，用是不惜援手，竭誠拯溺，特將順逆之大原利害之實跡，爲爾等明諭之。夫滿洲之籠絡漢人，首以官職，爾等試思凡有美缺要任，皆係滿人補授，而衝繁疲難者，則以漢人當之，使之虧空挂誤，動輒得咎，名雖爲官，何異桎梏？若夫陞遷調除，滿人則通問保薦，各踞顯要，一屬漢人，不遭批駁，卽受阻隔。縱使功績赫奕，終亦非賄不行。至兵則滿兵雙餉，漢兵單餉，一遇戰陣，則漢兵前驅，滿兵後殿，故每天兵臨壓，立成齋粉，其肝腦塗地，尸首堆山者，惟漢兵最多。而滿兵在後，雖前鋒失利，而鼠竄奔逃，故世俗謂鄉勇爲擋死牌，而呼漢兵爲替死鬼也。至於頒賞犒賜，則又滿兵多得，而漢兵無與焉。且爾等之所以拋父母，離鄉井，披霜觸暑，出生入死者，非欲圖建功名耶？而滿虜於軍中功名，則又無所定準，任是紅藍白頂，皆是虛無假借。故俗以軍功頂戴，謂之太平消，蓋以急則與之，緩則奪之也。爾等又何苦以百戰之餘生，而博此虛假之名器乎？且千里徵調，飛符迅急，千山萬水，跋涉從戎，露宿風餐，辛勤畢備，身未建夫功名，生已喪夫鋒鏑，良可惜也。况爾等爲兵爲勇之人，半以平日誤作非爲，是以借兵勇爲逃死之地，其視爾等如同蛇蝎，而滿虜又嚴其法網，多方責治，而使一旦歸鄉，人卽共相誅殛，非活埋諸土，卽生棄諸淵。此實本軍師在粵時，並躬歷八省，實所親見。爾等無論不能躬致顯榮，卽或稍有附進，亦終不能榮歸故鄉，諺有之：『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乃爾等從軍，則有死無生，還家則以生就死，容身無地，死而後已。午夜自思，曷堪悲痛，是皆爾等爲滿所用，故乃一至於此。然此不過就爾等爲兵勇者大約言之，至於荼毒生靈，貽害黎庶，則又截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毒無盡者矣。故滿虜之世仇，在所必報，共奮義怒，殲此醜夷，恢復舊疆，不留餘孽，是則天理之公，好惡之正，何反舍毒忍恥，爲之奴隸，違背天朝，不思歸附，是何異購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嗟嗟可恨也。已爾等須知我天朝廓達大度，胞

與爲懷，不分新舊兄弟，皆是視同一體，大功大封，小功小賞，上而王侯將相，下而兵士婦孺，得使衣食得所，居處相安，有家者和樂致慶，無家者婚姻及時，雖在軍旅之中，仍不廢家庭之樂，以視爾等流離異域，橫死疆場者，真不啻有天淵之別也。況於其扶眞主，各建殊勳，千載一時，功名何旣，矧太平在即，不三四年俱爲開國勳臣，爾時分列茅土，衣錦榮歸，此皆大丈夫之所爲，爾等何又昧於徒速，而不早圖變計乎？天朝天恩高大，往者不追，果能悔悟來歸，定能量材錄用，非以曾爲滿官，自懷疑懼，回首及早，速出迷津，本軍師實有厚望焉。倘仍至死不悟，甘爲滿奴，轉瞬天兵大至，噬臍無及，爾時悔之亦已晚矣。本軍師念切中土被滿披靡，故實情明諭，雖痛切不知，所言孰得孰失，當自思之。速先見幾之識，勿貽後至之誅，庶無負本軍師等諄諄曉諭之至意，布告爾衆，咸使聞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軼史

▲天王全初建國檄文

奉天承運，太平天國總理軍機天下大元帥萬歲洪，爲愷切曉諭，伐暴救民事。照得天下貪官，甚於強盜，衙門詭吏，無異虎狼，皆由人君之不德，遠君子而親小人，賣官鬻爵，壓抑賢才，以致世風日下，上下交征，富貴者詭惡不究，貧賤者銜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髮指。即以錢糧一事而論，近加數倍，三十年前之糧，免而復徵，民之財盡矣，民之苦極矣。我等仁人義士，觸目傷心，故將各府州縣之賊官狼吏，盡行除滅，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刻下大兵雲集廣西，已定湘鄂二省，以及江西江南一帶，不得不先行曉諭。凡我百姓兄弟，不必驚慌，農工商賈各安生業，富貴者須備辦糧食，助我兵餉，多寡數目，親自報明，各給回借券，以憑日後清償。爾等如有勇力者，智謀者，宜同心協力，共襄義舉。俟太平之日，各予榮封。各府州縣官員，逆吾者斬，順吾者生。懼事之員，着先赴還原籍，聽候他日起用。其餘豺狼差役，概行剷除，懸首示衆。恐有流賊土匪，藉端滋事，准爾等指名投稟，俾加懲治。倘有鄉民敢助

清官爲虐，以敵吾之士卒者，無論各府州縣村鎮，天兵所到，必予誅夷，凜之慎之，毋違特示。
【附註】此文錄自太平天國軼史。

▲天王洪秀全誓師檄文

照得宅中圖大，萬古嚴夷夏之防；伐暴救民，三王創征誅之局。是以南巢放主，十一征望慰雲霓；東渡誓師，三千人威揚貔虎。帝子逐函關之鹿，五年而誅項滅秦，真人非白水之龍，四載而剪新復漢。其所以旌旗甫建，豪傑歸心，旄鉞一麾，黔黎稽首者，要惟子民樵悴，時雨降而潤轍立蘇，戎馬經而秋毫無犯也。某也生逢末世，念切時艱，俯仰五千年帝王興廢之機，縱橫四萬里民物悲歌之數。今來古往，功名實爲氣運所關，亂極治生，元位常與英雄相屬。識時稱俊傑，可見事在人爲；得位屬興王，居然命由天受。況朱氏之統緒已絕，白山之胡虜代興，等劉淵石勒之梟雄，攘奪神器，本耶律完顏之種類，流毒中原，幽厲之殘暴相形，六七傳如故漢唐之衣冠已渺，二百載於茲。律以蠻夷猾夏之常刑，詎惜涿鹿版泉之義舉，而且上下交征，利黃白通宦海之要津，左右皆曰賢，標榜開名場之捷徑。既富何憂不貴，佐貳可捐，守命可捐，府道亦可捐，得財詎妨民田，畝有稅，關市有稅，山林亦有稅。以故貂冠蟒玉，本出市井牙僧之徒，虎噬狼貪，靡顧老嫗顛連之苦，二月絲而八月粟，以剝盡民脂，民膏朝食四而暮食三，徒苦着愚夫愚婦。固固本平民苦海，貪官視若銅關，豈修士良規，汚吏藉爲金穴。外引土豪爲心腹，覆雨翻雲，內聯權貴爲爪牙，捕風捉日，腰囊既滿，命盜之案亦冰銷，藜藿難充，乾餱之愆皆決案。一事動傾中人之產，萬石難填巨海之冤，婦嘆童呼，悲聲載道，酷刑厚斂，怨氣冲天。蝗蟲與水火薦臻，原爲昏君示警，疫病繼于戈而起，益增黎庶受殃。陽託賑饑團練之名，陰圖猾吏陞官之便，帑藏既竭，藉可苛斂民財，軍政不修，徒示募招鄉勇，驅農工以冒鋒鏑，祇見暴骨疆場，勒士紳以助軍糈，誰憐委身溝壑，水益深而火益熱，雖秦隋之虐政，何

以加之劍之極卽復之機，知戎狄之未祚，已將斬矣！某也下顧人事，上觀天時，慨想前徵，自雉身世，謹五夜馨香之祝，未知天意何心，憫四海陷溺之人，殊覺袖難束手，用是徵兵粵海，振旅湖湘，鵝鶴軍臨，勢如破竹，貔貅隊肅，勝可探囊。若念萬騎追風，山鳴谷應，千旗耀日，波委雲移，倘非渙汗魚鱗，難免閭閻震懼。爲此戒我軍士，諭爾居民，順天而興仁義之師，原非以暴易暴，指日而奏承平之績，願其各田爾田，毋望烽燧而驚移，毋掣室家而遷徙，毋聽謠言而惶恐，毋恃強悍而抗違，妖官必誅，衙蠹必誅，餘外皆爲赤子，姦淫者斬，擄掠者斬，惟期不負蒼生。雖或箠食壺漿，本出爾民之困苦，若夫子女玉帛，詎羈我輩之雄心，誓將迅掃妖氛，爲億萬姓生靈吐氣，佇見澄清區宇，復千百年中夏丕基。共仰聞之，毋違此檄。

【附註】

此文錄自明清兩朝逸史

▲翼王石達開攻湖南檄文

前部都督，第二天將，復漢將軍石，謹奉大漢千歲洪意，以大義布告天下。蓋聞歸仁就義，千古有必順之人心，返本還源，百年無不同之國運。自昔皇漢不幸，胡虜紛張，本夜郎自大之心，東方入寇，竊天子乃文之號，南面稱尊。陽借靖亂之名，陰舊并吞之計，而乃蠻夷大長，既竊帝號，以自娛，種族相仇，復殺民生，以示武。揚州十日，飛毒雨而漫天，嘉定三屠，腥風於遍地，兩王入粵，三將封藩，屠萬姓於溝壑之中，屈武臣於宮闕之下。若宋度欵，歐於南浙，故秦泥不封於西函，嗚呼！明祚從此亡矣！國民寧不哀乎？遞其守成之世，籌其永保之方，牢籠漢人，榮以官爵，仇視之輩，雍乾以還，入仕途而銳氣銷，頌恩澤而仇心泯，罹於萬劫，經又百年。然試問張廣泗何以見誅，柴大紀何以被殺，非我族類，視爲仇讎，稍開嫌隙之端，卽召死亡之禍。若夫獄與文字，以嚴刑慘殺儒林，法重捐抽藉，虛銜網羅，賈關稅營私以奉上，漕糧變本以欺民，斯爲甚矣。尙忍言哉！洪公奉漢威靈，憫民水火，賭狼梟之滿。

地作牛馬於他人，用是囑起草茅，縱橫粵桂。早臥薪以嘗膽，爰破釜以沈舟。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自起義金田，樹威桂郡。山岳爲之動搖，風雲爲之丕變。英雄電逝，若晨風之拂北林；士庶星歸，甚涓流之赴東海。固知雨露無私，不生異類；自令天人合應，共拯同胞。今廣西已定，士氣方揚。軍兵則鐵騎千騎，將校則旌旗五色。特奮長驅，分征不順。中臨而長江可斷，北望而幽雲自捲。凡爾官吏，爰及軍民，受天命者爲奇人，當思歸漢；識時務者爲俊傑，胡可違天？所有歸順之良民，卽是軒轅之肖子。如其死命助胡，甘心拒漢，天兵一到，玉石俱焚。本天將號令嚴明，賞罰不苟。若或擾亂商場，破壞法紀，輕置鞭笞之典，重貽斧鉞之誅。各自深思，毋貽後悔。如律令。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翼王石達開檄告招賢文

爲招集賢才，與漢滅滿，以伸大義事。照得胡虜腥膻，豈容長污漢家之土；人民敵愾，何勿盡洗夷塵之羞。慨自朱家之大綱不振，白山之小醜無良。三桂求援，以揖外盜；八旗乘釁，以入中邦。遂爾竊據我土地，毀亂我冠裳。改易我制服，敗壞我倫常。削髮薙鬚，污我堯舜禹湯之貌；賣官鬻爵，屈我伊周孔孟之徒。逼堂堂大國之英雄豪傑，俯首而拜夷人爲君，合赫赫中原之子女玉帛，膜顏而惟胡虜是貢。爲恥已甚，流禍無窮。有人氣者，理應切齒懷公憤者，益當痛心。茲幸我真主代天除暴，翼王伐罪救民，求賢若渴，待士如賓。凡多才多藝之儔，乃文乃武之侶，斷不吝惜爵賞，從未埋沒賢才。倘使兵卒盡力，何懼韃子難誅；江南騰有王氣，浙東豈無名賢。我國適當戊午之年，光復浙省，爾庶士夙抱未伸之志，曷出茅廬爲此特行曉諭。仰爾士民一體共知，拱手事夷，是吾恥也；甘心忘漢，於心安乎？文天祥決不降虜，岳武穆誓必誅金，前哲堪羨。後輩當興，從此龍起南陽，共挽紅羊之劫。定教鹿逐北

磨，驚散赤狗之羣。綏我士子，驅使旗丁，胡妖既洗，夫閩浙義師再搗夫幽燕。又况爾省素稱勝地，代產名流，三江健秀，八川旆靈，我愧無能，未興雕龍於八斗，人當有待，盍慶司馬之三升，請抒宏願，援救蒼生，天下事苟可有爲，個中人又何疑焉？若復甘心自棄，裹足不前，試思臣事胡種，何以對我漢人，倘其恢復舊業，大丈夫其快鼎革之心，勉建新猷，小將軍敢殲威豐之首，吳越王尙有生氣，錢塘江滌盡胡塵，勳業壯河山之色，豈不休哉！姓名爭史冊之光，何其盛也！特此布告，咸使聞知。

【附註】

此文錄自清稗類鈔

▲天將林彩新諭青岩檄文

天朝九門御林，開朝勳臣，殿前忠誠一百六十二天將林，爲勸諭四民，急散圍練，速卽投誠，以保身家事，照得亂極思治，順撫逆誅，理固然也。緣爾浙省，經我侍王雄千歲自去年克取爾民，均皆向化傾心，共立版圖，各郡邑已委大員鎮守，招徠安撫，民皆耕讀如恆，其樂堯天，到處秋毫無犯，爾東邑小縣，何得誤聽謠言，信妖蠱惑，甘心去正歸邪，膽敢扶老攜幼，躲避珊瑚，各都圍練壯丁，糾衆拒敵，以七尺身軀，抗數十萬之王師，竟不思父母乳哺之恩，未報兒女教養之事，未了一旦持戈而乘旛，頓作刀頭之鬼，豈非誤信妖言，招敗家喪命之禍哉！本天將恭承旨命，領兵出京，原欲掃盪四方之醜類，安撫淳良之百姓，於今春師抵爾省，蒙我侍王雄千歲派令進征，欲復台溫而通處，仙取寧波，以靖浙地，豈知雲縉小邑，妖心不足，膽敢結連匪衆，強抗王師？本天將一鼓誅滅，淨盡諒爾民，共見其開，今欲直取台溫，與爾民共濟仁壽，國恩浩大，王師若霖，爾青巖區區小寨，焉能抗拒天兵乎？本天將懷念爾民，久向天朝，蓄髮二載，不肯重加荼毒，開爾民略有漏網殘妖，故令本部士卒，前來掃盪，以分民憂，與爾民無干涉。王師臨境之日，但願鄉員士庶，盞漿以迎，倘有糾衆聚黨，潛藏青巖穴內，壯者持旛抗敵，斬一丈而

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老弱奮力嘶喊，誅一處而室家罄空，雞犬受戮，獨不思團練可以保家，團練卽所以敗家，貪圖六七品之軍功，拋棄億萬人之性命，可憐父子離散，劬勞之恩，難以報尤甚，夫妻拋棄，魚水之情，卽時休本，天將體天父好生之德，天兄救世之心，天王愛民之念，侍王撫恤之情，有不忍不教而誅者，爲此特行勸諭，仰爾各鄉員士庶人等，一體知悉，務宜急散團練，痛改前非，勿以當妖爲榮，勿以團練爲事，照依舊規，請令設局投誠，捐糧納貢，輸餉安業，如常貿易相依，有智勇過人之輩，投營立功，共圖大業，封妻蔭子，可謂棄暗投明之豪傑，其餘百姓，歸家樂業，各安本分，春祈秋報，以保身家，永享昇平之真福，倘仍執迷不悟，甘心從妖，本天將再與大師將爾等盡行剿洗，玉石俱焚，那時悔何及矣！自諭之後，投誠之日，倘不法官兵，下鄉姦淫，擄掠無端，焚燒者，准爾民捆送卡員，按依天法，輕則枷號，杖責，重則梟首遊營。本天將言出法隨，決不寬恕，爾四民各宜凜遵，咸使聞切，此諭。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十一月。

【附註】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某丞相檄文

大漢軍師兼理內外政教統屬官吏軍民，開國丞相某，爲宣布天軍德意，卑中外咸知事，照得安邦定國，弔民非所以害民，發政施仁，戡亂非所以擾亂，村鄉市鎮，不用驚惶，士農工商，各安本業，滿夷當滅，皇漢當興，久合必分，亂極思治，天地古今，循環自然之理也。滿廷君弱而闇，臣暴而貪，殘酷日甚，我民何堪！况且朝中文武，權重者盡屬旗下之人，外省職員尸位者，無非捐納之子，士人雪窗勤學，終屬徒勞，難抒抱負，雖有經濟之才，安有展用之日，朝無善政，野多遺賢，大臣盡是貪賊，小吏能無索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張嘉祥等遂致阻截江河，擾亂鄉里，逞其虎狼之性，魚肉生民，肆其狐狸之淫，閭里受害，如渠等類，聞風而興，招集匪人，凌暴黎庶，沿江取稅，到處

搶掠商民當之者，迎刃而倒，士庶聞之者，望風而逃；官司不肯究詰，貓鼠竟至同眠。吁嗟！我民際此，聊生何賴？是以我聖神文武皇帝，心懷惻隱，日夜焦憂，用是聚天下之義士，弔民伏罪，大舉義旗，以清妖孽。八月初一日，兵入永安，陛下待庶民如保赤子，本官深體陛下之意，自從出兵以來，不許部下妄搶一物，妄傷一人，倘有抗拒不遵，本官定必重究。各省州縣地方，所在必宜更革辮髮左衽之非，奮厥乃心，成茲偉績，效力有功，定貽爵賞。且俟東南底定，然後戮力北燕，擒獲虜酋，問其累世猾夏之罪，光復中華一統之休，賞德論功，明刑設罪，我國家自有常典。爲此特示，凜遵毋違！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四) 告示

▲勸人入貢告示

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差遣天王列王，乃理世人速宜悔罪，輸忱。(中略)本軍師於行軍相距數百里之先，即備張謠諭，令爾百姓，富者出資，窮者効力，候太平江山一統，定加擢用。詎爾愚民，不知悔罪，執迷不悟，天兵壓境，來營投效者，既屬寥寥，進貢之人尤少，此是爾等爲妖魔所迷，本當立遣兵士屠殺不留，姑念爾某村莊，尙無顯著幫妖之事，本軍師特再出示，差某檢點前來收貢，限三日齋解聖庫，費給貢單，諸兄弟不得騷擾，如有一戶不到，定將全家斬首。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告示

天王係太子耶蘇之弟，降生凡間，因世人皆被妖魔迷懣，特生此天王來救世人，故曰救世主。其陷爲妖者，如人之受病，又生東王，勸人回頭，救人疾病，故稱東王爲勸慰師。贖病主太平軍，替天行道，救民而不害民，江山一統，普免三年錢糧，富者出資，貧者效力，事定之後，皆封賞顯官，世襲所過之處，專殺文武兵勇，不害百姓，盡可照常生理，平買平賣，破城之時，各家閉戶，可保無事，若幫妖守城打仗，必屠殺淨盡。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逢天安劉左同檢熊安民告示

遵奉忠王瑞諭，給與百姓封憑，俾其各居各室，同爲天國良民，各隊官兵人等，毋許擾入肆行，如有仍然滋擾，拿獲卽正典刑。

【附註】 此文錄自蘇台麋鹿記

▲諭民繳納錢米告示

天下農民米穀，商賈資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大口歲給一石，小口歲給五斗，以爲口食。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忠王李秀成保護外人告示

忠王示各官長兵士大軍所過，凡外人之財產，不許有絲毫損失，當知外人與天國同拜上帝，同事耶蘇，同爲兄弟，本軍應力盡保護之職，其有毀壞外人之財產什物房屋教堂者，立處死刑，不貸，懷違無違七月十五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楊二姑安民告示

開造王勳右輔總裁頂天扶朝綱輔王威千歲陽殿下，都指揮江，爲封刀安民，不可恐怕逃亡！天兵到者，一天二天，洗城殺盡妖魔止，除天父天兄暫息雷霆之怒，今日天兵到者，到有兩天妖魔殺盡天父天兄，不殺百姓，看顧小子。今日封刀安民，就此不許殺人不聽我言，強搶硬買殺百姓，打先鋒，即擄掠之別名斬首號令，不可恐怕逃亡！大家投降，信天父天兄聖教，大膽做生意，不許變妖，看看斬首號令，禱告天父急急特示。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五) 奏 章

▲東王楊秀清請行封職奏

小弟楊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陛下，奏爲議定職官懇恩封賞事：緣蒙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差我主二兄降凡，爲天下萬國真主，建都天京，天事日繁，日多需人佐理。今弟等大膽僭議，開具名單，一並啓奏我主萬歲旨准施行，以便弟等轉飭詔命官書成金榜，張掛朝門。如此緣由，理合肅具本章，啓奏我主萬歲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年月日。

天王批：御照胞等所議是也，卽照單封職勤理天事便是。欽此。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東王楊秀清議言制度奏

小弟楊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陛下，奏爲僭議制度，請旨遵行事。緣蒙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差我主二兄降凡，爲天下萬國真主，正是萬國來朝之候。太平一統之時，須明定制度章程，以壯天父之威風。弟等大膽僭議，二兄朝帽用雙龍雙鳳帽額，上下繡一統山河，上繡滿天星斗。弟帽用雙龍單鳳帽額，繡單鳳棲雲中。昌弟朝帽亦用雙龍單鳳帽額，繡單鳳棲山崗。達弟朝帽亦用雙龍單鳳帽額，一邊加繡一蝶，內繡單鳳棲牡丹。帽額皆如一把扇式。丞相以下朝帽，俟弟等議定再奏。如此僭議，未知合否。理合肅具本章，啓奏我主萬歲萬歲萬歲萬歲御照施行。年月日。

天王批：御照弟等所議皆是，准行。欽此！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東王楊秀清請出師誅妖奏

小弟楊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陛下，奏爲出師誅妖，理合奏明事。緣蒙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差我主二兄降凡誅妖，目下正是殘妖將盡之時。弟等僭議命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出師廬州一帶，誅滅妖魔，撫安良善，並帶前十一軍兵士及弟府參護官兵人等前往。如此酌議，緣由擬於八月十四日起程前進。理合肅具本章，啓奏我主萬歲萬歲萬歲萬歲御照施行。年月日。

天王批：御照胞等嚴誅官員兵士，放膽誅妖，早日太平，共享天父大福也。欽此！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東王楊秀清請頒行新歷奏

太平天國天朝九門

林御

忠敬陸衛軍軍王林
 忠正京衛軍侍王李
 忠義宿衛軍忠王李
 開朝公忠軍師殿左軍翼王石
 雲師前專副軍師
 殿後軍南王馮
 傳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聖旨勳魁師聖神風雷不
 乃師頤病主左輔正軍師後師殿中軍兼右軍東王楊
 傳救世聖主先師天兄基督太子聖旨聖
 神雨電石礮又正軍師殿前軍西王蕭
 開朝精忠軍師殿右軍千王洪
 忠勇羽林軍英王陳
 忠貞朝衛軍駁王蒙
 忠愍都衛軍輔王楊

伏奏我主我兄天王萬歲萬歲萬歲，為治歷定時事。當今天父上主皇上帝開大恩，差我主降凡，太平真主是
 太平天日，平勻圓滿，無一些虧缺也。故臣等造歷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立春、清
 明、芒種、立秋、寒露、大雪，俱十六日，餘俱十五日。我天朝天國永遠江山萬萬年，無有窮盡，乃是天父上主皇上帝
 差遣我主降凡旨意也。其餘從前歷書一切邪說歪例，皆是妖魔詭計，迷陷世人，臣等盡行刪除。蓋年月日時，皆
 是天父排定，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時時亦總是吉，是良，無有好歹，何用揀擇？凡人皆是真心虔敬
 天父上主皇上帝，有天眼看顧，隨我行事，皆大吉大昌也。今臣造歷既成，謹獻我主萬歲萬歲萬歲，作主頒行。
 天王批：准奉旨造甲寅四年新歷頒行天下。

【附註】此文錄自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

▲東王楊秀清請徵辦糧米奏

小弟楊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陛下，奏爲徵辦米糧，以裕國課事。緣蒙天父天兄，大開大恩，差我主二兄建都天京，兵士日衆，宜廣積米糧，以充軍儲，而裕國課。弟等細思安徽江西糧米廣有，宜令鎮守佐將在彼曉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如蒙恩准，弟卽頒行誥諭，令該等遵辦，解回天京聖庫堆積。如此緣由，理合肅具本章，啓奏我主萬歲萬歲萬歲御照施行。年月日。

天王批：御照胞等所議是也，卽遣佐將施行。欽此。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東王楊秀清興工時日奏

小弟楊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陛下，奏爲起蓋天朝宮殿，先期奏明事。緣弟等前奉二兄詔旨，命招木工泥工，起蓋天朝宮殿，迄今多日，未能奉行，弟等罪實有餘。今蒙天父開恩，殿右四檢點張朝爵由安徽解回各項匠作，兄弟弟等擬於明天令伸后正侍衛張維龍帶領各匠作，在朝門侍候，或先起內宮，或先修后林苑，恭候二兄照明，以便弟等轉飭該官遵旨辦理。如此緣由，理合肅具本章，啓奏我主萬歲萬歲萬歲御照施行。年月日。

天王批：御照明天辰刻興工。欽此！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東王楊秀清上天王奏

二兄孝意，萬國皆知，小弟不勝感羨！小弟幼失父母，養於我國伯，今亦以天父賜來金盆，敬奉國伯，以副二兄孝

意何如？

【附註】此文錄自金陵省難紀略

▲東王楊秀清諫天王奏

二兄性氣太暴，主娘有孕，不宜用鞭撻踢。雖是天父性氣本暴，二兄行爲，果像天父，但須學天父有涵養！幼主性氣，亦像天父，然小時須教導，不宜由他毀壞物件，怒罵王娘。

【附註】此文錄自金陵省難紀略

▲東王楊秀清告發吸烟奏

小弟楊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陛下，奏爲吹吸洋烟，大犯天條事。緣據夏官正丞相何震川稟稱：轉據殿右武檢點胡海隆稟稱：前巡查賴桂英於十月十八日在天京內城新橋地方拿獲周亞九李連升于順添等，朋吹洋烟一案，並起獲烟具烟泥等件，已由該官承審確實，取有口供，稟報前來。弟等未敢擅專，理合肅具本章，粘附原供，啓奏我主萬歲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年月日。天王批：御照弟等所議皆是，周亞九等卽斬首不留欽此。

【附註】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國宗韋俊報告戰况奏

小弟韋俊，跪稟奏病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願王在輔正軍師東王。九千歲千歲千歲千歲殿下。稟奏爲誅妖情形，據實奏明事。竊小弟於十月

初七日，在蕪湖舟次，接奉誥諭一件，跪讀之下，遵卽稟奏，以安金心。初九日開船上行，於十八日行抵田家鎮大營，與燕十秦兄公同酌議，小弟帶統下尉差，及圻州調來土捌副將軍梁修人所統左十五、左十七、中十五、三軍兵，從馬鞍山上路兜剿。秦兄帶統下尉差由馬鞍山下路兜剿，兼防富池口妖魔出來作怪。小弟於十九日黎明，刻同鎮崙弟，以德姪在駝背桑樹及半壁山兩路上岸，秦兄於吊桶山江邊上岸，三路兜剿，詎意妖魔從馬鞍山亦分三路，膽敢前來與我兵迎敵。鎮崙弟以德姪身邊兵士被妖追散，伊等前途直攻妖魔，又從後路抄入。小弟見事勢可危，卽從河下上船而回。秦兄率領兵士由北路追殺，不期殘妖亦分兩路來追，富池口妖魔亦來作怪。秦兄首尾受敵，只得亦由河下上船而回。小弟回船後，時已酉刻，特令統下兵士在河邊招尋，兩人均無着落，有逃回兵士稟稱：二人追妖前進，被妖圍繞，均被矛刺昇天。小弟伏思與鎮崙弟以德姪兩載出師軍務事件，均皆和衷商議，大有幫助，一朝被害，慘目傷心，然皆有天父排定，人難逆料。懇求殿下寬心安福，弟等回船之後，查點兵士被傷者，十有八九，浸水昇天者，約有數百人，統計千餘人昇天享福。至伊等統下各員及尉差人等，已令至翼王殿下聽候鋪派，所有殿下前賜石鎮崙草，以德將憑二張，皆帶在身邊，想已失落，其印信二顆，現存弟處，俟有妥使人，再行寄下軍務一切，仍懇殿下頒行誥諭，俾得遵循，庶不致誤。特此稟奏，跪請金體金安。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六) 稟 呈

▲燕王秦日綱慎重保舉官員稟

稟爵秦日綱稟奏病主佐輔正軍師東王勳慰師聖神風禾乃師願 九千歲千歲千千歲殿下，爲回覆稟明事，緣於十月二十三日午刻回家。

鎮行營，敬接十月初七日頒發金諭一件，蒙我東王勞心，凡保舉官員，必須查其平素歷練老成，精明靈變，然後傳該員前來，親自勘驗，觀其言語舉動，進退趨踰，果堪勝任，再行保舉稟奏回朝，毋得徇情濫保等因。仰見我東王慎重人才，無微不至。卑爵遵行，卽諭明各官，嗣後凡有保舉官員，毋得徇情濫保，有玷官方，以重人才，而慎選舉。時時親爲勘驗，凜遵我東王金諭而行。所有接奉誥諭，敬覆緣由，理合虔具稟奏，恭請金安。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燕王秦日綱刻印行軍號令書

卑爵秦日綱跪稟奏勳慰師聖神風禾乃師願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九千歲千歲千千歲殿下，爲稟明乞恩寬宥事。緣蒙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天王鴻恩，及我東王重重厚恩，卑爵往上一帶巡查河道，以重防禦，並蒙我東王頒發行軍號令書一本，卑爵跪讀之下，感激靡涯，足見我東王刻刻勞心，籌謀軍機國務，無微不至。卑爵查看在外兵士，均皆新招兄弟，未能熟習營規，是以不揣冒昧，卽將我東王號令擇其至要者，飭令鐫刻官刻成刷印，發給各衙各頭子一張，傳諭該統下兵士人等，命其時時熟讀謹記在心，方不負我東王籌謀軍務之至意也。卑爵大膽妄議，夫知是否理合，稟奏伏乞我東王金裁，恭請金安。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燕王秦日綱加意嚴防稟

卑爵秦日綱跪稟報電師左軍主將翼王五千歲千歲千千歲殿下，稟報爲回覆稟明事。緣十月二十日巳刻，田家鎮行營敬接十月十三日頒來貴諭一件，敬知荷蒙天父天兄，大顯權能，天王鴻福，及我翼王威德。所有建德

殘妖已命東官正丞相羅大綱，暨指揮賴桂英等於本月初十日，誅滅該處殘妖三四百餘妖潰散，逃遁遠方。建德一帶業已安堵矣。至興國州之育才官胡萬智並池州黃州兩郡有天試翰林亦在於該處治理民務，命卑爵暫留伊等在於該處辦理，恭候東王金諭定奪。卑爵自當凜遵而行。蒙我翼王勞心教導，命卑爵在田家鎮一帶盡心竭力，約束官兵防守，堅築營盤，方可進兵直剿等諭。卑爵會同國宗兄韋俊殿右三十一檢點曾鳳傳，暨指揮將軍等約議時，約束兵士加意嚴防，伏乞我翼王寬心安福。如此緣由，理合虔具稟報，恭請台安。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察看地形稟

卑爵秦日網跪稟報電師左軍主將翼王五千歲千歲千歲殿下，稟報爲稟明察看地勢情形，乞恩貴裁事。緣蒙天恩主恩及我翼王重重厚恩。卑爵往湖北安徽一帶地方巡查河道，以重防禦。卑爵沿江一路以來，查看地勢，惟有彭澤縣境有一小姑山，其山居中，該處水面較之各處甚窄，且此處亦係湖北江西下游總關水口，地最緊要。卑爵意欲在此地兩岸築造營盤，派令委員統帶兵士，在此鎮守，再江中用木牌造成木城，修作炮台，攔放江面，不獨可以防備妖缸窺探，而且可以稽查來往船隻。卑爵大膽如此妄議，未知是否，不敢擅專，伏乞我翼王貴裁後，祈稟奏東王金鑒，指示遵行。如此踏看地勢緣由，理合稟報，恭請貴安。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英王陳玉成報告戰况稟

殿右三十檢點小卑職陳玉成敬稟中燕王台下。緣小卑職前因恢復武昌微勞，蒙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及我天

王東王暨列王厚恩，升爲殿左三十檢點之職。感激圖報，奮不顧身，不料水路有會妖頭炮船下來，甚屬利害，旱路又有堵楊二妖前來，十分作怪。小阜職所統帶後十三軍兵士，並水營前肆軍兄弟，苦戰不能取勝，只得棄船下退，保守折黃間，對江武昌城內，國宗大人及地官副丞相大人，亦守不住，大約也要退守大冶興國一帶。今聞燕王巡查河道，不日到折州田家鎮，小阜職欣幸之至，特此稟中，知國宗兄齊會於田家鎮，庶可誅殺妖魔。小阜職無能之外，尙求燕王將來稟奏東王，代求開恩赦宥所有妖魔作怪，情由理合稟中，並請玉安平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儒士黃晚，上逢天義劉大人稟

蘇福省儒士黃晚，謹稟九門御林開朝王宗總理蘇福省民務逢天義劉大人閣下。敬稟者，晚抱病匝月，疏於趨謁，眷懷負疚，罪何可言。竊以晚承大人推轂以來，無日不以兢惕持躬，以期尙上帝之譴改副厚望。下濟窮黎爲念，伏枕籌思，急於報効，邇聞天兵克杭，額手歡慶，以爲自此襟蘇帶浙，力爭中原，劃江之勢成矣。然兩省自遭兵燹之後，民力凋敝，元氣已傷，尤賴十年休養，十年生息，殷勤撫字，惟爲尙者加之意耳。今晚之老母，山妻弱息，稚盡已遷徙至里，從茲託庇宇下，實望栽培而噓噢之。滬中風景，雖未甚決裂，而民情惶懼，有刻無可安之勢。善清字避東王楊秀清之譴改兵駐守在城者，僅有八千，皆係倉猝招募，素未習練行陣，所恃者洋人耳。洋人以天兵之至，阻礙通商大局，有必戰之志，無議和之說，今議法邦守城，英邦禦野，各行洋商各出一人，藉以保衛身家，如中國之團練，西北各城外，皆掘濠溝，築土城，洋溼濱一帶，皆樹木柵，夷場設有會防總局，海船所到，洋糧不下數百萬石，英法兵士皆從香港至者，約有四千餘，聞又復絡繹而至，兵餉可謂精足，防禦可謂周密。英法公使巴學禮，水軍提督巴克，從輪船前詣天京，請諸大臣轉奏天王，無加兵於滬，而天王容衷未可，諸大臣謂無論前日百里之約，不能從。

命，卽今日加滬之兵，亦必速至，取天下豈能顧通商大局？况中外肯和，則通商之局，亦無所窒礙，巴公使不悅而去，因此欲戰之意以決。| 密察洋人之意，無侵其疆，卽可按卒不動，非真欲與我爲難也，則我何不可以舍之？說者謂洋人所恃者，鎗炮耳，然炮僅能及遠，鎗隊整則能勝，苟有敢死之士，突入其間，令掣其肘，則隊伍忽亂而鎗不及發，伏即火字避鎗火擊之，謀改器雖精，亦何所用？不知兵危道也，能百勝而不可一勝，英法歐洲之雄邦也，寧萬死以洗一恥。夫用兵之道，當舍堅而攻瑕，避鋒而挫弊，與我爭天下者，善也，而非英法也。於今天下未寧，方將經略中原，中原之疆土，十僅克復二三，所欲資兵力者甚多，則我之待夷，寧和而毋戰，不宜輕失外援，以啓邊釁。雖王者之政，攘斥四夷，而洋人通商於此，自澳門粵東至今，已三百餘年，尙海尤爲其根本重地，恐未易一旦徙其足跡。諺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高祖之於項羽，知其輕用其鋒也，故忍而不發，養其荏，即全字避天王洪秀全之謀改銘，以待其斃。今者洋人調兵籌餉，悉力壹心，其氣方張，其鋒甚銳，若我兵侵伐其界，豈肯卽成和約，而驟然罷兵？若夷人戰而敗，必思報復，或幸而勝，則我於洋人前日之惠，委諸草莽。然則尙海必不可取乎？曰：非也。晚請謹獻其策曰：明告而嚴討之，陽舍而陰攻之，徐以圖之，綏以困之，天朝恢復舊物，尺土彈丸，莫求我有，豈有尙海片隅獨外生成，無他以洋人在，故緩之耳。乃洋人猶不感澈天恩，罔知報稱，今忽爲困獸之鬪，瘠狗之噬，是誠河心則莫若忠，王移文於英法二邦領事，謂「尙海一隅爲桂即其字避西王蕭朝貴之謀改，邦通商重地，是以自去年至今，未嘗侵及，非度外置之也。誠欲中外和好，無失懷柔之至意，而漏網殘妖，募兵斂餉，恆與我爲難，是則彼如狡兔，以桂邦爲一窟也。桂邦凡遇兩國相爭，例不相助，茲者何以袒菁，豈善則可以與入寇之師，而我則不能整進征之旅耶？苟桂邦肯驅而遠之，豈爲通商境界，則我可以不煩一兵，不折一矢，相安如故，但遣一介行人，通問好足矣。黎庶無相擾之虞，商賈有如歸之樂，是桂邦之大有造于士民也。否則兩國相爭，勢必焚燬，在桂邦固無傷，而子民之受害罹苦者，必不少。夫我之至滬，於桂邦通商大局，實無所關，所欲問罪致討者，惟此殘妖餘孽，釜底游魂耳。在桂邦亦何重乎此，而必

欲助之？此敵國所未解也。書至宜有以覆我！如此明白曉諭，洋人必有變通之法在其間矣。即或不然，我亦有辭於彼矣。彼氣已衰，我怒甚烈，晚所謂明告而嚴討之者此也。洋人之兵，皆從各處調集，其勢能暫而不能久，其兵一人月給三十金，費過我兵十倍，則餉必久而難繼，今其氣壯志盛之時，惟知前進，皆念不及此，我亦勿復驟犯而轉用兵於他所，或其鄰邑，緩以時日，有若舍而去之之意，則洋人必以為我懼其威而退，其守必怠，其備必撤，然後令我兵佯作居民，若為事平而仍遷至滬者，得至洋涇濱賃屋潛住，密約日期，同時合舉，我之大衆，蚤夜疾趨，刻期大集，內應之人，四面縱伏，聲東擊西，此謂欲擒先縱，欲急姑緩，待其懈而擊之，無不勝者。晚所謂陽舍而陰攻者此也。江蘇荃省，所當急欲用兵者，非獨海隅一隅也。近在肘腋，與我共有長江者，鎮江也。鎮江與江北諸州王攘毗連，形勢相為聯絡，我今用兵，當由劉河口以攻崇明，遞次及海門，如皋通泰四處，彼地兵寡土瘠，備禦必虛，我取之易如反掌耳。則鎮江自危，其勢必孤，鎮江既取，而長江獨為我有，自天京以至蘇福，水道大通，各處舟舶，駛行無阻，其要隘所在，可設江北大關，以納夷稅，藉足國用，其利必巨。然後乘銳大舉，溯流而向，專萃會兵，聞翼王雄師累萬，已由川界而抵兩湖，虎視漢湘一帶，善之曾郭藩，近患瘡瘍甚劇，年衰血虛，勢難驟痊，其調度必無人，此進攻之時，不可失也。能復安慶，克取黃州，然後控九江，爭漢口，與翼王通問，合并兵力，長驅大進，黃河以南，非復菁有矣。漢口亦洋人通商之所，我約翼王刻日同取，洋人勢必首尾難以兼顧，而尚海之和局，必藉以定矣。有不屬我者，弗信也。晚所謂徐以圖之者此也。欲取向海，必先絕其手足，斷其門戶，奉質南匯川沙金珊即山字邊南王馮雲山之歸，改其手足也。松江寶珊吳淞，其門戶也。此數處者，聲氣所由通，貨物所由接濟，帆檣所由出入，今若悉兵以力爭，盡取其地，亦甚易。所通者吳淞一口，洋人勢必以死守，恐其為我先築砲臺，置重兵，而我不能驟得，則當疊出以爭，使各處貨船，不敢入口，而尚海百物，可立匱，尚海素不產米，遠則蘇鄉，近則泗涇閩港，載運以往，今各鄉皆閉糴，而民食必不支，鄉民皆散，其雞豚諸物，必無售處，洋人亦必艱於食物，但相持數月之久，內姦必生，

閩粵之民必乘機起事，強者亂而弱者死，洋人必勢不能禁，環馬場旁，薨棟相接者，必付一炬。洋人雖曰能守，亦必舍之去矣。晚所謂緩以困之者，此也是則向海非真不可取也，而晚終以和之之說進者，誠有見於天下大局所關也。請更申其說，幸勿以爲罪，而加誅焉。則敢畢其所言矣。晚仰觀乾象，見天市垣中其氣尚旺，洋人通商中士或尚有二三十年之久，然天道遠而難信，不若人事近而可憑。洋人自入中土，用兵未嘗少挫，始索五口通商，後求內地貿易，江漢腹地盡設埠頭，險隘之區已與我共，是已易客而爲主，變勞而爲逸。退步則有香港印度，苟其一且失利於向海，則必以爲大辱，必當厲兵東甲，駕帆駛舶由長江而抵天京，一則自漢口而通訊妖黨，勢必與會兵合攻互戰，直趨蕪湖。何則？洋人與菁締結已久，故津門之役，尚欲議和，而我國與彼，恩威未布，不足以結其心。一敗之後，稱兵反噬，勢所必然。是我雖得志於向海，而於力爭尚游之大局，反有所阻。此晚所不取也。說者謂如是言之，洋人之在寧波與在尚海無以異也，何以寧波則拱手而讓，尚海則舉兵而爭？蓋以寧波貨物少而貿易稀，尚海則荃局皆在，所係甚重。然洋人自守夷場亦已足矣，何必保城不知彼與我性情未相浹，恩信未相孚，倘聽我兵入城而居高臨下，開炮俯轟，則勢可立燬，唇亡齒寒，深足爲慮。此所以必力爭也。況甯波因籌餉之艱，遂以罷兵非真欲讓也。說者又謂如是言之，凡有洋人通商之處，我兵必不可取乎？何以見王師攻必克，戰必勝之威？矧洋人自通商中土而來，欺凌我民人，藐視我儒士，其性外剛狠而內陰鷲，桀驁難馴，隔閩不仁，今藉我銳氣聚而殲旃，庶可以洩衆憤而張國威。不知事固有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者，昔曹操先袁紹而後取劉表，以戒鼎足之勢，明太祖先攻陳友諒而後克張士誠，遂以混一宇內。方其時表與操勢固相遠，而士誠地處逼近，似宜先除，而明祖以爲士誠自守庸材不足爲慮，友諒雄姿跋扈，誠恐伐張而陳躡其後也。今洋人特知自守，決不遠出一步，曾郭藩之踞安慶，乃真心腹大患耳。夷人之性，尚勢而重利，趨盛而避衰，我苟姑置不問，用兵尚游一二年間，蕩滌腥穢，奠安區宇，削平僭僞，則洋人必稽首稱臣，願世爲屏藩，而罔敢貳心。夫王政隆而四夷賓，大

道昌而異學，洋人之來，亦中國之衰氣，有以召之。今真聖主馭世，陽光普照，羣陰潛消，卽其教士，視我王度，亦真知天王爲上帝第二子，奉天伐暴，無有異說。蓋大者遠者，旣得而小者近者，自克舉矣。此用兵先後之道也。至於圍攻尙海，當先爲籌及者，亦有三：一曰結援，一曰散衆，一曰儲付。尙海游民，不知凡幾，而粵省甯波之人尤多，游手好閒，喜於滋事，城外合圍，勢必無處奔避，而生機將絕，殺機必起，得一人以糾結之，可作內應之資，洋行中粵東人食力者不少，其心未嘗甘於爲役，可以遍布謠言，謂粵東人必盡起而應我，食物中已預置毒矣，使洋人疑而自防，粵人危而不安，則變必內生。黃浦中花民海艘，不下千餘，皆有鎗砲，勢急情蹙，亦足與我亡命死抗，不若令其齊出吳淞，藉以解散其勢。我蘇所資者，尙海貨物爲多，一旦困阻，則藩籬閩粵之商船，必至失業，今出示令其暫至白茆劉河兩處轉稅招徠，不必查驗口之，以信結之以惠，則聚者必盈，店舖不至空虛，而尙海市而必然渙散，洋人所得者，亦微矣。晚嘗欲以此意，尙達忠王，特以陳之，而未有路，今恭聞忠王瑞駕在蘇，思欲晉謁，以髮尙短，未敢輕入，故於大人之前，略盡區區，幸垂鑒察。如蒙許可，可以尙呈者，請以爲言。特此恭請詠安，伏維雅鑒，不宣。囑謹稟。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惟恐混冒影射，故暫刻圖記，以杜弊端，未識本用否？伏乞訓示！

【附註】 此文錄自掌故叢編。

▲軍師劉瑄德請領菜錢稟

後二軍軍師功勳加一等，小卑職劉瑄德，敬稟總制大人案前。緣蒙天父開恩，小卑職衙內兄弟衆多，買菜缺少錢文，意欲在後二典聖庫請領大錢拾五千四百文，計統下兄弟一百七十餘人，每名約得八十文之數，未敢多

請理合具稟，懇求總制大人開恩施行，則小卑職及各兄弟均感天父鴻恩於無既矣。肅此敬稟，並請玉安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旅帥劉亞二求請封條稟

中五軍前營旅帥小卑職劉亞二敬稟中五軍軍帥功勳加一等覃大人案下。竊小卑職今奉天命出師，統下兄弟四十餘人，僅沙窩船一條，不夠起坐，昨在檢點大人衙內求發封條，未曾給有。船小人多，實屬不便，乞天父開恩，大人格外開恩，在張大人衙內代小卑職求與封條一張，以便往河下封船一條。特此敬稟，並請軍帥大人玉安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卒長覃瑞容請領錢文稟

中肆軍前營前一卒長功勳加一等，小卑職覃瑞容敬稟後營師帥大人功勳加一等陳兄案下。緣明天十九日，房宿禮拜之辰，弟統下四兩司馬，共帶兄弟一百三十五名，內牌面九十八名，每名領錢二十一文，共領錢二千零五十八文；牌尾兄弟三十七人，每名領錢十四文，共領錢五百二十八文；二共應領錢二千五百八十六文。又兩司馬四員，每員領俸錢三十五文，共該領錢一百四十文；小弟俸錢七十文，統其實領錢禮拜錢二千七百九十六文。理合具稟，懇求師帥善人發下，以便分與衆兄弟，同沾天恩，兼辦供物，虔誠祭告天父，祝福無疆。如此緣由，理合敬稟寫明，並候善人兄台玉安年月日。

(七) 書 函

▲天王洪秀全答林則徐書

滿人異族，入主中夏；恃其強兵武力，竊我寶器，攘我河山，據我政府，豈有他情理？恃強權而已。我軍所至，令人民供給軍餉，與北京政府強迫人民納稅何異？爾軍遠出，何爲將壓制我耶？將謂異族可以強迫人民納稅，我同胞反不能輸財給公用耶？世界無終古不滅之帝政，獨一無二之主權，惟恃勢力耳。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外紀

▲翼王石達開報天王書

臣本淡泊，無志功名；徒以受陛下之知，不敢不效馳驅。溯舉義旗之初，我儕兄弟同胞，敵愾激昂，奚如叨天之福，攻取金陵，根據粗具，方期枕戈待旦，聞雞起舞，掃待盡之虜，奏統一之功。何意外侮未平，蕭牆禍起，操戈執矛，自攻自殺，甘尋不已，喋血一家。臣實泣血椎心，不忍再見！雖蒙天王聖明，昭雪冤抑，然從此元氣大傷，十年未可即復。且此黨彼羣，尋仇未已，門戶水火，意見益深。臣若再入是非之門，雞肋不足供人之刀俎也。嗟乎！臣有老母，年已古稀，慘被菹醢，妻子無辜，並爲鯨鯢，東望國門，心碎已久，尙復何顏生入哉！要之臣雖西奔，仍爲天朝戮力，苟得於川滇黔湘之間，揚天朝之旌，而宣太平之威德，則身雖萬里，心猶咫尺。凡此區區，卽所以報矢王之德於無窮也。西睡待罪，無任主臣。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翼王石達開復會國藩書

燕生大帥足下：僕與足下各從事於疆場，已成敵國，忽於戎馬倉皇之際，得大君子賜以教言，得毋慕羊祜之風，不以僕爲不肖，故以陸抗相待耶？今謹以區區之意，用陳左右。夫僕一庸材耳，漢族英雄，雲龍風虎，如僕者烏足。以當大君子之過，頌然足下以一時之勝負，卽爲天意，則謬矣。漢高履險被危，方成大業，劉備艱難奔走，始定偏安。苟其初亦謬以爲天意，誰與造後來之事業？又試問兩年之間，洪王收復天下之半，揮軍北下，淮揚底定，此則天意又何在乎？歷來開國元勳，皆捨命效力，西南二王之死，亦常矣。且足下之意，有爲僕所不解者，豈草茅下士，遂不足以圖大事哉？秦楚雖雄，而天命所歸，乃在泗上屠狗之輩。蒙古一弱，而大業所就，卽在皇覺寺之僧徒。此足下所知也。足下固曾讀中國聖賢書者，春秋夷夏之辨，常亦熟聞之矣。自昔王猛輔秦，猶未至彰明寇晉，許衡滅宋，死後猶不欲請諡立碑。蓋內疚神明，不無慚德，而足下喜勳名，樂戰事，猶或可爲。若以虜廷七葉相傳，頌爲正統，此則僕所深爲詫異者，誠以不料足下竟有此言也。辱承錦注，欲以名器相假，然則足下固愛我，而猶未知我也。曩者兵抵三湘，直趨鄂岳，足下高樓廣榭，巍然無恙，凡鳥過門，未敢留刺，今幸賜教言，且慚且感，僕不知如反其道以施之，設僕等所事不成，若他日足下辱過敝廬，曾能再動今日之愛情否耶？旣蒙錯愛，謹以函謝。今當西征，席不暇暖，無從把晤，謹附俚詞五首，以塵清聽。足下觀之，當笑曰：「孺子其自負哉！」

【附註】 此文錄自石達開詩鈔

▲英王陳玉成致沃王張洛行書

英王陳，書致沃王張洛行賢弟閣下：緣兄前疊行書致密遞前來，諒俱接到矣。茲兄現已議定親自出司前來，與

實弟面議一切軍機，以便進剿；怎奈廬郡理下有妖在於上派河一帶，紮窟十餘穴，以致道路不便。爲此特行書致新賢弟，點派一二隊官兵，並馬兵數百騎，下游前來廬郡北鄉青龍廠一帶屯紮，攔行文與兄，以便兄出司前來便賢弟面議一切軍機，以圖大征大剿，進取之機。書到依行，幸勿負兄殷殷之望可也。至囑切切。太平天國王
咸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自廬州郡發。

【附註】

此文錄自文獻叢編。

▲英王陳玉成致扶王陳德才等書

愚兄陳玉成書致啓祐王廬陳梁監閣下等問覽；緣因閣下等起行之後，兄在廬又接聖詔御照，總以詔兄與閣下等遵詔進兵取糧，兄見廬郡現下軍情不善，卽與仕榮弟計議，或兄帶兵出來會閣下，或陳仕榮弟帶兵來會閣下，前曾於初六日着民人傳遞書致一件前來，交扶王，祈與閣下等酌議，作速發兵下游正陽一帶，於正月月底二月初，接應我軍上游等情，諒閣下已接到此文矣。至去歲「耘天燕」之案，曾經兄直奏回朝，致觸聖怒，復命敬王、畏王恭捧聖詔三道，聖旗一道，責兄前退太湖復退安省，又失掛車河之約，致章王退桐城，廬江無爲，三河等處皆罪在兄，現已荷蒙聖恩，出以賞罰，革黜。思處此之時，亦是萬幸，惟念殿下等尙游軍情，未卜如何。今如閣下等尙在穎州，定與馬融和弟等會合，而亦必進攻穎州。用特具此書致前來，于祈閣下等立卽酌議，或議派祐王藍弟帶兵下游，接應兄來，或陳仕榮前來與閣下等而議，緊要機宜，或派振舉前來。倘馬融和弟之隊尙在穎州，或與伊議派倪隆、淮邱、遠才弟等帶兵下游。總之以速爲妙，千萬不可遲延。至於議定伊等數人，擬是何人下游接應，務囑其抵至廬郡北鄉百餘里屯紮，一面飛文前來，以便兄或導王前進，切勿進近廬郡。是所至禱。至馬弟等若仍攻穎州，可令伊仍是實力進攻穎州，閣下可速一面發兵上游，以分妖勢。至初十日有舒城之妖，進中上派

河三十里舖一帶，紮穴十四五座，現來作怪，合并啓聞，祈寬心勿念。兄在廬一切情由，候兄或導王尙游到來時，再行與閣下等會晤，以敍闊懷可也。見字千祈照文辦理，勿悞勿悞。謹此書致，願候戎祺。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自廬州郡發行。

【附註】

此文錄自文獻叢編

▲忠王李秀成致護王陳坤書書

真忠軍師忠王李，書致護王殿下：緣愚於本月十六日二十日有文二件，俱是加火牌，限刻飛遞請駕除鎮守常郡外，其餘煩即速降臨會同並進，俾得爾我相依等云云。許久未見回復，切望之甚。京中昨日來文云：稱高橋門一帶退守，諒殿下在近，早已得信。愚接到信，真是焦急萬分，又無兵將可調，若得殿下與無錫兵來合力，解京圍，解省，困足以圖之。今京城之困，非前日可比。殿下當亦盡知萬望，依肯前來會合，並同侍王排進共除一處妖淨，則處處皆然也。早掃開此孽，則可早日會計進解京圍，蘇杭二處不穩，解圍故不待言。常錫亦成瓦解，那時我等悔之不及也。殿下深明此理，不必多語，望速爲荷。特此書致，即頌戎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癸開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

▲忠王李秀成致潮王黃子澄書

真忠軍師忠王李，書致潮王黃弟普覽：前日李尙書回來，言及一切，當已復文與弟。今不見弟回復，心中甚念。京都昨日來報，得悉高橋門上方橋一帶退守，京都十分緊急，兄焦急萬分，今又令尙書李生香前來預言一切，望

弟依兄，早顧大局，庶可穩顧京都。有京都而我等方有性命也。望弟依兄，勿再游疑，疑則了事矣！此致，卽願戎祺！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癸卯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附註】此文錄自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

▲檢點程雲復劉于濤書

滿虜自屈席英夷，輸金寢事。至粵西舉事以來，又被蒼開一劫局，而人無可如何之事也。雲皖北諸生，未與金田起義，頻煩迫脅，始勞馳驅往來金陵淮揚間，傷心民瘼，每見荼毒，不勝歎歎。卽入江三載，亦總以濟困扶危爲急務，區區苦衷，天人共鑒。老先生量宏胞與，諒有同心。蒙賜手諭，示雲改圖，其垂愛殷拳，溢於楮墨。雲五中銘篆，本欲謹從鈞命，奈天意蒼茫，必將有主。主中夏者，豈伊異人。況夷夏之防，周孔同志。雲承聖教，恪守不渝。老先生讀古人書，行古人事，倘效春秋攘夷之舉，創建義旗，則雲自當親執鞭弭，以供驅策，併帶領東南百萬之衆，悉聽指揮。斯固雲幸，獲遷喬，亦莫不感被鴻禧。至兩軍之盛衰安危，傳云「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雲願與老先生共守斯言也。

【附註】

此文錄自梵天廬叢錄。

▲女丞相傅善祥上東王書

殿左女丞相臣妾傅善祥，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上書東王殿下，竊以臣妾遭逢高厚，福薄災生，醉後失檢，出言無狀，冒犯於王，王賜臣妾死，臣妾何敢愛其死，今乃曲施矜全，不加誅戮，謹予荷校，聊示薄罰。臣妾再生，實王所賜。大馬有知，能無感激。惟是臣妾自獲罪以來，五中憂懼，神思惘恍，如失魂魄，藐茲孱弱，斷難久存，蒲柳之質，雖見

宿於風霜，螻蟻之命，究莫保於旦暮。在臣妾猥以女流，忝叨異數，平章山輜，宅揆後種，榮幸已極，死復何憾？但念末列妃嬪之際，而寵逾粉黛三千，特膺宰輔之權，而報之涓埃萬一，悵對玉葭，難倚託於今世，願求環草，留銜結於來生。金條脫一雙，王所嘉賚，臨死遣使，費繳裹以自着，紅羅訶黎子，褻服不恭，藉寓親愛。倘王異日垂念微勞，見物如見臣妾可也。伏惟起居萬福。珍攝千金，不盡欲言，祈賜省覽焉。乘里

▲陳天將招降松江清軍書

我軍佔領蘇州後，本欲休養士卒，息馬投戈，不意爾復猖獗，擅結外人，協以謀我，使我軍士再投袂而起，重興問罪之師，戰禍之蔓延，爾尸其咎，使爾不陷我以陰謀，我亦與爾相安無事。爾食清朝之祿，不惜爲異族之臣妾，使尙自知爲漢人，則宜幡然悔改，投順太平，爾外兵與我不同國，何爲出死力以抗天王之師？爾所求者，商業之利益耳，如再抵抗我軍，商業恐亦不能保全也，其警之戒之！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外紀

▲答英國海軍大將何伯書

據英吉利海軍大將派遣官員來，呈請求天朝兵士，不入上海吳淞等處，以免傷害商埠人民財產各節。准此，本軍特宣示各營將士，自後軍事進行，不入該處周圍一百里以內，本年內並不作攻擊上海計畫。特此答復。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外紀

▲答英國艦長迪阿書

自我軍佔守寧波後，對於外人，始終親睦，保護商業，遵守各項信約，至不惜以峻法嚴繩；兵士有騷擾洋行者，均經梟首，原冀與外國永遠和好，不相侵奪也。流彈飛入租界，本係意外之事，在兵士亦出無心，亦已照相當之法懲戒矣。至於礮台係我自衛所必需，與外人並無妨礙，斷難拆毀槍礮等，亦不能撤去。彼此同守信義，自能蠲除一二小嫌，來函所指兩方衝突，不知何意？我軍對於外人，誓死不背友誼，礮台等亦斷不能拆毀。貴艦長欲攻城聽之，欲轟擊，亦聽之。我軍惟袖手而觀，不欲啓釁也。如貴艦長有意和好，務捐棄小嫌，共保大信，毋以細故，傷我兩國之感情也。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外紀

▲再答迪阿書

接公函，並附三項要求，太平軍詳加審議，度量力所及者，承認之。第一項，我軍已明白解釋，流彈係意外之事，實出無心。第二項，亦已早經聲明，礮台專屬防禦，定海官軍之攻擊，為自衛所必要，如貴艦長仍懷疑。我軍允許移去礮彈炸藥，非官軍攻擊，不開礮。第三項，貴艦長慮無賴之徒，擅入礮台所在地，誤行施放，要求派員監察，本軍亦可承諾。祇求兩國常保此睦誼而已。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外紀

▲致上海英國外交官書

貴國商人所被扣留之絲，係不肯納稅，暫時拘留，並非搶劫。太平天朝定制，商貨經過稅局，有一定之稅金，今貴國商人之行為，既違背定制，而貴國官長，強為干涉，於國際之交誼，甚不合。特此通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外紀

▲鎮江太平軍致英公使書

吾聞天之所欲，人必從之，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滿虜肆虐，攘竊天朝，內毒吾民，外禍隣國。前貴國以正當之理由，用兵於我國，亦滿政府之咎，非我同胞之罪也。今天相太平討伐滿族，方將歡迎外人，引爲兄弟，不限制商業之交通，不征收商貨之釐稅。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我天王戰必勝，攻必克，滿人震懼，將求助於貴國。彼強則拒爾，弱則媚爾，貴國不難燭其奸也。吾與貴國人士感情素篤，猶憶數年前與白萊姆伊利旺肯諸君在廣州經營禮拜堂，同心祈禱，今雖遠別，此情此景，如在昨日，睦誼之誼永視此也。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外紀

▲天王洪秀全致美國國書

太平天國天王，謹告美國大民主前，上海貴國領事，以貴民主意，上書天朝，書達金陵，經東王閱過，跪呈朕覽。朕以貴民主遠居海外，吾問不通，豁然肯來，實洽朕意。特遣朕弟仁玕遠使貴國，朕聞貴國重人民，事皆平等，以自由爲主，男女交際，無所軒輊，實與我天朝立法相合。朕甚嘉賞，一切交涉事件，可與朕弟仁玕往還。凡貴國人民來天朝者，皆上帝之子孫，朕必以兄弟相待。以後兩國永久和好，朕有厚望焉。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軼史

▲東王楊秀清答英公使濮亨書

太平天國大將軍東王楊西王蕭諭英吉利人曰：上帝於天地未有之前，創造天地海陸人物於六日中，欲使天下爲一家，四海爲兄弟也。自人類受惡魔之試誘，於是不奉上帝，不事天兄，以泥土木石爲神，淫昏顛倒，滿洲竊取天朝，斯禍尤烈。幸天父降福於爾英人，使爾知奉上帝，知敬耶穌，真理賴以宣傳，福音賴以不墜。今天父賜我天王福，掃除妖孽，殄滅元兇，上帝與耶穌降臨斯土，庇護天朝，爾英人不遠千里而來，不獨天朝將士兵卒踴躍歡迎，天父天兄當亦嘉汝忠義也。特降諭許爾自由出入，無論協助我天軍或經營爾商業均可隨意出入我境內，使天下咸靡然於上帝之仁愛，天主之深恩，特諭。太平天國元年三月二十六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外紀

▲忠王李秀成致各國領事書

太平天國忠王李致書於各國領事前。大軍離蘇州時，曾經布告，凡貴國人民之住宅或商店，於戰時應懸掛黃旗爲標識，本軍官長兵士等一見此項符號，即盡力保護，以免侵擾，當已查照施行矣。近聞貴國人民於松江府地方設有教堂，崇拜上帝，宣揚福音，本軍過泗涇時，誤殺外人一名，因當時混在官軍中，未易辨別。然忠王恪守信約，不違前言，對於外人始終優待，已將該誤殺外人之兵士梟首。查泗涇有教堂一所，本軍過境時，並未懸有黃旗，忠王深信貴國人民尊信重義，不至暗助官軍也。既往不咎，茲特再行聲明：凡本軍所過沿途貴國教堂，應派人守候門前，於大軍過時報明，以免誤會。所有各國商民，煩貴領事轉令其於門首懸掛黃旗，以便兵士等認明符號，盡力保護。其他要事，俟到上海，再行磋商。先此馳告，藉祝貴領事健康。太平天國十年七月九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外紀

▲忠王李秀成再致各國領事書

太平天國忠王李致書於英吉利美利堅葡萄牙各國領事：天朝對於歐洲友邦，處處尊重信義，而各國對我，首先違背約言，大軍前入蘇州時，法國人首來與我貿易，且招本軍至上海，與各貴國共敦友誼。余維各貴國與我同事上帝，同信救主，必重義氣，卽深信不疑，願兵上海城下，孰意法人受滿政府賄賂，協以謀我，保護縣城，違棄前約，余不知估據區區上海，於彼商業何補也？又聞各貴國人民，亦參預此干涉之陰謀，前法人來蘇州時，各貴國人民亦有偕來者，且有請求本軍早出上海，妥議商約者，言猶在耳，該人等豈遺忘之乎？法人固貪利忘義矣，而本軍到上海時，各貴國亦未見有一人來通問訊者，余甚疑焉。須知滿人以各貴國與我同宗教，方力施其讒間之計。今法人違背信約，破壞和平，不但對於太平軍負罪，且對於天父天兄負罪。我天王御宇十年，奄有東南富庶之地，謀統一全國，豈僅爲上海一隅謀哉？然法人失信於我，已與我斷絕和好，其在上海之商業，我軍不問，若再來內地通商，勿怪我軍人凶暴，不能爲彼宥矣。余現駐軍蘇州，帶甲百萬，如再攻上海，何憂不克？然余之前來，本欲與各貴國訂立通商之條約，聯絡親睦之感情耳，不欲以干戈相見，致同教之人，自相殘殺，反爲滿人所竊笑也。且各貴國人民中，豈無明白事理者，必不至貪滿政府之餌，失全國通商之利也。余戴各貴國人民審察利害，辨別是非，如再來修和好，本軍始終以禮義相待，若猶怙惡不悛，余惟有停止本國境內與外人一切貿易，勿謂言之不預，特此通知，卽希答復，並祝貴領事健康。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外紀

▲侍王李世賢答各領事書

太平天國侍王李世賢，致書於英法美各國全權公使，及其人民：中國自建立以來，神農敷治，堯舜繼統，湯武革命，秦漢代興，歷魏晉，傳唐宋，嬪元明，世世相承，與汝各國常相和好，余生也晚，不復見盛治而享太平，嘗披覽世

界與圖窮搜古今載籍以爲有國者不可忽辱亡齒寒之戒交鄰者不可忘以大事小之心中國自元明以還隣國入貢不相侵伐乃滿洲異族乘明之衰盜竊中國垂二百年稍有知識者念此國辱無不椎心飲泣卽汝各國與我共唇齒之誼亦當爲之痛惜也義軍久欲舉討伐之師幸至聖之天父不棄漢族命我天王奮跡金陵掃除滿族征伐十年我天王與汝各國之英雄志士相見以誠各國人民在我境內自由游歷經商不受阻礙甚盛事也余奉命殺敵進取漳州與汝鄰近久欲一通問訊遲滯至今所望共體唇亡齒寒之義毋忘以大事小之心助我進行殄彼異族使上帝之真道流行中國我天王素拜基督前歡迎教士洛勃君感其傳播福音盡瘁聖教與汝同茲信仰本如一體惟彼滿人迷信佛說摧殘其道禁錮信徒我王仗義興師賴帝之靈與汝各國援助之力得告成功然彼席十八省之土地合蒙漢各族之人民芟夷斬伐原非易事非得鄰國之友愛未易爲功我天王未入江南以前汝各國人民不能入內部一步今則湖北安徽已開放互市東西南北無不通行其能統率海軍與我聯合則土地財物及一切戰利品常平分之我軍薄弱糧食稀少使汝不早援手則滿族猖狂各國之商業亦不能推廣望速示同意早賜提攜所切禱也余言非妄天日可盟漳城富庶可營商業各國商人如有損失天軍當如數賠償決不食言書到望復敬問起居太平天國十四年十月一日。

【附註】此文錄自太平天國外紀

▲黃天將答各領事書

太平天國寶天豫黃致書於英國領事哈浮君美國領事白累格君英國海軍副艦長黑克遜君艦長俄雷君自有天地而後國界分各治疆土不相侵擾明室旣衰滿虜猖獗盜竊中原罪惡難數二百年來昏暴不改上帝震怒命我天王掃滅北虜再造神州余奉命率師誓殄羣寇百姓歸向無不箪食壺漿以迎王師今大軍入浙江各

貴國派員來營申明我軍與貴國之友誼及各貴國不干涉我軍行動之善意，又請求我軍入甯波時，勿傷各貴國之生命財產，余已發嚴令禁止我兵士擾亂矣。如兵士仍有不法行爲，聽各貴國拘獲送我軍營，按法嚴懲；如各貴國人民有潛助清軍破壞中立情事，亦望貴領事查禁！彼此同守信約，同敦陸誼，所深望也。特此通知，並祝貴領事健康！太平天國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外紀

▲馮天將答各領事書

太平天國侍衛官，掃逆軍統領馮，答復英國領事哈浮君，美國領事白累格君，英國海軍副艦長黑克遜君，艦長俄雷君，上帝命我天王爲中國之主將，以伐罪弔民也。余奉命掃除妖孽，大將軍入寧波，接各貴國領事來函，所請保護秩序各節，應一一照准。余已發令軍中嚴禁兵士騷擾生命財產，一律保護商業，亦照常流通，不致阻礙。特此答復，即祝貴領事等康健！太平天國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外紀

(八) 條 規

▲禁律

- 一 凡營中每逢星昂房虛四宿禮拜之日，亦要三更起身洗面，虔誠禮拜，讚誦天父皇上帝恩德，不得怠慢。
- 一 凡紮營盤處，所必須詳察地勢，不得隨意住紮，致妖魔攔入，有傷兄弟。

凡兵士打仗殺妖之時，俱要虔誠跪求天父看顧，助陣殺妖。

凡營盤之內，俱要潔淨打掃，不准任意運化作踐，有污馬路，以及在無羞恥處之地，指熱鬧潤泉也。

凡各衙各館兄弟，在館無事，除練習天情外，俱要磨洗刀矛，操練武藝，以備臨陣殺妖，不得偷安，妄食天父之祿。

凡營盤四圍，俱要築土城，挑濠溝，密釘竹針，以防妖魔鬼計。

凡各衙各營兄弟，倘有口角爭鬪，以及恃強械鬪，俱是天父所深惡，不問曲直，概斬不留。

凡軍中兄弟，俱要謹遵條命，公正和衷，不准大呼小喊，俱要安靜無喧。

凡我們兄弟行路，不准強扯外小挑抬，即在外小屋內打館，亦不准妄取一物。

凡軍中兄弟，五十歲以下，至十五歲以上，一聞鼓角響，俱要裝身赴各本衙聽令殺妖。

凡我們兄弟，去鄉村住紮，不得強帶他人子弟，做自家子弟，違者斬。

凡我們兄弟，俱要學好修正，不准吹洋烟，黃煙，飲酒，擄掠，奸淫，犯者斬首不留。

凡各軍兄弟，行路俱要認定大旗，各歸各隊，不得越次爭先，就延退後違者斬。

營中置有青白紅黑旗四面，如妖魔從東邊來，則搖青旗，從西邊來，則搖白旗，從南邊來，則搖紅旗，從北邊來，則搖黑旗，兵士認定旗之顏色，即往何方殺妖，若妖魔從兩路而來，旗亦兩面齊搖，兵士分頭殺妖，派在

左邊殺妖，不得到右邊，派在右邊殺妖，不得到左邊，違者斬。

凡城中營中，望樓置紅黑旗二面，如妖魔從水路來，則望樓上搖黑旗，從旱路來，則搖紅旗，水旱兩路，俱有

妖來，則紅黑二旗齊搖，各要努力殺妖，退避者斬。

凡東王駕出，如各官兵士迴避不及，當跪於道旁，如敢對面行走者，斬首不留。

凡檢點指揮各官轎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規矩，如不迴避，或不跪演旁者，斬首不留。

凡各尊官自外入，卑小官必須起身奉茶，不得怠慢。

凡朝會敬天父時，如有官員兵士喧囂者，斬首不留。

凡接遞緊要公文，如有遲誤日時者，斬首。

凡寫辦軍務緊要公文，如有心錯誤者，斬首不留。

凡典聖庫聖籍及各典官，如有藏匿盜竄等弊，即屬反革變妖，即治以點天燈之罪。

凡追殺妖魔，所遺金玉衣物，自然皆爲我得，必須殺盡妖魔，將殘妖追出四五十里之外，方准收取妖物，解

歸聖庫。若殺妖之時，路旁衣物金銀，概不准低頭檢拾，以及私取私藏，違者斬首不留。

凡我們兄弟，如有被妖魔迷蒙，反叛通妖，自有天父下凡指出，即治以點天燈，五馬分屍之罪。

凡各衙兄弟，如有三更黑夜逃去，被卡房捉拿，斬首不留。

凡兄弟在衙靜坐，俱要練習天情，不准喧囂胡言亂道，以及唱邪歌，說邪話等情。

凡兄弟俱要熟讀讚美天條，如過三個禮拜不能熟記者，斬首不留。

凡天條書中各條，如有違犯，斬首不留。

凡我們兄弟，俱要鍊得真正真真，不得脫衣露體，睡覺不准脫衣裳。

凡各衙牌尾兄弟，在館俱要削竹針，夜晚輪流支更，不得怠惰偷安。

凡軍中兵士打仗昇天，此是好事，不准哭泣，緣是人有志昇天，已隨天父到大天堂享萬年之福。

凡軍中兵士，無故昇天，亦是好事，所有昇天之人，俱不准照凡情歪例，私用棺木，以錦被綢緞包埋，便是。

凡東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駕出，候丞相轎出，凡朝內軍中大小官員兵士，如不迴避，冒衝儀仗者，斬首不留。

凡有人私帶妖魔入城，或以妖示張貼，謀反諸事，自有天父指出，定將此人點天燈；其知情不告者，一概斬首不留。

凡私盜關憑混出城卡，一經盤獲，定斬不留。

凡假冒官員，私打秋風者，定斬不留。

凡無故殺害外小者，斬；焚燒外小房屋者，斬；擄掠外小財物者，斬。

凡犯第七天條，如係老兄弟，定點天燈；新兄弟，斬首示衆。

凡夫妻私犯天條者，男女皆斬。

凡強姦經婦人喊冤，定即斬首示衆；婦女釋放，如係和姦，即屬同犯天條，男女皆斬。

凡姦老弟如十三歲以上，皆斬；十三歲以下行姦，專斬行姦者，如係和姦，皆斬。

凡私藏金銀剃刀，即是變妖，定斬不留。

凡剪髮剃鬚刮面，皆是不脫妖氣，斬首不留。

凡聚集飲酒，私議軍事，巡查拿獲，一概全斬。

凡吹洋烟者，斬首不留。

凡吃黃煙者，初犯責打一百，枷一個禮拜；再犯責打一千，枷三個禮拜；三犯斬首不留。

凡傳令聽講道理，如各官有無故不到者，枷七個禮拜，責打一千；再犯斬首不留。

凡各館書士，如有編造歌謠，以及凡情歪說，編成詩文，迷幪兄弟者，斬首不留。

凡行軍黑夜發妖聲驚營，必尋出起首喊叫之人，斬首不留示衆。

凡黑夜支更，如果貪睡，被旁人將鼓擊去，告發犯者，責打一千；再犯斬首示衆。

一 凡挑濠溝築土城一切軍中事務如有口出怨言者斬首不留。

一 凡辱罵官長者斬首不留。

一 凡有反草通妖之人被天父指出通館通營皆斬。

一 凡一切妖書如有敢念誦教習者一概皆斬你等靜候刪改鏤刻頒行之後始准讀習。

一 凡一切妖物妖文書一概燬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斬首不留。

一 凡邪歌邪戲一概停止如有聚人私自演唱者全行斬首。

一 凡朝內軍中如有兄弟賭博者斬首。

一 凡遇殺妖之時頭陣鼓角吃飯二陣鼓角持械聽令三陣鼓角踴躍殺妖退後者斬。

一 凡殺妖之時聞鼓則進聞金則退不得違誤違者斬。

【附註】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天朝田畝制度

凡一軍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錢穀二典入二典出二供一正一副卽以師帥旅帥兼攝之分田云者凡田分九等其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爲尙田可出一千一百斤爲尙中田以下遞減至四百斤則爲下下田尙田一畝當下下田三畝各按家口之多寡（不論男女）以行分田凡男婦每一人自十六歲以上受田多踰十五歲以下者一半如十六歲以上分尙尙田一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半分尙尙田五分一家六人則分三人好田分三人醜田好醜各半凡天下田男女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帝上帝大福。

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凡天下樹牆下以桑，婦皆蠶績縫衣裳；每家俱畜母雞五母，歲二無失其時。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但兩司馬存其錢穀數於簿上，其數於典錢穀及典出入。凡天下每一人有妻子，女約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則出一人為兵，其餘寡孀孤獨廢疾免役，皆領國庫以養。凡設軍以後，人家添多添多，五家別設一伍長，添多二十六家，得設一兩司馬。每軍每家設一人為伍卒，有警則首領統之為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為農，耕田奉上。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錢。如一家有婚娶彌月事，給錢一千，穀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總要用之有節，以備兵荒。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及伍卒為之，農隙治事。凡兩司馬辨其二十五家婚娶吉喜等事，總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舊時歪例盡除。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禮拜堂，兩司馬教讀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真命詔旨書焉。凡禮拜日，伍長各率男婦至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講聽道理，頌讚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凡二十五家中力農者有賞，惰農者有罰。爭訟則兩造俱訴於兩司馬，不服判決時，更訴之卒長，並得以次及於諸上司。獄詞達於軍帥時，由軍帥會同典執法判決之。凡天下官民總違十款天條及違命令盡忠報國者為忠，由卑陞至高世，其官官或違犯十款天條及逆命令，受賄弄弊者則為奸，由高貶至卑，黜為農。凡天下每歲一舉，以補諸官之缺，舉得其人，保舉者受賞，舉非其人，保舉者受罰。凡天下諸官三歲一陞，貶以示天朝之公。凡濫保舉人及濫奏貶人者，黜為農。保舉之法，先由伍卒之中查其有遵守條命及力農者，兩司馬申之於卒長，以次經歷各上司，以上達於天王。

(九) 供狀

▲忠王李秀成供狀

今將天王出身書載明白：天王是廣東花縣人。兄弟三人，長兄洪仁發，次兄洪仁達，天王名洪秀全，同父各母。長次兄是其前母所生，在家種田，洪秀全在家讀書。同馮雲山二人同窗書友。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也。死去七日，還魂之後，俱講天話，勸人敬拜上帝，勸人修善，若世人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別神，拜別神者有罪。故世人拜過上帝之後，俱不敢拜別神，爲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從之。自花縣上到廣西潯州，桂平，武宣，象州，藤縣，陸川，博白，俱是羅數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內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百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亦有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俱是農夫寒苦之家。積歲成衆，所知事者，欲立國者，深遠圖者，皆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除此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東王楊秀清住在桂平縣平隘山，在家種山，燒炭爲業，並不知機，自拜上帝之後，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天王信用一國之事，概交與他，軍令嚴整，賞罰分明。西王蕭朝貴是武宣縣盧陸崗人氏，在家種田，種山爲業，天王妹子嫁其爲妻，故亦重用，而且勇敢，剛強，衝鋒第一。南王馮雲山，在家讀書，其人才幹明白，六人之中，謀立創國者，出南王之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北王韋昌輝，桂平縣金田人氏，此人在家出入衙門，是監生出身，見機靈變，翼王石達開亦是桂平縣白沙人氏。家富讀書，文武備足。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在家與人做工，並無才情，只忠勇忠義，故天王重信。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勸化。在家之時，並未悉有天王名號，每村每處，只知有洪先生而已。自教人拜上

帝之後，數年未見動靜；至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廣西賊盜四起，擾亂城鎮，各居戶多有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別；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一夥，團練與團練一夥，各自逞強，因而逼起。起事之時，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隔一村者，故而聚集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川博白白沙石同日，起義起義之時，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內藏密，並無一人得悉。那時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俱在金田山人村是平南縣所管，與藤縣相連，起義之處，與吾家西隔七八十里，俱是山路難行。此時吾家知金田起義之信，金田之東王發人馬來花洲接天王到金田會集，到金田有大頭羊大里魚羅大綱三人在大黃江口爲賊，卽入金田投軍。該大頭羊到金田見拜上帝之人不甚強壯，故未投入。後提清朝向提臺至，羅大綱與大里魚兩不相合，後羅大綱殺之。天王到金田之後，移營上武宣東鄉三里招齊拜上帝之人，招齊武鄉之人，又上象州招齊拜上帝人馬，仍返金田新墟屯紮數月，當被清朝之兵四圍，後偷由山小路而出隘關，到思旺想回，逢著清朝向提臺，紮營數十座。經西王南王打破，然後出關，由八箇水而到大旺墟，分水旱向永安州。此時我尙在家中，得悉旱路兵皆由我家中經過，自梧州藤縣五十七都大黎里而上永安，因在家中貧寒，父養我兄弟二人，弟李明成家中之苦，度日不能種山幫工就食，自八歲十歲時，隨舅父讀書，十歲之後，與我父母尋食度日，至二十六七歲，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至天王山思旺到大黃墟分水旱兩路行營上永安州，路經大黎，四面高山平地，周圍數百里旱路，由此經過，是西王北王天官丞相羅大綱帶水路兵，是東王南王所帶，西王北王帶旱路大黎里經過屯紮五日，將里內之糧食衣服，逢村卽取。西王在我家近村居住，傳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飯，何必逃走。臨行營之時，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之，寒家無食，故而從他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一路由大黎上永安，打破永安，卽在和池屯紮數月，後賽中堂及烏向大軍四方圍困，內外不通，後由古蘇冲一條小路而過招平。古蘇冲是清朝壽春兵把守，經羅大綱帶領人馬前去打破，方得小路出關，得火藥。

十餘擔，方有軍資；不然尙未能得出關，困在永安時，並未有斤兩之火藥也。永安水斗軍營，是天官丞相秦日昌把守，清朝之軍是張敬修爲將，困打後，欲移兵回，被烏師大軍追趕，殺我朝男女及兵三千餘人，衆見勢逼，次日齊心與烏軍死戰，亦殺死烏軍四五千人，烏帥被傷在大塘墟，身故自殺，勝之後，東王傳令不行，招平，平樂山小路過牛角嶺，山出馬嶺上，大塘高田圍，困桂林，一月有餘，攻打未下，退兵由象鼻山渡河，由興安縣到全州，攻破全州之後，南王在全州陣亡，計議卽下道州，打永明，破江華縣，招得湖南道州江華永明之衆，足有二萬之數；此時追軍卽向張雨軍，後移師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萬衆，茶陵州亦得數千，後西王蕭朝貴帶李開芳林鳳祥等來打長沙，此時我爲兵尙未任事，西王打長沙，攻打那時，天王同東王尙在郴州，西王在長沙南門外，中砲身死，後李開芳具稟回榔天王，同東王移營來長沙，實方攻打數十日未成功，連開地道數處，放倒長沙大城，我兵不能湧進，外面清朝向張大軍圍困在長沙，對鹽沙州殺勝一仗，殺死官兵數千，以後破城，仍然未下。我朝軍中有糧而無油鹽可食，是以攻城未就。天王在長沙南門製造玉璽，呼稱「萬歲」、「妻稱「娘娘」，封東西南北爲家，到益陽忽搶得民舟數千，改作順流而下，過林子口，而出洞庭，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破岳州，得吳三桂之器械，搬運下舟，直下湖北，一攻破漢陽，得漢口，困武昌，然後開道破城，此是東王掌令，李開芳林鳳祥羅大綱掌兵，攻打二十餘日而破武昌，後又未守，直到陽邏破黃州，取蘄水，蘄州九江，破安省，俱是水旱並行。那時胡以晃李開芳林鳳祥帶水陸之兵，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以及羅大綱賴漢英等，帶領水軍，得了安慶，未派軍守，趕下江南，將南京四面圍困，七日破鳳儀門，開道破城而進，水面舟隻萬餘，各盡載滿糧食；此時天王與東王尙欲分兵鎮守江南，欲取河南爲業，後有一老羊駕東王坐船之湖南水手，大聲揚言親稟東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長江之劍，又有舟隻萬千，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

管，尙不之都，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雖係中州之地，只稱穩險，其實不及江南，請東王思之！」後東王
窺想見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遂移天王駕入南京，後改爲天京。開立軍伍，整立營規，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
立法安民，將南京城內男女分別男行女行，百工亦是歸行，願隨營者隨營，不願隨營者各歸民家，出城門去者，
准手力拏，不准擔挑，男與女不得交談，母子不得並言，嚴嚴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嚴令，及安民之地，何官
何兵，敢入民房者斬不赦！法律嚴，故癸丑年間上下戰功利，民心服。東王令嚴，軍民怕東王自己威風張揚，不知
所忌，一勅之大，是首一人。北王韋昌輝與翼王石達開秦日昌是齊心，在家計議，起事之人，後東王威太過，此三
人積怨於心，口順而心怨，後被北王將東王殺害。原是北王與翼王二人密議，因東王爲天王信任，權太重，逼
天王封其萬歲，那時權柄皆在東王一人之手，上不得，不封北翼二王，不服密議，殺東王一人，不料北王更將東
王統下親戚屬員文武大小男婦，盡行殺淨，是以翼王怒之，在湖北洪山營中，同會錦兼張瑞謀趕回京都，計及
免殺之事，不意北王頓起他心，又要將翼王殺害。後翼王得悉此事，吊城由南門而出，走上安省，計議報仇。此時
北王將翼王全家殺了，後移洪山之軍救甯國，北王天朝，不分清白，亂殺文武大小男女，勢逼太重，後來各衆內
外並合朝，同心將北王殺之，人心乃定。後將北王首級解至寧國，翼王親看，果是不差。後翼王回京，合朝同舉翼
王機理政務，衆人歡悅，主有不樂之心，專用安福兩王安王，卽是王長兄洪仁發，福王卽王次兄洪仁達。主用二
人，朝中之人，不甚歡悅，此人又無才情，又無算計，一味古執，認實天情，與我天王一般之意，挾制翼王，是以翼王
與安福王三人結怨被忌，抑制出京，今而遠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今將天王起義，及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
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昌地官丞相李開芳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冬官正丞相
羅大綱夏官丞相賴漢英一班前任事之由，天王出身之來意，東西南北翼王合心舉義圖謀之實績，後此人自
行相殺亂事之原，業經載明。又將李秀成在我朝出身，每年奉命戰征一切情由，明白寫清，並未隱瞞，自幼生在

廣西梧州府藤縣寧風縣五十七都長恭里新旺村人氏，父李世高，母陸氏。一路自粵西而來，我本爲兵，前之內政俱不經我手，後至南京破城之後，那時我已隨春官丞相吳以晃理事，那時東王有令，要在各衙門之中舉出軍帥一員，帶領新兵，後經東王保我爲右四軍帥，把守太平門外親營，此是癸丑年之間。是年八月調爲後四營軍，在鳳儀門外高橋把守，十月之間，卽同翼王上安徽省安民，此時官小，不過聽差而已。後春官丞相胡以晃帶領人馬，去打破廬州府破郡之後，來文調往廬郡把守安民，此四年之間也。調爲指揮之任，至翼王與安福王兩關，他往東北王又死，秦日昌因章昌輝與東王相殺，秦日昌亦死在其內，國中無人，經朝臣查選，查得十八指揮陳玉成，二十指揮李秀成，贊天安，蒙得恩侍天福，李世賢這班人出來助國，此時翼王在安徽省遠去，幸我招張樂行，襲得樹這班人馬，聲稱百萬之衆，是以天王降詔來尋，加封我做地官副丞相，把守桐城，保固安徽省。因翼王與安福王三人不睦，出京遠去，軍民之心散亂，故廬州被清朝和師攻破，合城兵將盡亡。那時和帥自下鎮江，與張國梁困打鎮郡，分軍來逼桐城縣，此時我爲丞相，力守桐城，保固皖省。那時已有張樂行襲得樹在三河尖造反，李昭壽在我營中共事，李昭壽與張樂行襲得樹有交，特通文報與張樂行來投，張樂行接得文件，帶卽復文，已肯來投，安徽省得穩，實我之力也。後見勢不得已，知翼王出京之後，將打寧國之兵，交與成天豫陳玉成管帶，至陳玉成在家，與我好來在我朝，更加親密，因命使持文前寧國求救於陳玉成，當卽准請，未解寧國之圍，移軍求救，相邑之困，兵由樞陽渡江齊集，我親自輕騎趕赴樞陽，繪成進攻圖式，與成天豫細講，至桐城之敵軍，算我之軍，定由對面迎敵，清朝官兵，逆而備防，我與成天豫計出奇兵，我親回桐邑，謹備制敵之師，俟成天豫奇兵制勝，由樞陽一鼓順下，攻破無爲州，下湯頭鎮，運漕會，迎天候陳士章之軍力，破湯頭清營，鈔黃落河，破東關，得巢縣，分軍鎮守。成天豫帶領人馬上打廬江，仍然攻破廬邑，派兵把守廬卽引軍上淖河，攻大關包，過桐城之後，斷清軍之糧道。桐城地勢，一面高山，一面平地，彼軍糧斷，成天豫由外包來，我領軍由內攻出，兩面合攻，清軍退，分三路。

追趕，破舒得六安。此兩處之民，投我者數萬之衆。常過六安，上三尖河，招引張樂行，那知張樂行先發，襲得樹蘇。老半天路相迎，當即計破霍邱縣，攻破此城，交張樂行為家。那時成天豫引兵破正陽關，攻壽州未下，扯兵直上黃兵兩處，與曾帥交鋒，同清將李續賓對戰在松子牌，失利之後，與清將勝負未分。那時朝中無人掌管，外無勇將，只有我與成天豫各有兵衆，朝中議舉陳玉成帶兵外戰。後見我堂弟李世賢少勇剛強，又而選用，又得一將，朝用世賢次之，蒙得恩是久日在朝，是天王愛臣，永不出京門。後封爲正掌率大臣，朝中內外之事，悉歸其制。逆我與陳玉成亦歸調度。長翼王出京之後，殺東北王之後，至蒙得恩手上辦事，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專，因東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專信同姓之人。那時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聞清朝將兵，凡拿是廣西之人，斬之不赦，是以各結爲團，未敢散也。若清朝早肯赦宥廣西之人，解散久矣。後有人奏聞天王，各有散意，即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自此一鼓之銳，振穩數年。此時成天豫陳玉成屯在太湖潛山，我屯在六安霍山，會輕騎約成天豫赴安省會議，云朝中這亂，如何停止。斯時天王加封我與陳玉成二人，陳玉成又封正掌率，仍在成天豫實任。那時我爲合天候任副掌率之權，提兵之令。我自爲兵出身，任大責重，見國亂紛紜，主又蒙塵，盡臣心力而奏諫，懇我主擇才而用，定制恤民，中嚴法令，肅正朝綱，明正賞罰，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禮而恤下，寬刑以待萬方，輕世人糧稅，仍重用翼王，不戾安禪王。因此奏諫，當被我主降詔革除我爵，後再復一本將。天王大勢情形，並陳奏諫之來歷，奏本由朝臣手過，見我本章明順，朝臣親上殿奏諫，仍復我職。那時和帥困我鎮江，內外不通音信，內又無糧，外又無救，翼王遠逃，那時朝中無人，獨我與陳玉成二人有兵多衆，故調我下救鎮江。當時由皖趕上六安，全軍調下，救出鎮江之兵，失去鎮江之城矣。那時清朝和張兩帥引軍攻打句容，那句容縣天王守將是襲職夏官丞相周勝富把守，戰攻數月，被和張兩帥打破，來困天京。此是第二回困天京也。此段放下，先說明向帥頭困天京之由，向帥同張國梁帶有滿兵數千，漢兵二三萬之衆，自孝陵衝紮至朱洪

武墳，這邊東南紮至七瓮橋爲止。那時向帥困我天京，那時鎮江亦困，困鎮江清帥姓吉，滿洲人氏，營紮九華山，丹徒金山一帶，儀徵清帥不知姓名。我朝鎮江守將吳汝孝，那時我尙是地官副丞相，合同丞相陳玉成、春官丞相涂鎮興、夏官副丞相陳仕章、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等，下救鎮江。此是初困之救兵。進鎮江湯頭，與張國梁連戰十餘日，勝負未分。後清朝吉帥從九華山發兵來，與張國梁會戰，我亦選集銳軍兩家迎敵，大戰於湯頭兩無法處，我欲救不能。吉張破我不下，兩邊按寨對紮，兩不交戰。說話當與各丞相等計議，派丞相陳玉成坐一小舟，沖由水面而下，鎮江水面皆是清軍砲，舟欄把雖然嚴密，陳玉成舍死直沖到鎮江，當與吳汝孝計及抽軍由內打出，我帶兵由外打入，後查湯頭有小河，由大江岔通山內，清軍由此河邊紮住。此地一邊是山，一邊是水，兩進爲難。後我軍移靠湯水山邊，下湯頭靠河邊，兩家難進處，所清軍營寨概移入湯水山邊，塔我進兵之路。那時鎮江不應絕命，吳汝孝陳玉成已由內打出，我在外高山望見鎮江，人馬出來，是夜親挑精銳之兵三千，我親帶由湯頭岔河而過，將清軍舊營修紮。天明原紮湯水山邊，丞相陳仕章、涂鎮興、周勝坤等出軍與吉張兩帥制戰，吉張不知我出奇兵襲，由湯頭岔河而過，至午未時，方知我襲其後路。湯頭岔河隔湯水山邊二十里。那時鎮江吳汝孝、陳玉成之兵亦到，兩下接通，歡天喜地。內外之兵，和作一氣，大銳聲張，與吉張兩帥答話。次日開兵，吉張兵收，失去清營十六座。是日當卽扯兵而下，鎮江屯在金山金雞嶺、九華山脚，與吉帥大營相對，吉帥防我攻其大營，處處嚴密防守。是夜調齊鎮江舟隻，由金山連夜渡過瓜洲，次早黎明，親領人馬，同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吳汝孝，力破土橋。清軍又敗，紅橋以及下著灣三岔河，清營盡破。大小清營一百二十餘座，聞風而逃。當卽順揚州，後將揚州一帶糧食軍運入鎮江。自在湯頭岔河及湯水山邊把守，獨留夏官又丞相周勝坤帶領人馬把守吉張舊營，是塔後路之意。破土橋後，得揚州取糧回鎮，那事完領兵回京。那湯頭夏官又丞相周勝坤把守，吉張兩帥舊營六個，自我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破過土橋之後，此處周勝坤所守之營，仍是吉張兩帥破去。周勝坤

兵敗，吉張兩帥將北營擊紮，加工修理，絕我歸京之路；斯時無計可施，全軍概在揚州儀徵，欲由六合縣上浦口回京，後經張國梁知道，帶兵到六合防守，又未及回，不得已，各盡心拚命，合爲一氣，仍由金山渡江而回，過到金山，那時張國梁在六合未回，當即領兵攻打高資，吉帥由九華山帶兵來救，當被我朝軍兵逼，吉帥逃入高資山中，吉帥自用短洋砲當心打死。清兵見主帥自死，各軍自亂，後悉知清朝吉帥身死，營中無主，即移營趕下九華山，次日早晨，全軍俱集九華山脚，吉帥之營七八十座，軍中無主自亂，不戰自走。告營失過之後，張國梁由六合趕至，救之不及，兵屯丹徒鎮，後將我得勝帥前往丹徒，與張國梁見仗，是時鎮江守將吳汝孝帶領人馬千餘前來助戰，將張國梁馬軍先破，步軍並進，張軍敗。次早行營見回京湯頭，舊清營見九華山營失守，憑我軍直上到京，東王下令要我將孝陵衛向帥營寨攻破，方准入城，將我鎮江得勝之帥，逼在燕子磯一帶，天天屯紮，逼得無計，將兵怒罵，後親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入京，同東王計議，不欲攻打回營，因其久紮營堅，不能速戰。東王大怒，不奉令者，斬，不敢再求，即允行戰。次日開攻移營，由燕子磯姚坊門紮寨，四營搖化門清將是向帥發來鎮守，我自此屯紮。次日張國梁已由丹徒返回孝陵衛，是早引軍與我迎戰，張軍敗陣，仍回孝陵衛，我移營搖化門。次日張國梁復領馬步前來，翼王亦帶曾錦兼張瑞兼等引軍助戰，清軍滿兵馬軍先敗，次即向張所領漢軍亦敗也。是日向張救搖化門，未能自軍將陣，後被我四面追趕，當即攻破孝陵衛滿漢營寨廿餘個，是夜向張自退，我兵並未追趕。後東王傳令將向張營紮器械什物運齊入城，令我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等領兵直由句容而去，順手而得句容，並下丹陽。斯時向張已到丹陽六七日矣。兩家並力迎敵，是日向張軍敗入城，並不出戰，堅守城營，我力攻未下。清軍精銳養足，此時我朝之兵戰久未下，兵士少有戰心，後張國梁分軍迎敵，在丹陽南門外大會一戰，兩不高下。此向帥困在丹陽，又失去孝陵衛大營，官兵失敗，又破丹陽，是以向帥自縊而死。張國梁與向帥拜爲契弟，他見向帥自縊，故而奮身再與見仗，後被張國梁攻破丹陽南門外我朝營盤七個，殺死數千人。

南門守營之人，是十三檢點周得賢，中砲身死，餘軍逃散。此員戰將勇敢有餘，衆軍見此員戰將戰死，攻打丹陽又不得下，各有畏意。那時人人已有退縮之心，無計可施，只得把全軍攻打金壇，亦未能得，連打廿餘日，與張國梁戰。那時李昭壽亦在其場，攻賊未克，然後移營回紮丁角村，離句容廿五里。東王被殺，正是此時之時，此是天意。若向帥未敗，仍在孝陵衛，遇內亂之時，那時在京城久不能保矣。逢向帥收過而亂，此是天之所排，不由人之所算。在六年之間亂起，自殺東王之後，又殺北王，殺北王之後，安福王又逼翼王他逃。那時三河有軍把守，守將是洪成春，其文到京告急。三河有廬郡清軍圍困，當調我領本部人馬去救。三河軍行到無錫州，三河敗退，隨失廬江。那時張國梁之軍敗而復振，進兵攻打句容。句容守將周勝富大敗，清將收得句容連日，傳聞鎮江張國梁困得鎮江之後，同和帥復困南京。此是八年之戰。那時營中無將，國內無人，翼王將天王之兵盡行帶去，揚輔清已在福建，韋志俊避福林泉，林紹章困在湘潭，失軍職閒居，林啓容被困於九江，黃文金在湖口，有清軍制困。張朝爵陳得才孤守皖省，陳玉成那時雖旺而官亦小。斯時在小孤山華陽鎮一帶，那時國內分張亂政，獨有蒙得恩、李春發二人不能爲事。有安福王押制此八年之間也。和帥張帥困天京，幸得糧米充足，件件有餘。雖軍兵甚少，食有餘而各肯戰，故而堅穩也。張國梁之廣兵雖精，未有曾帥之兵力勤勞，廣兵好勇而心不齊，雖有滿兵數千，未有曾帥南兵之壯，是八九年之困不礙。和張二帥軍餉出在福建、廣東、蘇、杭、江西之助，那時上有皖省無爲巢縣、蕪湖，有東西之固，有和州之屯糧，又有兩浦之通。雖被德帥攻破，西浦尙有和州之上未動。京中兼有餘糧，故而穩也。穩過之後，和張德三帥困雖嚴，斯時朝臣薦用我弟李世貲帶我原日舊部士將屯在黃池，變斯時朝政，悉歸我一人提理。主信我專令法得嚴，故穩固也。那時東北已困，獨有南門將那革職林紹章調其回京，後保爲地官，又副丞相之職，調京任務。那時觀勢不同，外無調度之將，不得已先與朝臣計議。我欲出京外調教解衆人苦留，主又不肯，又過數日，復鳴鐘擊鼓，朝堂傳奏見事，實實不能，故而面奏擊鐘鼓之後，主卽坐殿，盡心

力奏，斯時朝不當絕，劫未當滿，主上復明，故即准奏。次日出朝，將京中之事，概行清白，交與蒙得恩、林紹章、李春發掌管，奏免不准長次兄理事，交清朝中政事，辭主而出朝門。由南門一日一夜趕到蕪湖，與弟李世賢斟酌，一人敵南岸，一人敵北岸。斯時清軍勢壯，四面皆軍，人心又亂，又無逃處，且初任軍事，又不周詳糊塗，而作此時國未當絕，亂作而成，亂行不錯，故而保至今也。那時韋志俊與陳玉成同進固始商城等處，天王致治、韋志俊之罪，又經我在天王駕前力保，後封其爲定天福之職，即與陳玉成合隊。那時陳玉成欲上德安，招足人馬而救天京，那知天不容去，在羅田麻城一而敗回，在太湖潛山屯紮，此是八年五六月之間也。陳玉成去遠，李世賢力擋南岸，我獨在蕪湖，將部下精兵五千餘衆，一由蕪湖渡江，一由東梁山渡過西梁，皆到含山齊集。那時部將獨有陳坤書、蕭朝生、吳定彩、陳炳文而已。在含山齊集之後，和州失守，清軍屯紮甘餘營，不得已，被昭關順流而下，和州先攻破，何林舖清營，然後破和州。甘餘營，德帥兩浦救兵趕到，和營早破，救之不及。那時我引軍先取全椒、滁州，來安、分浦口，德帥之勢，各城已破，德帥之勢已分，奈無兵可用，取到來安爲止。後勝宮保馬軍來敵，連戰數場，我軍失利，退守來安，仍回滁州。後將滁州交與李昭壽鎮守，李昭壽在我部下，我無不重情深待，我部下舊將見我重待李昭壽，各又不服。至李昭壽之兵最爲多事，以致擾民，逢到州縣，要任其支取，不然即要擾民。州縣佐將被其打責，後因鬧事，不好見我之面，故有變心降大清也。我亦未責，將其在京所配之妻，罵我天王偷送還他。此段說完，又說我獨自一人，無計解救京圍，此是八年之話，交滁州與李昭壽後，全椒無兵可用，主與我，被在京那時在全邑，日夜流涕，雖招有張樂行之衆，此等之人，不能調用，只有部將陳坤書、吳定彩、蘇招生、譚紹光、陸順德各將，願拼死救京都，當調精銳，不足五千，欲先掃清兩浦，隔江通信，以安京內人心。每日在全邑演操精熟，即全椒下大劉村安營紮寨，由橋林進兵兩浦。那知德帥由浦口調集馬步萬餘，到大劉村迎戰，外有勝帥馬軍三四千頭見仗，是軍取勝，次日開仗，我軍大敗，新舊之營，概行失守，失去軍兵二千餘，敗軍皆到湯泉一帶，我帶數騎

而轉全椒，那時真苦之不盡，流涕不盡。實無良策，後通文各鎮守將，凡是我朝將官，概行傳檄，擇日約齊。安省權陽會計各處將臣，俱依約而來。此是八年九月中。那時陳玉成由羅田麻城敗轉，不約而到，各誓一心，訂約會戰。陳玉成之兵，由潛山過舒城，破廬郡，出店鋪，攻梁，固定遠。此時攻定遠，是陳玉成令吳汝孝帶領得樹之兵圍攻。陳玉成由界牌而下滁州，斯時我已得樅陽，回全椒整隊，即領人馬到滁州烏衣，會過陳玉成。那時德帥在浦口發動人馬，由小店而來，烏衣勝宮保之馬軍，亦由水口而來，馬軍押戰，大戰於烏衣。那邊德勝兩軍，這邊陳李兩將，兩家交兵，勝德兩軍敗陣，我軍乘勝而追，那德軍失去千衆。次日到小店，遇張國梁，由江南統帶精銳前來救解。小店張軍敗，順下追下浦口。陳玉成攻德帥之前，我攻德帥之後，德軍又收死於浦口數千人。此時得通天京之信，此是一救於天王。後陳玉成去攻六合，我上天長到揚州，此數處俱無清兵把守，隨到隨破。獨揚州有兵，不戰自逃。揚州知府被拿不降，將該知府送由仙女廟而去。發盤川銀三百五十兩。斯時兵少不守揚州，陳玉成攻破六合之後，忽言安省告急，黃梅宿松太湖潛山石牌桐城舒城一帶，被清朝將帥李續賓攻破。一日五文前來告急，故陳玉成無心下，當即扯兵上救，至京啓奏。天王調我同往，伊先行扯兵上去，我隨後而往。直由巢縣而進。那時三河復守之將是吳定規，被李續賓逼困甚嚴。成天豫陳玉成那時已封前軍主將，領軍由巢縣到白石山金牛而進。包三河之後，斃李續賓後路，塞舒城，不通三河李營之救。斯時李軍見陳玉成之軍屯紮金牛，欲四更撲到主將營邊，依續賓要黎明開仗。李家部將要五更開仗。李云：陳玉成兵壯，恐戰未成，各將豈不誤我之事？是以五更未開戰也。若依其五更開戰，則陳玉成之兵必敗。黎明之時，陳將之寨，即被李將攻破。追陳將之兵，忽衝過於金牛去矣。天色未明，濛濛甚大，只聞人聲，不知響處。那知陳玉成尚在李紮之後。李將追過陳將之前，陳將在李將之後殺出。那時李將始知陳將由後殺來，復軍回敵。李軍自亂死去千餘。查白石山隔金牛廿五里。那時陳玉成奏調我往，天王封我爲後軍主將，隨後而來。是早，在白石山十餘里屯紮，我聽聞金牛洞砲聲不絕。

知是開仗，我親引本部人馬向三河邊近而來，正逢陳李兩軍迎敵，雖李將營前七八里交鋒，陳玉成見我兵生力，一壯破李續賓陣門，陣脚一動，大敗而逃，困李於營中。那時清軍外無救兵，三河隔廬郡五十里，因陳玉成派吳汝孝把守廬郡，舒城李軍隔斷，欲救不能，後李將見救不及，營又累困，竟爾自縊。後李將全軍多半落在陳將營中，那知湖南之人同軍行到半路，不及防備，被殺死陳將之軍數十人，後陳將傳令殺盡。自此之後，各已陸續自逃。我與李將平戰三河之後，常與陳玉成兩路分行，陳玉成靠舒城而出大關，我由三河至廬江，到界河。斯時桐城被李將攻克，派將在此把守。我與陳玉成在桐邑呂亭驛會議分兵，陳將與李將人馬戰過，底細甚知。我未與戰，其地又生，派我由孔城而進桐城，斗鋪，陳玉成由孔城而進桐城。清軍見三河失去，李續賓之好將各有懼意，少有戰心，故而又敗。我軍越四門爬城而入，我由斗鋪而攻，當已夜矣。清軍營寨，是夜追逃殺死不少，是夜收復桐地。息兵三日，那時安省已困，內外不通，自三河一戰，桐城再戰，安省之圍自解，此自一解天京。得浦口而通之，連向帥來，二解也。那時陳玉成軍由石牌而進宿松，其軍乘勝，詎至宿松被湖北將官馬步打散而回。陳即派其部將李四福領一軍，由青草隔進黃泥港，向石牌之上去，助宿松之軍，不知宿松到黃泥港，被清軍馬軍衝失一隊，未及助宿松，故宿松大敗，已致兩誤不成。陳玉成總要得宿松，庶可安省穩固。斯時我由潛山而進太湖，兩處清兵自退，收得此二城，由陳玉成派將把守。陳玉成自宿松之敗，仍回太湖，與我會議，欲節節連進。二郎河，我不願從，又屢言妙計，不得已而從之。當分路進兵，上二郎河，會鮑軍同多將軍之兵，一由二郎河而來，一由宿松而來，馬步並進。陳玉成之兵，先敗死萬人，其營寨被鮑軍所得，渠被鮑軍逼至山上，又死數千，獨剩我大營六座未破。被困至夜，多鮑收軍，我衝陣而去，是夜仍退回太湖。玉成亦至軍紮太湖，渠自回安省，我引軍回巢縣，黃山息養過年。那時江浦是薛元鎮守，九年正月內，投降清朝，將浦城獻降。此時李昭壽在滁州烏衣小店連陣營接連江浦。浦口亦是李昭壽屯兵。此時又是爲三困天京矣。那時我尙在黃山救之不及，得悉江浦之變，

下浦口，城內一片空城，城外有昭壽之兵，不得已，屯兵浦口，暫通天京之路。所幸那時有六合、天長和州城，巢縣無爲之勢，厥後南岸張帥加兵來戰，兩浦又被困緊，不得已，追調前軍主將陳玉成趕軍下救，後由廬郡梁國而至。那時有和張之軍數萬，圍困六合，因六合清將張帥部下姓朱廣西人，陳玉成先攻打六合，頭一戰未成，將兵趕下，聲張困打揚州。那時朱軍屯在六合東門一帶，四十餘營，其實攻揚州，卽是分朱軍兵勢，復兵回襲之計。朱軍戰士調救揚州，我被復兵朝斷，內無戰兵，外救不能速至。後江南張帥分兵來教在陵子口交鋒，一戰張而敗，是夜朱軍盡退，六合之圍遂解。朱軍失士甚多。後我同陳玉成引兵回浦口，將清朝周將圍困五六十營，攻破。自六合班帥上與浦浦帥張國梁及其部將張玉良、周姓等戰五六日，張國梁兵敗，周將見主帥兵敗，將士心寒，皆無守戰之心，中有大江之隔，故而浦口清營不能守，失去營五六十個，退到河邊不能再退，其上有浦口未退那時，獨通天京半邊之路，此是四困京城之小解圍也。自攻破浦口六合之後，楚軍又由黃梅宿松而來，上路又來告急，前軍主將扯兵上救我，要浦口不能前去，我守浦口日久，內無軍餉，外又無救兵，南岸和張兩帥之兵，又誰不敢見仗，營中火藥砲子俱無。朝無佐政之將，主又不問國事，一味靠天，置軍務政務於不問，我在朝實無法處，力守浦口後，又被見疑，云我有投清朝之意，天京將我母妻押到對江，不准我之人馬回京。那時李昭壽有信往來，被天王知道，恐我有變，封我忠王，樂我之心，防我之變，我實不知內中提防我也。此時雖而受逼，我乃粵西之人，路隔千里，無門投處。我粵人未能散者，實因無路可走，故而逼從我。今臨終之候，亦望世民早日平安，閒言粗表，懇容見諒。今將我在浦口被逼之後，陸續陳請：那時江浦上是張帥之軍屯困，我見時勢不同，輕騎回京奏主，主又不從，在殿上與主辨白，問主留我鎮浦口，則外應教望何人？前軍主將陳玉成在潛才真宿與楚帥相敵，不能移動，章志俊業投清朝，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徒有賢名，未能爲用，楊輔清爲中軍主將，在池郡殷家匯東流，亦有會帥之軍制戰。左軍主將李世賢已在南陵灣沚一帶，京城四門俱被和張兩軍重困，深濠朝內積穀無多。

主又不准我出，誰爲外救？與主力辨，當被嚴責一番，又無明斷下詔，不問軍情，一味靠天，別無多話。不得已，再行強奏，定要出京，主見我無可再留，准我出京。當卽將浦口軍務，交與黃子隆、陳贊明接鎮。自浦口動身到蕪湖，三四日之間，浦口城外靠大江邊營盤，概行被張帥之軍攻破。九洑洲亦已失守。此時京城又因此是五困京城矣。和張兩帥密加營，深濠更深，合朝無計。京城困如鐵桶一般。此時我朝氣數未盡，不應絕命人心，再振我在外四路通文各處，肯從我意，任我指揮。自困天京五次，皆苦我一人，用盡心力和氣待人。我今日人人悉我忠，王李秀成名號者，實在我捨散銀錢，不計何軍將官，與我對話，亦必厚待，民間苦難，我亦肯給資，故而內外大小人，能認我李秀成，因此之由也。非我有才，朝中非我之長。我王重用者：第一幼西王蕭有和，第二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第三干王洪仁玕，第四駙馬鍾姓黃姓，第五英王陳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英王死後，主將之事，交與我爲那時天京困緊，實實無計。十年正月初二日，由蕪湖帶領人馬到南陵，過青弋江馬頭，由寧國高橋而過水東。那時寧國清軍防我攻打寧城，誰知我由水東順過寧城，兩日兩夜，趕到廣德州，當卽攻破廣德，由陳坤書、陳炳文把守。我親帶部將譚紹光、陳順德、吳定彩等，由廣德動身到四安。四安有張國梁之兵把守，是日卽於官兵對陣，並力來迎。張軍敗陣，攻破其營，收得四安，下紅心會家弟李世賢之際，並力計攻湖州。那時湖州不須多人，將此城交與世賢。我扯本部人馬，由廟西到武康，日夜下杭郡，止有六七千之衆，困住杭州五門。三日三夜，攻由清波門而進，攻破杭州，非人力，實實天成。一千二百五十名先鋒，打破杭郡，並非人力之所爲。我因見和張兩帥困我，主及我母親在京，知和張兩帥軍餉出在杭州，蘇州、江西、福建、廣德，故此奇兵，扯動和張兩帥江南之兵，我好復兵而救天京之圍，非有心去打杭州也。打入城內，連戰數日，滿營未破。後和張兩帥果派江南救兵來救杭州，令張玉良統帶到杭郡武林門，兩家會話，知是江南和張之兵分勢，中我之計。次日午時，在杭州新製造旂幟，以作疑兵。此是兵少退兵之計，不意張玉良果中我計，退出一日一夜，未敢入城。我故而得退不礙。此時我

朝不該絕滅，謀而卽中，于今氣數已滿，謀而不中，以前至今，亦是此人任事，而今計不中而失京城，亦是我主無福，清主有厚福而成全功。此段放下，再將杭州退出來解京城之圍，和張兵敗之情節，一一詳呈，說清之後，再又說天京之情，自退出杭州，由餘杭過臨安，行天目山，出孝豐，到廣德，那時我行前，張玉良之兵行後，張兵圍杭州，財物不肯追我，查廣德到天京三百餘里，杭州至金陵八九百里，灣灣曲曲，千里有餘，是以張玉良回救天京，不及此解京圍，乃有天合，不然不能成此美事也。至楊輔清早日有文約，其會戰救援京城，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通文亦至，侍王亦至，俱在建平大會，此是天機，卽是四明山之會一樣之情，由會議之後，常卽分兵，楊輔清帶領人馬，攻高淳、東壩，李世賢攻溧陽，劉官芳亦至。此時處處成功，輔清得溧水、秣陵，關侍王、李世賢得句容，我由赤沙山而來，一路並未攻打城池，直到雄黃鎮，和張兩帥分兵屯紮大營十餘個，斯時侍王亦到大齊會戰，與張帥之軍兩家對陣，張軍大敗，攻破雄黃鎮，時清兵畏忌不敢交鋒，次日進兵，由上山而來，輔王由秣陵關至南門，英王陳玉成自潛太早已扯兵下江浦。那時我與楊、劉、李等俱在南岸，英王已不約而來，知我兵到南岸，渠由西梁渡江，順由江寧鎮而來，頭關板橋、善橋，那時各軍俱到，我由姚巧門而進，紮荆山尾，陳坤書、劉官芳由高橋門而來，侍王、李世賢進北門，紅山而至，輔王、楊輔清由稜陵至南門，雨花台，英王、陳玉成由板橋、善橋而入，和張兩帥之兵前不能救，後不能救，前雄黃鎮戰敗一仗，張玉良帶江南精兵去救杭州，未回，被我軍隔斷於外，和張兩帥之糧，出在蘇杭、福建、廣德、江西等處，俱被隔斷，營中糧餉不繼，我之兵又衆，是以一鼓而解京圍，此六解也。那時雖解京圍，攻破和張兩帥營寨，未殺多人，俱連夜全軍退出，直下鎮江、丹陽，屯紮和張軍死者三五十人，散者多也。散下蘇常和張之兵，陸路搶民間物件，衆百姓怒之，此時我朝軍威大振，何至有今日之難？六解京圍之後，並非主計，實衆臣愚忠，面對天王，我爲其將，隨軍許久，未樂半時，只有愁煩，自六解京圍之後，軍威更勝，將士更多，纏身難謝，日纒日重，更難離身，自此六解京圍，亦未降詔獎勵，並未令外戰臣見駕，朝臣亦是未見，我主不問。

政事，只是教臣認實天情，自有升平之局。自後息兵三日，天王嚴詔下頒，命我飢本部人馬，去取常蘇，限我一月回奏。人生斯時，既爲其用，不得不從。當排隊伍，擇日行軍。由丹陽進發，三日隊到丹陽，張國梁兵屯丹邑。次日開兵，在丹陽大南門迎戰。張軍敗死者不少，張帥死在丹邑南門河下。軍士尋其尸首，用棺木收埋。在丹陽寶塔根下兩國交兵，各扶其主，生與其爲敵，死不與其爲仇。因代收埋，得丹陽之後，順下常州。那時張帥水旱俱敗，於丹陽至常州城，有蘇州發來之衆，並遇張玉良由杭郡回來之軍，概屯常郡。大小營寨四十餘營。是日軍到次日開兵，兩家會戰。張軍又敗，其營盡破。金陵和張大營已失，外兵未有戰心，俱未會戰而逃。連攻數日，常郡自降。入城之時，郡內之人並未殺害，惟畏威自投水者有之。隨即安民，息兵兩日，趕下無錫。常郡張玉良軍屯無錫，何制臺自行偷搬家眷，下舟他逃，不知去向。我軍下到無錫，張玉良已又安好營寨，四門穩紮。後又有鎮守宜興清將姓劉，是廣西東鄉人氏，是何職分，我不知。後渠由宜興而至無錫，助張玉良之戰。其軍坐舟由太湖而來，正到無錫之候，張軍與我軍迎戰，兩陣交鋒，連戰一日一夜。我見張軍敗而復勝，我軍約死數千人，亦算清朝之好將。後我領我親軍護將由惠泉山而下，力攻西門。張軍水旱敗，得無錫，當即息兵安民，暫息二日。那時和春自江南大營失利敗軍之後，和張二帥各走一方。張帥計屯丹邑，以保蘇常之穩。和春獨一人而下蘇州，舟往滄墅關。聽見關帥張國梁戰死丹邑，和春在滄墅關自縊而亡。我得無錫之次日，行營而下蘇郡。初到關門，將分浦各門，看關門街房等村，百姓多有來迎。街上舖店房門首，俱貼字樣云：同心殺盡和張兩帥官兵。民殺此官兵者，因將丹陽之下到蘇州，水陸民財概被其兵搶擄，故恨而殺也。自將蘇城各門緊困，城內之兵，因前常錫告急，其兵調盡來堵城內無兵，後有守城之兵，俱是金陵退下之兵。張玉良一人在內，其餘清將自失金陵及丹常無錫等處兵心寒而畏威，外又有民家之迫，李文炳何信義周五等獻城來降。此等是廣東之人。張玉良見兵勢如此，帶本部人馬，由盤門而出。上杭州，自行敗退數百里，到杭，不開城門，甚有怒意。兵出武林門外，愈擾于民。那時省城守將，兩有

愆意。自李文炳何信義等獻蘇城而降，我卽引兵入城，收其部衆五六萬人。自我收得蘇城，未殺一人。清朝文武候補大員無數，滿將多員，俱未傷害，各欲回家，無盤川者，我給其資，派舟送往。得城之後，當卽招民，蘇民蠻惡，不服撫卹。每日每夜搶擄到我城邊，我將欲出兵殺盡，我萬不從，出示招撫，民俱不歸，連亂十餘日。後見勢不兩立，我親身帶數十舟，直入民間，鄰內四處之民，手執器械，將我一人困在於內，隨往文武人人失色，我舍死一命，來撫蘇民，矛楯指我，我並不回手。將理說明，民心順服，各方息手，收其器械。三日，將元利之民先撫，七日，將元和吳縣、長洲、安清平服，以近及遠，縣縣皆從，不戰自撫。是以蘇常之民歸順。那時張玉良兵退杭郡，我順追而得嘉興，自得嘉興之後，卽停兵安瓦，俱未征戰。後張玉良在杭郡將兵養盛，隊伍整好，進兵來攻嘉興，嘉興守將是求天義陳坤書、郎天義、陳炳文、清朝帶大小軍營四十餘個，將西南南門困緊，攻倒嘉郡城池，幸將兵合力，不然嘉郡早失矣。此時嘉興告急到蘇，誰知青浦縣被洋兵領薛撫台之銀米攻青浦，該縣守將周文嘉幸此將有才，不然青浦失矣。周文嘉告急不得已，六月中旬，由省帶領人馬先救青浦。是日，由省開舟，次日到浦，當卽開兵，洋兵迎戰，兩陣交鋒，自辰至午，洋兵大敗，殺死洋兵六七百人，得其洋鎗二千餘條，得其大砲十餘條，得洋刀三百餘口，得其舟支數百餘條，當解青浦之困，順流破得松江，直引兵去攻上海。斯時有上海夷人來引外，又有漢兵內通，故往也。軍到徐家匯，隔上海十八里屯紮，離上海九里處所紮有清朝營寨四個。那時我部將蔡元隆、邵永寬、吳隊，是日天氣光耀，四面無雲，出兵到九里地方，與清將會戰，他見軍到，棄營不守，正當用力進兵，上海城內有儲備接迎我者，忽然天暗，風雷振動，大風大雨，兵馬不能起身，立脚不住，後未進兵。後洋兵及兵恭迎，未見我到，薛撫台是夜知洋兵有通情等事，後卽加銀請得洋兵一二千保守此城，清軍通我未成，這班人馬概被撫台殺之。其事不成，在徐家匯紅毛禮拜堂暫屯數日。後嘉興告急到來，不得已移軍由松江浦邑而回，由關王廟到嘉善平湖。此兩處有清兵把守，一戰而破兩城，順至嘉興，解嘉興之困。是日上城觀陣，觀清軍動靜如何，次日開兵。

連戰五日，分一軍上石門，斷張玉良浙江之來路。蘇杭水地，有軍屯此，萬不能行，四方皆水，無有別路可行，是以張軍見兵困斷其後，其隊大小將兵，俱獻營來降。獨張玉良見陣交鋒，其餘盡降，故張玉良不敢再戰，亦自逃回杭州。解圍已定，我亦班師回省息兵。此時是七八月之間，以近省之民，亦有安好，亦有未安好，此外尚有難民，當即發糧發餉，以救其寒，各門外百姓，無本爲業，亦計給其資，發去十餘萬串，難民每日施粥飯，蘇屬百姓，應納稅糧，並未足收田畝，亦是聽其造納，並未深追，是以蘇省百姓之念我也。自解嘉郡圍之後，回省，正是八月中旬，天王嚴詔，頒到，命我赴上游，領軍到此。那時正無良計，忽有江西德安縣隨州義寧武寧大冶興國蕪水蘄州武昌江夏金牛寶安蒲圻嘉魚通山通城等，有起義四十餘名，具稟差使到蘇，公呈降表投軍，是以將此情由具本復奏云：我招集此等之人數十萬，再行遵詔，此等因主本不從，我強行而止，當即選軍派將而行，將蘇省軍民之務，交與陳坤書接任，軍民安妥，一一交清，隨即由蘇動身到京，將來情啓奏，不欲到北。我主盛怒，責罰難堪，此時亦無法處管，主從與不從，我在蘇，答應江西湖北肯降民之多，應該前往接應，故而逆主之命，信友之情，出師而上江西湖北。在京時，當與合朝文武，在我府會集，聲言衆位王兄王弟，凡有金銀，概行要買米糧，切勿存留銀兩，買糧爲首，今收得蘇常下無再困，上困而來，利害難當，前困是六困，乃和張兩帥，七困定是曾帥，此軍有中堂之善算，將官之任命，南軍能受苦堅，軍名常勝，未見敗過，倘若來困，必然嚴緊，若皖省可保，尙未爲憂，如皖省不固，京城不保，各速買糧，我奏主亦然如是，主責我曰：爾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統一只得退出，自嘆因教蒙得恩林，紹章李春發，堅守東門，雨花臺營寨爲首，各要買糧，我這出京四百餘日，方見我信，合城文武，遵我言，果買米糧。那時洪姓出令，衆欲買糧者，非我洪姓之票，不能要票出京者，亦要銀買方得票行，無錢不能發票也，得票買糧回者，重稅。是以各不買糧入京，今日之國破，實洪姓之自害也。此事不提，當即行軍，由太平蕪湖繁昌而進，上石埭到黟縣，遇鮑軍會戰。頭一日我軍取勝，次日鮑軍取勝，殺我軍數千人，當即改道，不由黟縣出。

繁嶺到徽州，過屯溪，上婺源，到常山，過平。十一年正月初，由常山勦馬，上玉山，廣信河口而行，到建昌屯紮，攻打二十餘日，未下。外有清軍來救，是冲天砲。李金陽帶兵，當與其戰，其兵於我兵並不交鋒。二家和戰，其兵少，我兵多，故和戰也。後將建昌之軍撤退，由撫州灣上宜黃到樟樹新淦一帶屯紮，計欲過江。斯時水漲滿川，對河圍練，自豐城那河邊屯到吉安之上，既不能退，亦不能進，又無舟隻，大江中有清軍炮船，連即新淦屯紮。數日不意河水已自退乾到底，與我兵過河，過到吉安，而上瑞州北州，本不欲紮此處，百姓堅留，故將瑞州所屬各縣屯紮安民。贛甯武甯一帶，湖北各縣，俱已屯兵，一而安民，一面將湖北與國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魚蒲圻一帶，具稟來降之人招齊，大概三十萬之數。後鮑軍由池州扯兵到瑞州府，湖北胡巡撫兵亦來，雖金牛寶安二三十里。那時正逢六月之中，所招之兵，俱未經戰，是以未敢與鮑軍開仗。那時家弟李世賢亦由徽州到景德樂平一帶，與左宗棠對敵，侍王李世賢在景德戰勝，到樂平一敗，失軍萬餘。黃文金胡鼎文李遠繼由東流建德饒州一帶，與中堂部將臨敵，未與李世賢相應。劉官芳古隆賢賴文鴻這枝人馬在後，由洋棧門而來，郝門有中堂在此屯紮，後劉官芳之兵，亦被中堂之兵打破，死二千餘人。黃胡李之軍，亦被中堂之兵將制戰不能為事。家弟李世賢樂平一敗，退由河口而下常山，我自金牛寶安招得新兵，不與鮑胡軍戰。一因兵新，二因接李世賢來報，云樂平之敗，趕我復回。那時曾九帥又困安省，英王陳玉成解救不能，又調黃文金回來救皖省。劉官芳被中堂部下戰敗而回，是以當即將湖北等縣全軍盡行同日收兵趕下，以接護李世賢之軍。一由義甯州而回，一由武甯而回，一由德安而回，俱到瑞州齊集。那時安義奉新新昌一帶百姓作怪，搶我由瑞州上下解運軍餉，後由此經過，而問其罪，殺其爲首二十餘人。此事辦清，全軍遍地而下，瑞州等縣亦是退盡。先有冲天砲李金陽帶有清兵十餘營屯紮陰崗嶺，與我部將譚紹光蔡元隆邵永寬等迎戰，兩軍對陣，李金陽兵敗，其將概已被擒，全軍失散。拿其到部，見李金陽是勇將，有名之人，心內痛惜英雄，故未殺害。當問其來情肯降否，他云被擒之將不殺，願回我。

後見其語未有從心，仍然禮待，並未鎖押，悉聽其由。過了數日，發盤川銀六十餘兩，不受而回江西。後聞被殺，此人不是肯降，實其被擒，殺之可惜。我自湖北回來，到瑞州向臨江而來，過樟樹大隊過齊宗弟李愷，運李愷順二人，由樟樹那邊河邊而下。那時知家弟李世賢尚在樂平，不知退下常山，是以由樟樹那邊河而下，河中用木簾而行，欲到江西會隊。後家弟甲那邊河下忽遇中堂，派令鮑超一軍亦到，在豐城對面紮營二十餘座，中隔一山，我並未悉有中堂派有此軍而來。家弟在高山一望見鮑軍多擋住，難進陸續退軍，全軍退盡，鮑軍後追來，我軍過盡，到有一小河前，此河是我軍搭橋，後被百姓撤開，到此無橋可過，後有追兵，我兵游水而過。將已過齊，鮑軍亦到此時，傷我軍數十名，仍回樟樹。因連吹五日大風，舟不能動，鮑軍不得過來，我已行去三四日，過了撫州，濟方知李世賢下常山，常息兵三日，下河口，即見童容海由廣西而回，得其二十餘萬，順下浙江，當即分隊李世賢攻打金華、湯溪等處。嚴州各城攻破之後，又議分兵，我領新招將士及童容海全軍下浙江，派李世賢打溫台、處州、寧波等處。我派兵去攻破紹興各縣軍到處所，俱是自降。獻城、浦江縣有張玉良提戰數日，張軍即敗。侍王收得浦江，即到寧波。斯時九月，軍由富陽而破餘杭，到鹽濱浦至姑塘屯紮，離城三四里安寨，分軍派將按門攻打。先將浙江外之府縣分軍，據淨嚴州有梯王練業坤把守，龍游有宗王李尚揚把守，衢郡清兵未下。金華有李世賢親軍部將周連得、關溪、湯溪是廣東之兵把守。李世賢領軍由金華取溫州，到處郡者李世賢取之。至攻打寧波，亦李世賢之將，是戴王黃呈忠、王范汝曾前往收得寧波，實是寧波洋兵通誘我軍，離甯城十里屯紮。寧郡洋兵頭目到營求寬屯五日，候其將寧城內洋行什物運出城後，我軍方進。戴王不准，至三日，將其洋行運淨，渠亦願在外屯軍，所食之糧米皆洋人，以及四民供應。第四日移軍入城，洋人帶戴王去取石浦。應鎮海縣皆洋人而助舟隻，取得兩處分軍鎮守，仍回寧郡。此事說之不盡，在後陸續補清。收紹興一帶，是來王陸順德領兵收復蕭山，亦其所收。收紹興非是戰成，實紹興守將獻城自降。此城高而濠闊，四面皆水，來此進兵者，是單邊之

路，此城不是自降，不能收復也。收復紹興，蕭山奔逸獻降，來王陸順德出示安民，浙省自孤，武康德清亦是我朝兵把守。孝豐廣德，四安吉縣縣如是，高淳東壩，我亦有軍屯守。溧陽常州蘇州嘉興石門亦是我兵屯守。湖州雖有趙景賢把守，無兵來救。杭城至海寧州及海鹽縣，雖是清兵把守，我軍一到海寧州，守將張威邦獻城而降。海鹽縣官亦獻城自降。杭省孤立，外府縣概行收得，又未有救兵。四門被我緊困，外救獨有張玉良一軍，由候潮門水道而來。那時我軍已重紮鳳山門，離候潮門二三里之遠。見張玉良兵到，出軍攔紮絕斷。杭城內外不通，城內無糧，民亦無食。軍民之心甚亂，那杭郡巡撫王有齡甚得軍民之心，甚爲堅守。我困城之時，射諭入城，分軍民滿漢分別言語，願言而化，肯降者即可，不肯降者不足爲要。浙江瑞將軍帶領滿衆，在我圍城七日之前，具本懇我天王准赦滿軍回國。文由浙江來往二十餘日，御批未下。我先破大城，破入大城，四日尙未攻其滿城，專候御詔下赦。一面與瑞將軍和議云：願放其全軍回家，渠總未信。我奏准天王御詔降下，准赦滿人，渠亦不信。開鎗打死我兵三千餘人，然後攻其內城，各男女投水死者有之，被獲者有之。後瑞將軍及都統之死，當卽差員在河下尋其尸首，用棺木埋之。其本已信我奏准放回國，不欲加害。我亦射諭入城，城內軍民可悉，我云：爾奉爾主之命，鎮守杭城，我奉我主之命來取，各扶其主，爾我不得自由，言相成之事，免傷男女大小性命，願給舟隻，爾有金銀並行帶去，如無給助資，送到鎮江而止。滿洲之人過我大國爲帝，此是天命，而非由自成。滿待漢人，其情本重，今各扶一君，爾不得已，存我之心而爲此事也。被獲滿洲兵將，當卽傳令諸軍，各獲有滿人落在營中者，不准殺害，私殺害者，賠命。各願投營者，卽在營中，不願者，准其回國。後有滿官大膽者，卽到府與我談及給費回家，爲官膽小者，各自日夜逃去，亦有落在營中者，與營官日久，兩家相好，營官自行給費，放者亦多。此非我之虛言，杭省軍民可悉。滿洲人衆，必有知情。卽在省候捕清官無數，亦給費放回。蘇省前日亦是如此。至圍杭州之時，每日與王有齡兵戰，那時城內無糧，民亦無食，兵將餓倒不能爲戰。王有齡亦是無法，外戰張玉良，况文榜而已。糜戰不能

見效，內攻不果，實實無由，王有齡與其師爺計及，託信與忠王，叫忠王免害杭城軍民，師爺回言：大人此信可爲兩國交兵，何以稱呼？稱得不好，不害甯民，稱得好，皇上罪爾，投他！王有齡聞之，無言可對，捶心而歎。不必寫文，杭城不能保守定他。坐在大堂，等忠王入城，視忠王何等之人，見其人而死。師爺回言曰：此人入來，萬不與爾死，後而無法，我軍四面越城，一踴而進，我親自上城，搶得一騎，單人直衝到王有齡衙內，尋取此人入屋，四尋不見，尋到後花園，見其吊死，當令親兵放下，業已死矣。後擡到大堂，擺與衆視，是否？叫其部下之人來認，不差。後用棺木載之，將其衣帽朝服一應歸還，放其木內，令其部將親自看守。次日調其部下之員到堂當衆明宣，各肯從軍者，即從，不從者皆由自便。其親兵俱是福建人，餘軍兩湖者多，俱而盡赦，各有金銀什物，不准兵攔，仍然帶去。後將王有齡之屍首，在親兵之內，點足五百人，送其棺木，由省勤身，給舟十五條，費銀三千兩，路憑一紙，送其回鄉。各扶其主，各有一忠，令其忠志之故，惜看英才，義士，故用此心，生各扶其主，兩家爲敵，死不與其爲仇，此出我之心願。其中尚有米與朝林、福祥兩人，外有麟趾一人，亦是杭省布政司之職，到省尙未接任，原任乃是林福祥，亦言被獲，我亦不殺，禮而待之，又未鎖押，落在書房，與文官閒敘，夜靜我與米、林談及世情，後並將林福祥家小兒子一並尋回，交還林福祥將米與朝之馬匹，亦尋出交付。後米與朝將馬匹送與我部將汪安均、麟趾，乃是滿人，次夜逃走，並不追趕。然後過了十餘日，林、米二人欲去，不願在營，即備舟隻各一條，由杭州到上海，各給銀三百兩。後兩人不敢要，各領百兩，臨行各具一信與我辭行云：今世不能爲友，補報來世，不忘並云：爾忠王本是出色，遇明君，可惜可惜等語，辭行而去。此時十一年十一月之後，雨雪交加，不能行動，蘇杭河小水淺，下雪冰凍，不能舟行。此時在蘇省住十日有餘，而方啓行。斯時將杭省清將應從不從，安排定疊，即將省內難民，一一安撫，在城餓死者，發薄板棺木萬有餘，費去棺木錢二萬餘，難民無食，即到嘉興載米萬石，載錢二十萬，千來杭，將此米糧發救窮人，各貧戶無本資生，借其本而資其生，不要其利，六個月將本繳還，糧米發救其生，不要其利，兩

個月之內，將杭省一併周妥。此時十一年末矣。十二月回蘇，三十過年。那時收得杭省，而安徽省被曾九帥之兵克復。合城餓死，而失皖城。此是英王之軍在省，被九帥之兵深濠高壘困之。省城內外不通，英王來救不得。後蘇湖邊九帥退讓幾營，此是九帥留其退省生路之意。不意英王陳玉成不退，將石牌近省之民糧運入。九帥見其未退，仍將大兵復紮此湖邊。此又困實省城。英王見勢不得已，內守將葉芸萊、張朝爵心有懼意。英王心驚，解救未果。後將我部將三人調一人入省助守，此將是我名下。我上湖北，留其保固六合、天長。此二縣是我兵把守。故在蘇州派來吳定彩、黃金愛、朱興隆三將保天六之備。後安徽省告急，英王奏調其往。後省城被曾九帥官兵所困。還吳定彩帶部軍千餘人入省，助葉張守省。後英王同劉瑄、林計保集賢關，是英王再欲往動大兵來救。那時章王、林紹、章輔、王楊、輔、清、堵、王、黃、文、金、願、王、吳、汝、孝、具在桐城，有信至集賢關云：奉詔前來助救安徽省。斯時我正與國州得悉英王如此如此，而悉其省不能保也。英王留下劉瑄、林李、四福守集賢關之營，連夜由集賢關動身而到桐城，將我部將黃金愛，令其把尾。誰知被釣鋪、青草、隔黃泥港等處清軍知悉，被多將埋伏。英王全軍過盡，黃金愛押尾伏兵，攔殺死者萬餘人。將黃金愛困下田筒水中。死者皆我部下之人。黃金愛至晚，帶數百人由水中冲出。多將軍兵見其死勢甚猛，各皆讓路，乃到桐城。後英王又親自回京求主發救，那知集賢關被曾中堂發炮，超一軍前來，將集賢關、劉瑄、林李、四福之營困打，連打未下。後鮑軍將營寨紮好，又作長濠，每日出兵攻打。我營中又無火藥、炮子、糧米亦無，日夜防戰，兵困苦。多後被鮑軍攻破劉瑄、林李、四福，大敗俱是陣死。全軍攻破後，英王與輔王、堵王、黃文金等，再求救安徽省。斯時九帥又將皖圍困，屢戰不成，省城堵蕪湖，又被九帥挖塘堤，放砲船攔隔，音信難通。那時英王、陳玉成、輔王、楊、輔、清、堵、王、黃、文、金在外，九帥兵隔於內，城內無糧。後被九帥攻破葉芸萊，逼死於內。張朝爵坐舟逃生。吳定彩入城助守，全軍俱沒，死於太江中。此城盡沒，未漏一人。那時英王在外，見省失守，扯兵由石牌而上，黃宿之兵盡退上野雞河，欲上德安、襄陽一帶招兵，不意將兵不肯前去。那時兵不與

將連夜各扯隊由六安而下廬州，回到廬城，爾言裁語，各又一心。英王見勢如此，主又嚴責，革其職權，心繁意亂，願老於廬城，故未他去。坐守廬城，愚忠於國。後多帥發兵來困，被逼不堪，又無糧草，久守不能，將兵心亂，遂失廬州。逃至壽春，被苗沛霖反心捉獲，送解清營而亡。英王死後，其部將悉歸我掌，我見勢不能，後調陳德才到蘇省，當面訂分令其上去，招足人馬，限二十四個月回來，解救京城。今許久尚未回來，雖曾經有信，來往甚難。故有今日之誤事也。此段說過，再將十一年克浙江之後，十二年回轉蘇州。那時我上江西去招兵，將蘇州浙江嘉興軍，務民務，統交陳坤書執掌。我十二年回到蘇省，民已失散，房屋破折，良民流淚來稟。那時陳坤書自愧對不住，我由杭州回到嘉興，渠在蘇州帶隊逃上常州，將常州自霸，使錢賈作護王。此人是我部將，因其亂蘇州百姓，恐我治其罪，故買此王而拒我也。自得浙省以來，英王之隊歸我之用，黃文金、劉官芳後歸我轄。天王見我兵多將衆，忌我私心內有臣之弄權，封陳坤書爲王，分制我勢。我部下之將見此，各恨於心。那時主見我部轄百餘萬衆，十分忌我。蘇省之民，又被陳坤書擾攘。後我回省，貼出爲民之錢米，用去甚多，各鋪戶不能度日者，俱給本錢，田家未種，速令開種。我在省時，斯民方安，仍然照舊發米二萬餘石，發錢十萬餘千，發此米錢之後，百姓安居樂業，豐足之時，各民願將此本歸還，我並不追問，其自肯還我也。後又將郡縣百姓民糧，各卡關之稅輕收，以酬民苦。後見京中之事，日日變動，屢具本奏，主不從奏，越奏越怒。又逢佞臣弄權，我見屢奏不從，亦有不悅之意。君臣各有私怨之心，越是明奏，天王更是不信，降我之職，暗中密革我權。我手下部將見此，不服，未有戰心，各籌一路。童容海乃我部將，一片真心，後被譏惑，背我而逃。此是天王次兄之亂奏，欲歸其轄，暗放謠言，童容海心變者，因此之由也。我十二年在省，住有四月之久，然後有巡撫李公到上海，接薛巡撫之任，招集洋兵，與我交兵。李巡撫有上海洋關稅重錢多，故招洋兵，與我交戰，其發兵來破我嘉定、青浦、遍我、太倉、崑山等縣。告急前來，此是十二年四五月之間，見勢甚大，逼不得已，調選精銳萬餘人，親領前去。此洋兵攻城其力甚大，嘉定、青浦到省一百餘里。

其攻城只要五六個時辰，定成功也。其砲利害，百發百中，打壞我之城池，洋鎗炮連響，一踴而進，是以我救不及，我兵死者萬餘人，失此二城，該洋兵卽到太倉攻打，外有清軍前來助戰，打城者，洋兵把守城門，凡清朝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帶盡。清朝官兵不言，若多言，不計爾官職大小，亂打不饒。我天王不肯用洋兵，爲此也。我有一千之洋兵，要押制我萬人，何人肯服，故未用也。那時洋兵已至太倉開仗，我亦到來，外有清兵萬餘，衆洋兵三四千人，清兵自松江泗涇嘉定青浦寶山上海連營一百餘里，城俱有洋兵把守。我到太倉，當與其見仗，兩邊立陣迎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兩家受傷千餘卒。次早又立陣於東門，開兵大戰，自辰至巳，力破洋陣，常斬數十，追其下水死者百餘人，破清營數座，得大砲洋鎗不計其數。次早進軍，卽追其尾，困其嘉定，城中之洋兵未得出來，上海來救之洋兵，是廣東調來，由南翔而來，當與迎戰，兩陣並交，連戰三日，俱是和戰。兩家傷二三千人，當卽飛調聽王陳炳文帶萬餘兵到，再與交鋒，洋兵敗，其救嘉定未得，被我再殺大半，又得嘉定城，派官把守，卽下青浦，又將青浦洋兵圍困，外又有松江洋兵用火舟而來，我早架火砲等他，第一砲正中其舟，火舟燒起，其救青浦洋兵自行退去，下水而亡數百，下路地方，動多皆水，實難行，有警急之得，錯步性命難全，是以洋兵驚退下水，卽亡，此之由也。收得青浦，順攻四境之營十餘個，下到松江，以及太倉大小營寨一百三十餘營，概行攻破。松江城外之營，亦已攻獨松江一城，是洋兵所守，次日又有上海來救之洋兵，用舟裝洋藥洋砲十餘條而來，經我兵出隊迎戰，洋兵敗，我勝，將其火藥洋砲洋鎗爲我所搶。那時洋兵並不敢與我見仗，戰則卽敗，將松江困緊，正當成功之時，曾帥之軍已由上而下，破我蕪湖巢縣無爲連東西梁山太平關一帶，和州亦然，有如破竹之勢，直至秣陵逼近京都。那時天王一日三道差官奉詔到松江追我，詔甚嚴，不得已，將松江兵退回轉蘇州，與衆將從長計議，萬難周全。知曾帥之軍由上而下，利在水軍，我半彼逸，水道難爭，其軍常勝，其勢甚雄，不欲與戰。我想將各省府財物米糧火藥砲火俱解回京，待廿四個月之後，再與交戰，其兵必無鬪戰之心，知曾帥大兵

來勢甚猛，故我不打。正當議定，應欲舉行，天王又差官捧詔來催，詔云：三詔追救京師，何不啓隊發行，情意欲何爲？倘身受重任，而知朕法，若不遵詔，國法難容。詔逼如此，不得不行，是以調抽兵馬，起隊前來，蘇杭之事，概交各將任之，連母親以及家眷，概交與主爲信，表我愚忠。自奉嚴詔，不能再辭。之後計議抽調各處將兵，擇日起馬，主逼甚嚴，我亦無心在世，不過見母六十餘歲，育我至大，是以委曲就之。見勢如此，亦知不能久闔，主不修德，盡我人生一世之愚忠。對天，後將蘇杭軍務，概交各將管理，然後連我母親以及家眷，一並回家，交主爲質。因其降詔，命其親使捧詔而來，云我有自闔之意，朝臣勸我，不得不從。八月中旬，由蘇省動身，過溧陽到東壩，齊兵直下溧水，向秣陵關而來，雨花台一由板橋善橋而來，圍攻九帥營寨，困攻四十餘日，連攻未下。九帥節節嚴營，濠深壘壁，木橋疊疊，層層亦是，用兵之利，營規分明，是以連攻數十日，未能成效。且我軍未帶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無糧，未能成事者，此也。自攻未下，我主嚴責革爵，調我當殿明責，即飭我進兵北行，不得冒雪而往。自迆江北之後，大江兩隔，不通，杭蘇之將兵，任其自行調用，部將不得不從，手下各將任王次兄洪仁達亂爲，我在江北，幸得兩浦爲通江北之道，順由和州而行，此是。先年先發部將而去，我是後來，由含山和州巢縣而來，此處百姓被遇爲難，當令屬員汪宏建帶銀買糧，買穀種，分救難民。兵由巢縣進發到石澗埠，遇中堂發來人馬，安紮營壘，餘個當即排陣迎戰，彼不出軍，專守爲穩，以逸待勞，攻數日未下。天連降大雨，我兵困苦，病者甚多。一夜至天明，各館病倒數千，見勢爲難，攻又不下，戰又不成，思爲法處。清軍又不出戰，總以嚴守爲強，後路救兵又至，我軍病者又多，無兵可用。後扯兵由廬江而上舒城，到六安州，於廬江與清軍見陣，兩下交鋒，清軍敗而又勝，追到城邊，斯時嚴閉，次日行兵，趕到六安，正逢青黃不接，那時想去會陳得才之軍，此地無糧，不能速去，不得不由壽春邊近而回。此地正無糧，被苗沛霖之兵久害，民苦萬分，我兵又未得食，餓死者多，飲不充飢，如何爲力？轉到天長等處，正逢九帥破雨花臺，巢縣是洪春元鎮守，被中堂派鮑超軍一路攻破，收到和州，軍民四亂，雨花臺又失。

京內驚慌。那時天王差官捧詔召我回京，當即分軍回轉。此是正逢大江水漲，路道被水冲崩，無處行走。和州又敗，江浦失守，我兵紛亂，此數處軍兵死二萬餘人。後將舟隻渡，將官戰兵馬匹過河，尚有老少，以及不肯上舟馬匹落在江邊。此九洲又被水沒，我兵無棲身之所，有米無柴，煮食餓死甚多。正逢楊帥彭帥水軍前來攻打，下關又被水師攻去。九洲洲餘有未過來之兵，亡者甚多。自此回來，九帥克我雨花臺，營壘紮堅，不能再復。兵又無糧，紮腳不住，自散下蘇州浙江。此舉前後失去戰士十數萬人，因我一人之失銳，而國之危也。蘇杭之誤事，洋兵作怪，領李撫台之銀，攻我城池，洋兵見銀，打仗忘命。李撫台見我未在省城，是以順勞攻之。若我不來天京，不過江北，不能得我城池也。我本不欲來京，過北啓奏主云：京城不能保守，曾帥兵困甚嚴，濠深壘固，內少糧草，外救不來，讓城別走。那時天王大怒，嚴責難當，不得已跪上復行再奏。若不依從，合城性命定不能保。曾帥得雨花臺絕南城之道，門口不能行走，得江東橋絕西門不能出入，得七竈橋在東門外安寨，深作長濠，下關嚴屯重兵，糧道已絕。京中人心不固，俱是朝官文者老者，少者婦女者甚多，費糧費餉者多，若不依臣所奏，滅絕定矣。奏元，天王又嚴責云：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蘇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由爾理。爾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於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會妖者乎？爾怕死，便是會死！政事不與爾相干，我次兄勇王執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誅之。嚴責如此，那時我在殿前求天王將刀殺我，免我日後受刑，爲主臣子，未開半刻，今將國事啓奏，主責如斯，願死在殿前，盡心酬爾。如此啓奏，主萬不從，含淚而出朝門，滿朝衆臣前來善勸。次日天王自知其過，賜下龍袍以安我心。自此之後，住京一月有餘，十四年新正，欲出京去。那時主怕我出京城內人心不穩，朝臣苦留，闔朝弟妹聞我出京，合城男女淚涕呼留，我心自願，故未敢行。我今之禍，因主不從我奏，一味蠻爲，常稱有天所定，不必爾算。遵朕旨，過北接陳得才之軍，征平北岸啓奏。臣聞啓奏不入，實佞臣惑主，忌我之勢，密中暗折我兵，然後失去蘇州各縣也。浙省金華

龍游等處，俱被左撫台全軍制戰，寧波府前是洋人誘引而得，後清將用銀惹動洋兵心，攻我寧城，洋兵砲火利害，百發百中，攻打城牆，我軍不能立足，是以退守餘姚、嵊縣，陸續亦退。洋兵攻破寧郡，得賞銀之後，又頒賞銀來打紹興，攻此兩處，洋兵得銀甚多，不然亦不能攻我城池也。自此之後，金華、龍游、嚴郡、溫台等處，陸續退守，屯富陽。左撫台全軍發下，逼到富陽，與我軍連敵數月，後請洋兵由水路而來，用砲攻崩富陽城池，連戰數十仗，洋兵敗，再添洋兵來戰，左撫台亦出隊交爭，是以富陽之失，紹興之失，蕭山之失，傷兵甚多，兵退到餘杭，屯營落寨。左撫台之兵亦到，兩下交爭，日日連戰，我力據餘杭，以堅杭州之防。那時洋兵攻了富陽，得銀之後，仍回寧郡。左撫台之兵分水旱而下，杭州一紮，餘杭一紮，九龍山到鳳山門，雷峯塔西湖爲止，連至餘杭八十餘里。此地山多水多，紮一營而十營之聲，穩也。自連八十餘里，共百餘里，我軍自西湖至餘杭，止有營十餘座，俱是以水爲堅，固守而已。兩不開仗，浙江城是聽王陳炳文爲帥，餘杭是江海洋爲帥，浙江之穩數月者，則水利之堅。後蘇兵帶洋兵攻打乍浦，平湖、嘉善三處失守，蘇州大倉、崑山、吳江等處，俱被李撫台打破。那時九帥破雨花臺，京城驚亂，主不准我下蘇。杭奏三四回，亦是不從此之後，印子山營又被九帥攻破，主更不准我行。蘇杭各將告急，日日飛文前來，不得已，又啓奏我主，主及朝臣要我助餉銀十萬，方准我行。後不得已，將合家首飾，以及銀兩交十萬，我主限我下蘇。杭四十日回頭，銀不交足，過期不回者，依國法而行。我見下路勢急，亦願遵從。總想得出京門，再行別計。去未久，高橋門又被九帥攻破，那時高橋門之敗，輔王楊輔清逃回東壩，侍王李世賢亦轉回溧陽。那時我在蘇州，與洋兵開仗，連戰數日，勝負未分，兩不能進，後親引軍由閩門到馬塘橋，欲由外制，暫保省城，將兵屯紮馬塘橋，意欲回京奏請，請主他行，不守京都。獨自思議，尙未舉行。蘇州守將慕王譚紹光是我手下愛將，留守蘇州。內有納王郅永寬、康王汪安鈞、寧王周文嘉、天將張大湖、江花班、這班反臣不義，郅永寬等亦是我手下之將，自小從戎，教練長大至今，做到王位，與譚紹光兩人是我左右之手，這班之人，久悉其有投大清之意，雖悉其所爲。

我亦不罪，開時與鄒永寬、汪花班、周文湖之人，此事由爾使，爾我不必相害；現今之勢，我亦不能留爾，若有他心，我乃國中有名之將，有何人敢包我投乎？各回言曰：忠王寬心，我等萬不負義，自幼蒙至今，誰敢有他心？如有他心，不與忠王共苦。數年我於渠長，渠於我下，不敢明言，我觀其行動，知其有他心，故而明言。我見勢如斯，不嚴其法，久知死期近矣。因我粵人無門可投，該將等在我部下，久有戰功，我威名者皆渠等之力，實是心腹之談也。不意該將等與慕王譚紹光二人，少年結怨，後果變心，將慕王殺死，投與李撫台。歟城未及三日，被李撫台殺害，是以至今爲頭子不敢投者，因此之由也。失去蘇省，那時正在馬塘橋，聞失省之後，我卽上常州，到丹陽屯紮，後無錫又失，那時兵亂民慌，尋思無計，暫紮丹陽。那時我家弟李世賢兵屯溧陽，勸我前去別作他謀，不准我回京，我不肯從，渠欲出兵前來逼我前去，不欲我回京，後見勢不得已，見我母親在京，難忘難捨，故而輕騎連夜趕回京。此是十三年十一月矣。到京次日上殿啓奏，因闔城男女之留，不能他去，蘇省獨有丹陽、常州、金壇、溧陽、宜興而已。今年常州亦被李撫台打開，殺死合城軍兵，常州破後，丹陽亦退，浙江嘉興亦前後失守，獨有湖州、四安、廣德未退。浙江丹陽、金壇、宜興、溧陽各軍，遂至無處可逃，我又被困在京內，各將各王無法可施，是以上江西而去。江西領兵之將，家弟李世賢倡首，此等之兵，俱係浙江部下之衆，紮逼而行，計開上江西各將名目：李世賢、劉朝鈞、汪海洋、陳炳文、陸順德、朱興隆、李愷、顧譚、應芝、陳承奇、李容發，領兵前去，已在江西。此事不說，再陳京中壞政敗亡之故。自此之下，國業將亡。天王萬事不由人說，我自在天王殿下與主面辨一切國事之後，天王深爲疑忌，京中政事，俱交其兄洪仁達提理，各處要緊城門要隘之處，概是洪姓發人巡查管掌。我在京並未任闔城之事，主任我專政不能壞我在京實因我母之念。見國中之勢如斯，外城概失，日變多端，主不問國中軍民之事，深居宮內，永不出帥，欲啓奏國中情節，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說地，並不以國爲事，朝中政事並未提託一人，人各理一軍，我久日在外帶兵，部將多有在外，在京者僅有出帥外去各家眷人等，每館有十人，或七八人，見我

在京各面聚至，合作一隊，有千餘人。十三年十一月，我由外入京，亦有隨身之將數員。那時專作守城之事，甚屬要緊，即命我守京城，惟富豪及兵有食，窮家男婦俱向我求，我亦無法。主又不問此事，奏主云：合城無食，男婦死者甚衆，懇求降旨，應何籌謀，以安衆心。我主降詔云：合城俱食甜露，可養生。甜露何能養世間之人乎？甜露即地生各物，任人食之。此物天王叫做露甜也。我等朝臣奏云：此物不能食。天王云：做好朕先食之。所言如此，衆又無法不取其食。天王在宮中，關地自將百草之類，製作一團，送出宮來，要合城依行無違。降詔飭衆遵行，各家備食。天王亦早知有今日糧少之難，京城不固久，悉其心，因自好高不揣前後，入南京之時，號稱皇都，自己不肯失志，靠實於天，不肯信人，萬事俱是有天先。二三年之間，早經出令，各多備甜露，每家要呈繳十擔，收入倉中，亦有違旨送繳者，亦有不徒者。天王久在宮中，俱食此物，我主如此，我真無法。城中窮家男女，數萬餘人，纏我救命度日圖生，我竟無法。先十三年七月八月間，我有銀米以救其生，開造冊者有七萬餘窮苦人家，各發洋錢廿元，米二擔，俱到保糧領取。有力之人，即去保糧領米，無力之家，領錢作些小買賣救急。去年十二月，又不能了，我亦苦窮，無銀無米，蘇杭又去，京城困緊，力不能持，奏主不肯退城，實而無法。我有銀米，那時廣救軍民，自丹陽至三岔河，龍都湖熟西溪等處之民，被陳坤書、洪春元害死之後，我即發銀米，命員撫之。斯時王次兄以及洪姓見我滋愛軍民，恐我有圖害國之心，說我忠而變，不念我等勸念，反說我好，我本鐵膽忠心對主，因何信佞臣，而言我好，是以灰心，而藏京內，又逼氣，而陪其亡。我將兵數十萬在外，任我所爲，而何受此難者乎？我到京，合城歡樂，知我出京，俱各流涕。我在京，不敢逼人，不敢十分強欺城中百姓，又不敢欺逼我兵。我不在京城，渠城逢屋，查過有米銀等物，任其取用，不敢與爭。日日按戶查尋，男女不得安然。去年天王改政，要令內外大小軍營將相，民間亦然，凡出示以及印文，內俱要天、兄、天、王、字、樣，不遵者五馬分屍。軍稱天、軍、民、國、稱、天、國、營、稱、天、營、兵、稱、御、林、兵。那時人人遵稱，獨我與李世賢不服。李世賢現今亦未肯稱者也。天王見李世賢不寫此等字樣，即行革

職。現今李世賢之職，尙未回復。天王號爲天父天兄天王之國，此是天王之計，天上有此事，暗及世人。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話責人，我等爲其臣，不敢與駁，任其稱也。那天朝天軍天民天官天將天兵等，皆算渠一人之兵，免我等稱爲我隊之兵，稱爲我隊我兵者，責曰：爾有奸心，恐人之占其國，此實言也。何人敢稱我兵者，五馬分尸。又改各王之號，此是天王失算。前封東西南北翼各王，自殺東北王之後，永不封王。今封王者，固其爲洪仁玕九年之間來京，格外歡喜，到京未滿半月，封爲軍師，號爲干王，降詔天下，要人悉歸其制。封過後，未見一謀。天王見各舊功臣，久扶其國，心中不忿。天王見勢不同，自翼王他去，保國者陳玉成與我爲首。那時英王名顯，我名未成。日日勤勞，幫爲運算，凡事不離。天王見封其弟兩月之久，一事無謀，已知愧過，難對功臣，故先封陳玉成爲英王。後見我日有戰功，對我不住。那時正在浦口鎮守，李昭壽與我有舊情，見天王封陳玉成爲王，旁觀不忍，行文勸我投清。來文到案，此時正逢天王侍衛七八人來浦口，踏看軍營，誰知李昭壽之文未到，先有謠言傳在京中。天王差侍衛一探軍營，二探我有何動靜。那如李昭壽膽大，特命其親使送文前來，此使舊日在我身邊爲護旗。後李昭壽投入大清，渠卽隨去，令其帶文前來，被把卡捉住，解送到案。其使云：爾不必捉我，我專到李大人處。把卡士卒送到衙門，合營人民視之，在其身上拾得文書一件，拿來觀時，那侍衛同在其場，後侍衛回京，合京人人知我有變。知我同李昭壽舊好，封王不到，謂我定有他變。那時我母亦在浦口家室，防我有變，後將中關舟隻盡封不准。我兵來往。那時有人奏到天王耳中，一二十日未見動靜。天王降詔，封我爲萬古忠義，親自用黃緞子書大字四個，稱萬古忠義四字，並賜綢緞前來，封我爲忠王。封爲忠王者，實李昭壽來文之誘而樂心，封心防我有他心。自此之後，日封日多，然封這有功之人，又恐前有勞之人不服，故而不問何人，盡亂封之。有人保者，有些有銀錢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保之，無功偷閒之人，亦各封王。外帶兵之將，日夜勤勞，觀之怨忿，不肯出力戰守，各不爭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國之棟樑，主見失算，封出許多之王，言以箭發難收，又無法解，後以封王俱爲

列王者，因此之由來也。後列王封多，又無可改，王加頭上三點，以爲半字之封，人心更不服，多有他圖，人心由此兩舉而散多也。天王從前保將封官，擇有才而用，我同陳玉成二人，是主之所愛而改，如我等之名，陳玉成在案，舊名是丕成，天王見其忠勇，改做玉成。我在家書名號爲以文，天王用我，自封忠王之時，改我號爲李秀成。天王從前擇人而用，後來自亂，九帥之兵嚴困，內外不通，無糧養衆，京內窮家男婦，疊在前門求救，國庫無存銀米，國事未經我手，後見許多凄苦，我實無法，不得已，將自己家存之穀米，發救城內窮人，自轄之兵，又不均勻，再不得已，將母親及婦女首飾金銀變給軍資，家內無存金銀者，因此之由也。自發此穀米，亦不濟事，後將此窮苦不能全生情節，啓奏天王，求放窮人之生命，主不依從，仍然嚴責，不理國體，敢放朕之弟妹外游，各遵朕旨，多備甜露，可食飽長生，不由爾奏，無計與辨，然後出朝，主有怒色，我亦不樂。問城內男女餓飢，日日哭求我救，不得已，強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婦，准出城外逃生，我在城內得悉，九帥在外，沒有救難民局，正令我意，去年至今，各門放出，足有十三四萬人之數，不意巡各門要隘，是洪姓用廣東之人，將出城男婦所帶金銀取淨，害此窮人，我聞甚怒，親往視之，果有此事，當殺數人，然後各出城門，而可暫安。自此之後，國出孽障，多有奇奇怪怪，主信閒言，不修政事，城內盜賊蜂起，逢夜城內炮聲不絕，搶劫殺人，全家殺盡，搶去家內錢財，國敗出此不祥。去年十一月之間，九帥攻到南門城牆，此時城內之兵，尙可足食，且各力全，又有城河之隔，九帥之兵，不能踴進者，此之由也。自此之後，京事日變，城外九帥之兵，日日逼緊，城內格外驚慌，守營守城，無人可靠，凡是城外文書，有人拾到，不報天王，私開敵人之文者，抄斬全家。自九帥兵近城邊，天王卽早降嚴詔，闔城不敢違逆，若不遵天王旨命，私開敵人之文，通奸引誘，有人報信者，官封王位，知情不報，與奸同罪。命王次兄拿獲，椿砂剝皮，何人不畏死乎？後鬆王陳得風，通於東門外蕭軍門，慰王朱兆英二人，通來九帥這邊。斯時之事，朱兆英陳得風並未與我明言，後其事洩漏，被主長兄洪仁發鎖拿，鬆王陳得風，鬆王與我相好，渠有母七十餘歲，前來求我，當卽出計保之，代用去銀一千八

百餘兩。後陳得風投清，朝這邊，然後尙事作不成，其命尙不能保，此有心獻門投降者之由來也。此事未久，我有妻舅宋永祺來，九帥營下，同九帥部下師爺談及，勸我來降等語。渠有兄弟，我不知其姓名，現在中堂轄下，帶水晶頂子，可以保我。宋永祺所云此人，我未見過，故未敢定言。此人聞在泰州，未知真假。至宋永祺由九帥之營回轉京內，來往十日有餘，與郭老四同事。郭老四南京人，宋永祺與我談及，云有此事，未見九帥之文。渠云不過與九帥師爺談及，未見實情等語。此人好飲酒，是夜與我談及，次日與朋友飲酒太多，與人多語，即與陳得風談及，云與忠王所言如此。如此陳得風半信疑半，此即行文前來問我有此事否。此日在我府會議糧務，補王莫仕、章王林紹璫、順王李春發、王長兄長子和元、于王長子洪葵元在我府會議，正逢鬆王陳得風遞到此文本城文到，何人防有私乎？莫仕葵元將此文扯開一看，見此情由，各人並踴來視內言問忠王，真有此言否？此時莫仕葵元在此問我曰：爾請宋永祺到場，我問來情，我爲天王刑部，今有此事，定要訊問，不然我便先行啓奏。爾做忠王，恐有不便等情，後不得已，宋永祺又不能逃，莫仕葵元發動人馬，在我府等候。此夜宋永祺正到我府與我家弟敍及此事，莫仕葵元將其拿獲，後又將郭老四並獲。此時惹出大事，合城驚亂，我平日幸得軍民之心，不然則我全家久矣。朝臣共有忌意，不欲救我之罪，後將宋永祺押入囚內，欲正其法，我與其親戚之情，不能舍絕，將銀用與莫仕葵元，而後寬刑，不治其罪，奏旨輕輕辦此事，連及我身，幸合朝人人與我情厚，不然合家性命早亡。自此之後，時時有人防備，恐我有變心。此時大約四日將尾，我在東門城上，見九帥之兵，處處地道近城，天王焦急，日日煩燥，即於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天王既死，九帥兵逼甚嚴，天王長子洪福登基，以安合朝人心。九帥沿城開壘，自東門至北門，一路開壘甚多，不能處處防也。神策門連被放倒兩回，實難防備，主又幼小，提政無決斷之才。九帥之兵，每日逼近城邊，合城文武，無計可施。至六月十五早，見勢甚急，知曾帥之破我城，即抽點先鋒，連夜出城，攻九帥寨，攻打未成，知城不能保，我軍日夜因未得歇息，天明各已去館子了。被曾帥在紫金山高處望見城內。

之人紛紛歸隊；是日午後，曾帥用火藥攻倒金陵，由紫金山龍嶺而破，我軍不能爲敵；此時九帥大兵，卽四面爬城而入中關，以外各處軍營，見京已失，降亦有之，逃亦有之，死亦有之，此時死傷不計其數。破城之時，個個向我流涕，我由太平門敗轉，直到朝門，幼主及天王兩個小子並到問計，我亦無法，獨帶幼主一人，幼主無好馬，將我戰馬交與其坐，我另騎不力之馬，直到我家，辭我母親胞弟與姪，合室流涕，辭別帶主而上清涼山躲避。斯時尚有數千餘人，文武將官，幼主護住，而往，數滿蒙塵，損國失邦，我受過其恩，不得不忠。天王這點骨血，是盡我愚忠。是日將夜，尋思無計，欲行出北門，奈九帥之軍重屯，隨行文武將兵，自亂如麻，令衆流涕，無法可處，又衝水西門小南門，均有九帥兵把守於外，不得已，三更之後，捨死領頭衝鋒，帶幼主衝由九帥攻倒城牆缺口而出，君臣數百人，捨命衝出關來，衝出城之後，所過營寨，疊疊層層，濠深壘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帥營中營營發砲，處處喊聲不絕，我與幼主兩分離，九帥之兵馬步追趕，此時雖出生死，未知十六歲幼童自幼至長，並未騎過馬，又未受過驚慌，九帥四方兵追，定然被殺矣。若九帥馬步在路中殺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個小童，何人知也？自出城與幼主分別，我馬不能行走，此騎在城交戰一日，又不是戰馬，力又不足，又未得食，人馬未得飽食，走到天明，人人俱散，馬不能行，那時無法，是以逃上荒山暫避。人未得食，肚中有飢，萬不能行，我戰馬幼主騎去，現今生死未知，我若仍騎戰馬，我亦他逃矣。逃在荒山頂破廟內，荒山脚之民，悉京城失破，必有人避在此山，貧民各欲發財，我命該絕，身上帶有寶物，用縐紗帶捆帶在身，不知此日心迷到破廟停息，遂將珍珠寶物吊在樹下，我欲寬身乘涼，不意民家尋到我，二三人驚亂而逃，忘記取拾此物，百姓追我，問身有錢，交過與我，我不要性命，我那時忙逃，亦不能行，但百姓追近見我，知我是忠王，各齊跪下，俱各流涕，追我下山脚，隨步而行，仍回荒山頂上，我見百姓如此，有救我之心，自願回破廟處，將此珍珠寶物，以酬其情，不意此民追我上前而去，在後又有民衆來此廟中，將我之寶物拾去，我同此民回來，不見此物，衆百姓勸我雜髮，我亦不願。渠云：不肯剃頭，不能送爾，百姓又見苦

求我對百姓言曰：我爲大臣，國破主亡，若不能出，被獲解送大清帥營，我亦不能復活；若果有命能逃出去，亦難對我軍，不肯難也。後幫百姓藏我在家，那幫百姓得我寶物，民皆見利而爭，帶我這幫百姓去問那幫百姓，兩欲分用，那幫百姓云：此物天朝大頭目方有，爾問我分此物，爾必獲此頭目。兩家並爭，因此我藏不成，遂被曾帥追兵拿獲解送前來，令禁囚籠。蒙九帥恩給飯食，中堂駕由皖來當承訊問我心悔已遲，是以將國中一切供呈我爲洪氏之將外，衆將兵俱是我轄，我願將部下兩岸陸續收全投降，而酬高厚，以對大清皇上，以贖舊日之罪。在我主在邦，我爲此事，是不忠；今主死國亡，我兵數十萬衆在外，我不能衛天國，又聽我兵害民，皆我之罪也。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將，再有反復變心，仍正國法；如辦不成，亦正國法。若中堂不信我有此本事，仍鎖在禁，容我寫信付你，我在皖省，居中好辦兩岸之事，請示中堂，意下如何？

【附註】以上錄自中國秘史

我爲清朝計，要速平定此難，力戰不如招降，招降不如暫寬爵賞！在彼原有反覆之罪，在我却有寬厚之名，又河樂而不爲，須知此寬厚之名，既出自能引人入勝，四方皆來，則清兵可不勞而定天下，豈非善計？我意今欲招降，大約有數種要策，不可不用。第一事是寬其既往，我等從天王起兵，原是因四海困窮，不能得安身樂業之所，所以思想一誤，得了主子，便想跟他，取了個富貴的地位，並未有對於清朝起深讎宿怨之念，卽如他們要殺盡滿人等語，此乃欺人駭俗之言，並非事實。如今主子不聽忠言，自取滅亡，我等亦無法可挽回，只得仍向清朝安身立命，兩家都是赤子，何苦多殺貧民？事既不成，人心都有歸向，何必天朝之人，定不可容於清朝？況業已投降之後，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矣，何必定疑爲不可靠，而一網打盡之，以爲快乎？倘若不肯稍寬，恐此後戰爭，尙未速了。第二是警其將來，投降之中，豈無歹人？今日天朝，明日清朝，又明日見清朝兵敗，再想天朝，此等翻雲覆雨，絕無廉恥，若察得其證據，自當用法嚴懲，但必有實跡，而後可以懲罰，不得每人疑其如此，此是用人之正道。人自

樂從，不可全用權詐也。第三是但與職業，不必重賞。凡軍營中當招降喫緊之時，不惜官爵重賞，濫施濫與，人不知感，及其防患過度，又復濫殺，此最害事。要知人當窮極求降，本有棄邪歸正之念，但貸一死，已屬邀恩，何必加賞。然在寬大之朝，以正道待人民，終不忍使之失業，所以但就其才能，與以職業，人人自必樂從，而天下太平矣。第四是曉以大業，勿加輕棄，同爲人類，同受天地之氣，同有善良之心，豈有生成梟獍，不講情理之事。況同爲中國之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原是如此，如手足，當初起義用兵，不過爲了朝廷一二人意見不同，又因饑寒乏食，致成禍患，漸引漸遠，意見愈不合，拍禍患愈加酷烈。十年以來，生靈塗炭，殺機橫溢，耗傷天地之元氣，斲殘民人之道德，甚爲可惜。如今一勝一敗，勞力已不相敵，意見亦漸歸消融，當此之時，如有仁厚之主，正當哀傷民人前此之自誤，勸之及早悔過，且令人編撰淺說，俚言，把這道理講解明白，令妄思反側之人，消去其殺人反抗之念，并使他尋覓自己本分之職業，教之可以安身，可以立命，如此則彼自然不再擾亂天下，總之人民同處一國，但得賢明之君主，良好之官吏，不妨害其產業，不奪去其生計，則彼亦一君也，此亦一君也，人亦何苦而叛亂乎。人苦於不自知，各拘於一面之談耳。彼歷代之起兵立國者，當初豈不盡是若此。必曰：彼爲梟獍，是奸犯上作亂者，此豈平情準理之言哉。彼必有不得已之苦衷，而後出於亂。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此三人謂之犯上作亂者，亦無不可。今乃稱之爲弔民救世，成敗之見爲之要之，真知治世道理者，不如是。果是漢祖、唐宗而敗，亦當勸彼爲良民，不是漢祖、唐宗而敗，亦當收之爲赤子，農工盜賊一體同仁，但戒其以後不再犯法耳。倘執定尊己輕人之念，意謂我是清朝官員，讀書士子，是最上等人，他是盜賊叛逆犯法小民，是最下等人，便不是了。要知當其未敗之先，各爲其主，大事果成，也是上等官員，無分彼此。如今不過敗了，便叫他是盜賊叛逆，摧折之，剝殺之，安得謂之公道乎。況此等招降之人，有良有莠，也同清朝軍民人等一律的，良者當賞，莠者當罰，人人自然心服，叛亂是永遠不生。果是賞罰公平的朝廷，斷沒有輕棄人民的道理。曾公九帥都是極明白的，可是這種道理第五是不可

縱兵殘殺劫掠清朝既是官兵堂堂仁義之師，自不當輕棄兵法，放縱兵丁劫掠。就是這城池已經服了太平天國多年，然人民也是不得已，並不是有心抵抗清朝。況且他們也有日夜望清來救命的，豈知來了官兵，反是一陣狼吞虎咽，比前此難過得許多。這便心中怨恨了，可是極不應如是的。至於太平朝的官員兵役等，也不能謂其甘心從逆任意蹂躪，只因他們也是一個人，也有人心，所謂各爲其主，從前已講過，如今既然窮極來投我，我便以中國人民待之，方才是清朝寬大的公理。若不如此一味恃蠻報復，可憐累及無辜，何以要此仁義之師便與盜賊叛逆無從分別了。並不是我敢罵及清朝，實是一種直道之言。我從前在蘇杭收取城池，並沒有放縱兵丁搶劫，也是這個緣故。要知我們帶兵的官員，既是各爲其主，總得替主留些好名譽，也替自己留些好名譽，何苦傷殘這些百姓，驕得那兵丁如盜賊一般。清朝官員中儘多明白的人，中堂九帥都是讀書極通達的，我這說話可是公理。況且我們城池換主的時候，內中土匪地痞殺人放火搶家仗，百姓已經苦極了，如今好容易望得官兵來，倘若仍是一番搶劫，百姓的骨髓都完了，何以成爲國家。所以如此要人心服，並無別法，只消紀律森嚴，兵丁不再搶劫，我可斷得其效如神。第六是先收降人的軍器，既云招他投降，意思就是要他不再叛亂。總而言之，乃是要絕他作亂的根據罷了。他們作亂的根據都靠着軍器，刀鎗弓箭火鎗火銃，倘若叫他都行繳出，就許貸其一死，他自然誠心悔罪，不敢私藏軍火。他曉得清朝之官員熱心待人，也斷無故意藏匿軍器，自取殺身大禍之理。第七是責他們互相勸導，陸續收降。我在天朝將兵多年，那些守城池的，都是我手下之人，他們又各有兄弟之誼，但須中堂等待之有恩，御之有法，他們自然心服。如是他們互相傳播，必無有敢久抗者。中堂等不勞師糜餉，而可以蕩凱，又何樂而不爲。我願從中勸導，使他們如此，只因主死國亡，不必多事殺伐也。第八是安插婦女小孩，不可令兵丁戲辱人人，都有愛其骨肉之念，質其妻子，則彼自有繫戀之心，況又保護其眷屬，豈有不感恩者乎。故收復城池，打破營壘之際，倘若捉獲婦女小孩，須要保存，以待他日領取，不可聽兵丁任意污辱。

或殘殺之，或賞賜與兵丁爲家室。從前天朝也曾立此等制度，原是一片好意；但是辦理不善，遂致有頭無尾。中堂等倘能遴選賢可貴之人，管理此事，仁聲一播，彼等反抗之人自然感戴德誠心屈服。此事並不難爲，只消立法嚴整，防兵丁擾亂而已。第九是投降的兵丁等，給資送他回籍，他們都是爲着飢寒，希圖取得富貴，如今曉得江山打不成了，便有無家可歸之痛，不然橫着念頭，散了出去，猶作打劫的生涯，如是則天朝雖已打破，百姓尚無安樂度歲之望，將來各處緝捕盜賊，此輩也成勍敵了。我意不如及今一勞永逸，凡是繳過軍器的人，量他可用的，轉入防兵兵籍，若是沒用，便給發川資遣入沿途照料，送他回籍安插。此等差使，却也要誠實可靠之人，免得半途走漏貽誤，仍是留着禍根，此爲最要之一着。至於第十條之事，論理我不敢說，雖然我今日仍是天朝之大臣，本來自辦一死，中堂等信我爲人，宥我之死，許我自新，我也不甚固執。若其不信，我也不怨，所以我心中反無憂無懼，不妨直說爲聖爲狂，聽憑中堂等評論可耳。爲何我要說此等話？只因這天朝與清朝對敵的一場大事，當初起時，在清朝主子，原有些不是，試問他爲何用人顛倒？爲何使百姓饑寒無告？爲何偏心愛他的同族，滿人猶如我主晚年，專愛同族一樣？所以天國不久敗亡，這不是清主也有些不是乎？如今上天保佑，天國敗亡，清國江山仍是鐵桶，豈不是萬幸的事？我聞古人當此滿足之時，非但不敢驕傲，正要反躬思過，才是道理。如今正可請清主下詔罪己，說得格外哀痛，如此不但天朝之人都感動反正，就是清朝百姓也愈加欽敬主子的仁心。中堂們深知古典，可不是禹湯罪己，是與王的氣象？

天王因四王一心一德，本意要建國興邦，創成大業，不料既定天京，以後便把大權盡託東王一人。東王的才能甚大，前此已經證明。但是權力太重，就生了野心，未免僭越位分，惹起衆人之不平。卒致身遭慘禍，此爭彼殺，人人如麻，我主並不能立施斷決，靠着一個忠正之人，平定此罪。石翼王實是有才之人，我主竟看他不出，反而四顧無人一事不辦，後來就用了婦人之見，專信同族親戚安福二王，實無才能，我主以爲自己家裏人，總可信得。

過的，因此妨礙翼王的辦事；我主也不過問。那安福二王，恰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未及一月，已經鬧了許多笑柄，翼王反被押制出京，長征不反。自此以後，于王、卹王、小西王相繼出世，小西王尤見信任，實皆無才無德之人。自從彼等執權，未嘗有一善政，但知貪賄妬忌，天朝大事，從此去矣。此爲天王的第一誤。天王自失，東王、北王之後，不知謀慮，不問政事，一味只知靠天，上帝教原是起兵時的第壹着；但是既立江山之後，總有許多軍民制度，一切愛民的政治，天王迷信過深，竟謂天父天兄，自能佑助，不必將政事辦好，可笑安福王等，不思開導，反多附和。從此天王實認天是真權真力，其他一事不管，後來人心也亂了，糧食也盡了，還只是講天話，全靠天心，不挽回大局，直至殉國，只守此心，信道可謂極篤，然國破家亡者，皆此之由也。此是天王的第二誤。此第二誤，實是第一誤之根，惟其信天，所以不能任人，故第二誤亦可謂之第一誤。既有此兩誤，於是諸誤相環而起，言之實可痛心。當時安福王既大壞朝事，又以爲不足，更用一小人蒙得恩，天王甚寵愛之，日夜講說天道，於實事絲毫無補。人心本來要怨各散，後來因聞精營中凡捉着廣西人，謂之老賊，皆殺無赦，故不敢投降，所以我所以招降十要中，深爲清朝太息者也。此爲天王的第三誤。後來我力守浦口時，天王不知聽信何人之言，忽然疑我有投降清朝之意，天京中的命令，把我母妻子女押到對江，不準我人馬回京，前已述過。我此時有冤難伸，也不知何人忌我，後來始知是于王等作用，天王竟不審辨，此時清朝的軍，正圍金陵，內外信息不通，漸致大局危急。此是天王的第四誤。當蘇杭既收之後，我第二次入京，察看京中情形，第一怕缺少米糧，故建衆王兄弟有銀必須買糧之議，天王大怒不從，責我怕死，又說天生原命主，不用天而太平統一等語，我只得退去。後來聽說，又是于王等之意，要人納帖，任意擡高價目，非洪氏帖不得，販米入京，就此轉瞬之間，京中無米，天京便因此不能保全，皆由用人失常，自取滅亡。此是天王的第五誤。我本要把江蘇人心買服，鞏固天朝之江山，又因上海通商，有外國人來往，也竭力聯絡，功效已著，不料部將陳坤書在蘇州殺害良民，我要治他之罪，他便霸佔常州，使錢納賄，得安福王等

之內助，竟封爲護王，藉彼抗王，蓋恐我兵多權大也。從此陳坤書勢力浩大，竟擾亂江蘇全省地方，致失東南民心，大局搖動。我之部下見朝政不明，心不能平，不肯出力死戰。後此凡納賄者，皆得免罪，不納賄者，反被讒毀而死。此是天王之第六誤。我在松江與洋兵大戰，正當得手，天王忽下詔調我速救天京，試想他們五王十八將，名爲保護天京，所爲何事？一有變動，心驚胆戰，便要調回，如此疲於奔命，豈能得力？況且我要增我買糧，一味不許，如今江蘇吃緊，我兵退步，洋兵便是進步，將此情形奏上，又是一味不許，竟有國法難容等詔語。我從此便將蘇杭交與部將，後事變幻，不堪回首。我主又使安福王等代理，蘇杭事不惜棄之。此是天王之第七誤。我到京內，見天京諸事顛倒，萬不能守，且此時蘇杭得手，何妨力挽東南，虛讓江左，意欲勸天王出京避難，且因京中糧食已盡，來源斷絕，不如就食他方，尙可再圖恢復。天王又大怒責我，說出許多天話，定不許我問此大計。願聽小西王等坐視滅亡，前已陳述。當時我雖留京度歲，日日如坐針氈。此是天王之第八誤。當蘇杭告急時，我若早臨，必不致前功盡棄。乃天王聽信小西王輩之言，疑我自占去路，必要索我賄銀十萬，方准一行。後我苦不得銀，宛轉多日，方能湊足。主又限我下蘇杭止多四十日，豈知此時已不及去，亦徒然，不過我心終未畢耳。此等機會，若非內有奸臣，暗中掣我之肘，決不致於坐失。此是天王之第九誤。自我見蘇杭之連失，又不得不速即回京，便再陳無兵無糧，不能坐守之說。天王仍是靠天說話，後來索性連日伏處深宮，不能見面了。城內一切巡查管理之權，皆在洪氏及幼西王之手。天王無食，乃至團百草爲甜露食之，我雖欲救盡飢民，終有力乏之一日。前已經說明，我有好心，反爲安福王等指爲有心買服人民，於洪氏不利，我便灰心，住京中不再出力求去。天王尙是一味信天，如印信交字，必稱天父、天兄等事，又因城中乏食，不許男婦出城，尙聽奸人亂殺良民，因此漸逼漸緊，終至殉國。天京遂破，此是天王之第十誤。

【附註】

以上錄自太平天國轍聞

▲遼王賴文光供狀

蓋聞英雄易稱，忠良難爲，亘古一理，豈今不然？憶余生長粵西，得伴我天王聖駕，於道光庚戌年秋倡義金田，定鼎金陵，今已十有八載矣。但其中軍國成敗，事機得失，形勢轉移，予之學淺才疎，萬難盡述，惟有略書數語，以表余之衷腸耳。憶序於太平天國壬子二年，始沐國恩，職司文務，任居朝班，於丙辰六年秋值國家多故之際，正君臣嘗胆之時，是以棄文而就武，奉命出師江右招軍，以期後用，荷蒙主恩，廣大賞罰，由余所出，遇事先行，後奏，其任不爲不重矣。丁巳七年秋，詔命回朝，以固畿輔，戊午八年春，我主聖明用臣不疑，且知余志向，故命往攻江北，協同成天、陳玉成佐理戰守事宜，永固京都門戶，受命之下，兢兢自矢，誠恐有負，委命之重，安敢妄怨，有司之不從，且忠言逆耳，良藥苦口，誠哉是言也！辛酉十一年秋，安徽省失守，斯時余有諫議云：『當茲安徽省既失，務宜北連張苗，以固京左，次出奇兵，進取荆襄之地，不出半年，兵多將廣，可圖恢復皖省，俾得京門鞏固，此爲上策。』奈英王等畏會國藩如神明，視楚軍如熊虎，是以不從余議，遂率師渡廬，請命自守，復加封余爲遼王，命與扶王啓王等遠征，廣招兵馬，早復皖省。嗟乎！此乃英王自取禍亡之由，累國之根也。又有忠王李秀成者，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國和約之大義，敗國亡家，皆由此舉。至辛酉歲底，子偕扶王啓王勉強由廬渡淮，其時余知有渡淮之日，而無轉淮之期，是以過五關，越秦嶺，抵中原，出潼關，於壬戌十二年冬，由鄖陽而進兵漢中，一路滔滔，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於甲子十四年春，由漢中而還師東征，圖解京師重困，未果，以致京都失守，人心散離，其時江北兵士無可依歸者，共有數萬，皆是蒙毫之衆，其頭目任化邦、牛宏升、張宗禹、李蘊泰等，誓同生死，萬苦不辭，請予領帶，以期報效，此乃僧帥好戮無仁之所致也。可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此思之，誠哉真千古不易之良言也。予視此情狀，君辱國亡家破之後，不得已勉強從事，竭盡人臣之忱，以聽天命，不料獨立此間。

數載，戰無不捷，披霜踏雪，以期復國於指日，恐獨立難持，孤立難久，是以於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張宗禹幼沃王張禹爵懷王邱遠才前進甘陝往連回衆，以爲犄角之勢。天不佑我，至於今日，夫復何言？古之君子，國敗家亡，君辱臣死，大義昭然！今予軍心自亂，實天敗於予，又何惜哉？惟一死以報國家，以全臣節，惟祈鑒核，早爲裁奪，是荷！

【附註】 此文錄自梵天廬叢錄

▲聽王陳炳文投誠稟

具稟罪名僞聽王陳炳文僞甯王張學明獎王陶金會等，謹稟欽命浙江提督軍門鮑統帥青天大人麾下。業已二次具稟投誠，迄今未見人回，心實惶恐，故又遣罪弟陳報林親身赴營面稟。罪名前被廣西賊匪猖亂所撈，以至於今，流離多載，並非甘心從賊，屢次具稟投誠，均被康賊阻滯，罪名陳炳文僅有六萬餘人，罪名張學明僅有二萬餘人，罪名陶金會僅有萬餘人，兵計九萬餘人，因僞康王汪海洋僞平東王翟天鳳二共十數萬，受其欺伏，故屢次投誠稟帖，被其阻滯，彼衆我寡，又未敢傷，和帥駕未來之先，康賊商量罪名圍攻撫建，渠等擾犯省城，因罪名未允，又結仇恨，今因大帥雄師，將康賊所築賊壘數十座，均已踏毀，又擒獲僞平東王翟天鳳，各路賊首均已胆寒，罪名等聞之，不勝歡忻，因無阻滯，迅速又稟投降，迄今未奉告示，又未見人回，誠恐被帥駕兵士所殺，心甚惶恐，近因統帥十一日由長崗舖至楓山舖，正值罪名養病於城外六十里之白桿村，部下帶隊頭目沈卓強熊仁樾施光德莫自成等，駐紮金谿，不知罪名意在投誠，妄發隊伍，冒昧迎敵，據張學明陶金會飛速來信，稱統帥已至，貴部下業已接仗，學明金會未敢接仗，棄壘而回，統下兵士遭踏一半，比及聞知，三魂駭吊，當派罪弟報林帶僕射等，迅傳各頭目，囑以統帥至此，不可開仗，只可求恩免剿，業已具稟投誠，正傳知間，帶隊頭目敢回白

樺村云：統帥大軍，早已進城，除被殺外，發風逃走有萬餘人，退回者共清數目，尚有六萬餘人，現今收隊，駐紮白樺部下，冒犯帥駕，天理該誅，罪名等論國法，罪該萬剛，論罪名之心，既非甘心從賊，屢次投誠，罪有應免，懇求統帥念投誠心意之切，赦罪名，既往不愆，不惟罪名等感恩戴德，即數萬生靈感荷不殺之恩，永垂不朽。如此功德，積在公子爵下，萬代公侯，罪名現有衆六萬人，洋砲隊七千餘桿，甘願效納，隨侍鞭撻，進剿殘逆，倘蒙收錄，僞侍王季世賢及各逆首，均欲投入帳下，以效犬馬，此係罪名等實心實意，並無詭詐情弊，特着罪弟陳報林親身具稟，恭候批示。上稟同治三年七月十二日。

【附註】

此文錄自文獻叢編

(十) 制 藝

▲蕭智懷

故仲尼不有天下

假使天命有歸，則三恪可封，杞宋與成周并列，諸侯錫命，晉楚與邾莒同行，所難爲者，魯君與季孟，不免北面之慚耳。抑使人心有屬，則安內攘外，回由信將相之才，繼體守文，鯁伋亦成康之比，所遺滅者，毫社與殷頑，無及裸將之恥耳！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張申伯

平定江南文

昔東晉司馬之興也，南宋康王之渡也，長江數千里，皆恃為恢復漢族之基，豈非以江南之人之獨具忠義哉？蓋其後由江南而成平寇之功勳，必其先由江南而定皇都之鞏固，石頭無恙耶？鐵甕尚存耶？試一觀江上之風雲，覺東洛冠裳，西京鐘鼓，殆不啻天與之而人歸之已！

其起比云

銅駝荆棘，吾民之苦深矣！自唐虞三代迄今四千餘年，中原文物之邦，竟一息奄奄，如病夫之不起，堯舜禹湯文武神靈之痛哭，何如問何時殺盡妖魔，上答天恩之深厚，泥馬風波，吾君之厄至矣！自唐桂二藩避地一萬餘里，故國衣冠之裔，竟長茲寂寂，讓異種以稱雄，燕趙韓魏齊秦禾黍之淒涼矣！願從此掃除腥穢，重開一統之河山！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失名

皇上帝為獨一真神

皇矣，上帝神真無二也！夫猶是神也，得其真者，非獨一皇上帝而何？且自三代而下，神靈每操禍福之權，然僞妄者恆多，真正者恆少；自聖人出，去其僞而存其真，猶恐人不識，至真者之果何屬也？故特指一真實無妄之神，以明其真，二而少雙焉。吾不禁穆然於皇上帝矣！今夫當建業之初，惟念予懷于順，則值開祚之始，常凜帝謂于無聲，此石言怪誕，聖人所以斥其非，有赫明昭王者，所以隆其號，何也？諸神皆非真神也，真神獨一皇上帝也，人心之不古也，妖麗多惑，其良貴而不知真神之照臨孔昭，當聖主興，必有以杜其弊矣！夫名山大川，非無形貌以示

衆而究不若皇上帝之獨有，如嚴者知羣黎之顛頽，憫顧者此也。慮億兆之倒懸，解倒懸者此也。惟皇上帝其真孰有勝於斯哉？世運之方興也，隱怪不迷於寸衷，而咸知真神之鑒觀弗爽；有王者起，先有以格其心矣。夫風雲雷雨，豈無位號以彰尊，而要獨由皇上帝之令出，維行者見庶民困於旱潦，救旱潦者此也。念下民厄於水火，拯水火者此也。非皇上帝其真孰能過乎？是哉！皇天震怒，特命天兄而清夫塵寰，得以復漢族數千年之餘業，以鼎新夫宇宙，自非上帝居歆真神，默佑於其間，何以攘淫莽之敝俗，而煥其文章？此其神之無有匹也。獨一皇上帝誠克當此而無忝矣！上天眷顧，不惜太子而降之凡間，將以起天朝數百代之景命，以大展其功德，自非上帝時享真神保佑於其際，何以體曁曠之隱念，而廣其勳庸？此其神之未有並美也。獨一皇上帝洵能任此而不愧矣！此皇上帝之所以爲真神者乎？

【附註】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十一) 雜文

▲東王楊秀清將憑

真天命太平天國勳獻師聖神風禾乃師願楊爲願給將憑，以昭命令事。照得令嚴方可以肅兵威，命重始足以整綱紀。茲蒙天父天兄，大開天恩，本軍師在朝，奏蒙天王旨准，特命地官副丞相黃再興，前赴湖北地方，掃滅妖魔，撫安良善，恐軍中兵卒，以及該統下人等，有不遵條命，任意犯科者，許爾佐將審實口供，將該犯先行斬首，遊營示衆，再將所犯情由，粘供具稟回朝，候本軍師詳核定擬，轉告簿書衙將該犯官册除名，以昭慎重。該佐將亦不得任意好殺，荼害善良，致干反究。爲此特給將憑存執，遵行切切，須至憑者。右給地官副丞相黃再興，出師湖北地

方准此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東王楊秀清官照

真天命太平天國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願
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

楊為頒給官執照事：照得天國之官，佐理上帝天下之事，必以頒給照憑

印信，以昭慎重！天威照職授官，照份理治天事，尤以執照為據。茲蒙天父天兄大開天恩，暨我主鴻恩，本軍師將

某某互給公同保舉某人一名，保奏天王，旨准封升某人為某官，自應執照赴任，毋得有遲，為此頒發執照一張，

仰該官收執，以憑赴任領印，辦理某任事務。須依公忠正理辦，不得有矇昧濫冒，致干法究，宜立志頂天報國。速

遞此照！太平天國年月日給。右給某官收執。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東王楊秀清貢單

真天命太平天國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願
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

楊為輸誠進貢，給付執照事：據你民回心順天，痛改前非；欽崇天父上主

皇上帝，並傾心歸附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真主自行虔具禮物，進貢天朝，業經聖庫果收，註籍在案。繼自今爾

該村人等，務宜朝夕虔敬，崇天父上主皇上帝，恪遵天條，總期修好鍊正，為要。俟四海昇平，查明冊籍，將該投

誠鄉士，量材器使，合給執照，以為異日合符之憑。各宜凜遵，毋貽自誤。須至照者，太平天國年月日照。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翼王石達開職憑

真天命太平天國聖神電通軍主將翼王石爲頒給職憑事：照得勳績大彰，傑士之名垂不朽，榮光普被，天朝之恩播無窮，緣予秉鉞征誅，凡汝抱才文武，立志頂天，雄心爲國，有能者在所按材授職，有功者在所論績酬庸，茲爾楊福廣一名，合行封賞，丞相職銜，以示天恩，主恩之厚，用昭德懋功懋之榮，爰給職憑，畀付收執，尙期益奮心志，不展才猷，建殊勳超乎鱗閣，取顯爵列乎鸞班，則予於汝有厚望焉。是爲執照。右仰恩丞相楊福廣官收執。太平天國年月日。

【附註】 此文錄自掌故叢編

▲忠王李秀成禁宰耕牛令

牛用耕田，有宰食者，殺無赦！

【附註】 此文錄自蘇臺麋鹿記

▲忠王李秀成憑照

真忠軍師忠王李爲給憑事：茲有洋兄弟哈喇前往上海甯波一帶，採辦兵船，凡是經過地方，隨時接濟米糧油鹽柴伙等件，不致缺乏爲要。一經辦就，即駕至嘉興郡交與聽王查收，並付給價值可也。再仰沿途把守關卡官兵驗明放行，並准其往來毋阻，切切此憑。天父天王太平天國癸開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丞相羅大綱致石國宗照會

太平天國多官正丞相功勳加一等羅，照會天朝國宗石兄知之。九月二十三日，接閱兄台十八日來函，得知退至下游，駐紮田家鎮，招集散兵，再圖進取等情，然勝敗兵家常事，尙望兄台將天情道理教導兵士，必須堅耐自守，自有天父看顧也。此事是兵士修練不正，以致天父發怒，嗣後宜修好鍊正，才是至請發糧草紅粉等件，現據二十一檢點，炳賢弟由九江回省，稱該處糧米甚屬便宜，安省米糧已解天京，諸求鑒原爲幸。至紅粉等件，前已解赴九江，安省亦在缺乏，其令人帶兵前來接濟一層，現燕王親來九江一帶誅妖，兄可專文請燕王酌議爲是。特此照會年月日。

【附註】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錢江上天王策

伏維天王首事之初，筭髮易服，欲變中國二百年胡虜之制，籌謀遠大，創業非常，知不以武昌爲止足之地也。明矣。今日之舉，有進無退，區區武昌，守亦亡，不守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若進而極冀其不亡，不乘此時長驅北上，徒苟安目前，懈怠軍心，誠無謂也。清初吳三桂起兵之時，不數月而南六省皆陷，地廣人衆，自謂稱雄，然遣將四出，不出湖南一步，擾攘十餘年，終底滅亡，前車其可鑑也。或謂武昌襟帶長江，控汴梁而引湘鄂，握險自固，然後問道出奇，以一軍出秦川，定長安，擾彼關外，以一軍驅虜慶，取成都，定四川，以爲基業。不知秦隴四塞，地錯邊鄙，人悍物嗇，糧食艱難，且重關疊險，縱我攻必克，亦必大費兵力，勞而無功，固始後悔，得不償失，亦棄前功，况削其肢爪，究不若動腹心之爲愈也。以江愚昧，不如舍西而東，金陵建業，皆帝王建都之所，淮泗汴梁，實真人龍起之方，宜先取金陵，以爲基本，次取開封，以爲犄角，終出濟南，以圖進取，握齊魯之運河，可以坐困通倉之食，截南北之運傳，可以牽制異族勤王之師，然後約我老萬，以攻梁廈，檄我丹山，以攻溫處，所過則秋毫無犯，所至則結納。

賢良，而民有不完髮易服，箠食盪漿以迎者，江未之信也。南京陷則江東得渡，豐沛陷則青兗得進，山東定則燕京戒嚴，糧漕困於內，漢心離於外，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正此時也。今日之事，勢成騎虎，萬一頽情轉致蹉跎，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我軍遠離鄉井，志切從龍，聞進則同心協力，踴躍爭先，聞退則畏首畏尾，存亡莫保，渡河而後，無復作南還之望者，皆欲立功名，復漢祚，誓九死以垂勳，不願一生而伏莽也。誠因時而勵之，羣策羣力，一可當百萬，戰何敢辭，時不可失，席前之箸，江願借而籌之，馬上之策，江願指而先之也。俟南京底定之後，招集流亡，秣厲兵馬，扼要南堵，揮軍北上，左出則趨江北以進戰，急則可調淮揚之軍以繼之，右出則掘河海以拒敵，急則可調開歸之軍以應之，發一軍以突其西，乘勝入晉，別以一軍冲其東，相機定浙兵不止於一路，計必出於萬全，先固江南之根本，徐定新造之人心，修我政治，宏我規模，外和諸戎，內撫百姓，則西而秦蜀，東而豫粵，可傳檄而定，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也。自漢迄明，天下之變故多矣，分合代興，原無定局，晉亂於胡，宋亡於元，類皆特彼強橫，賺盟中夏，然種族雖異，好惡相同，亦不數十年奔還舊部，從未有毀滅禮義之冠裳，削棄父母之毛血，儀制甚匪，官人類畜，中土何辜，久遭塗辱，至如是之甚者也。帝王自有真天，豈果誰屬，大任奮興，能不昂諸，更有期者，旌旂所指，與民無逆，提劍號召，是漢卽從，使知今日之舉，並非無名之師，仍知中國之爲華，不肯終變於戎狄。王者發軔，彰明較著，陣堂旌正，不必祕詐，軍行令肅，所至則歸，彼縱有滿洲蒙古，殫精竭慮之臣，吉林索倫精騎善射之將，雖欲不望風投順，我百姓其許之乎？方今天下，以利爲治，上下交征，風俗之壞，斯已極矣，亡國爲奴，慘受桎梏，人心之憤，亦已久矣。納賄損民，醜然民上，縉紳之途，亦已污矣。磅薄鬱積之氣，久而必伸，有王者起，孰不去其舊染之污，拭目而觀其新命之鼎哉？佈置條度，此其大略也。欲成基業，願勿他圖，夫艸茅蠭起，締造艱難，心先有包括之心，寓乎宇宙，而後有旋乾轉坤之力，知民之爲貴，得民則興，知賢之爲寶，求賢則治。如漢高祖之恢宏大度，如明太祖之夙夜精勤，一旦天人應合，順時而動，事機之來，莫可言喻。否則分兵而西，武昌固不能久。

守，且我之勢力一渙，即彼之勢力復充，久而久之，大勢一去不能復振，噬臍之悔，誠非吾屬所忍言者矣。茲透觀大勢，力審機宜，謹就管見所及，擬定與王策十有二條，伏乞採擇施行。

一 方今中國大勢，燕京如首，江浙如心腹，川陝閩粵如手足。斷其手足，則人尚可活；若取江南而隨摧其心腹，一由江淮進山東，會取北京，以斷其首，待北京既定，何憂川陝不服？

二 我國新造，患在財政不充，而關稅未能遽設。當於已定之初，在商場略議加抽，任其保護於商業，每兩徵抽一厘，名曰厘金，取之甚微，商民又得其保護，何樂不從而我積少成多，即成鉅款，但宜節制，不宜勒索苛民。自滿清道光以來，各國交通，商務大進，商務盛即為富國之本，能富即能強。宜與各國更始立約，通商互派使臣，保護其本國商場，以中國地大物博，如能逐漸推廣，三十年內，可以富甲天下矣。

三 我軍既以財政為患，當於圖法講求。今我國尚未與各國通商，可以限制各國銀元入口，即所定之地，不准清國銀元通用。如此商民必以為不也，然後我可鑄銀與商民易之，易彼銀而鑄我銀，我可權宜以五六成銀色鼓鑄，凡銀不論高低，祇求上下流通，一律准用，富戶以我不清銀，必來交換，即可由一千萬鑄至二千萬，夾佩紙幣，則三千萬可立就矣。

四 百官制度，宜分等級，官位自官位，爵典自爵典。天王既加封各王，已不能更改，當於官位分開權限，以重軍政。使王公以下之謀臣勇將，免抑制而能施展，誠以凡事論才不論貴，即各國親王，亦不能盡居高位，掌大權也。

五 將來天下大勢，必趨重海權；今後若中國大定，仍當建都江南，據江河之險，盛備舟師，即可呼吸各行省，四面接應，自不至有扞格之虞。

六 我國起事以來，戰爭未已，不暇修理制度，今宜開科取士，增選文才，使各獻所長，因事制宜，以定國制，而待

探行。

八 滿清連戰皆敗，將來恐借外人之力，以戕害漢人，爲自保大位之計，前既與各國更始立約通商，則自當優待旅華外人，以示天下一家，以杜彼奸謀。

九 我軍連戰蹙勝，恐亦不免憊疲，今雄兵近二百萬，宜加以訓練，分爲五班，待定江南之後，以兩班北伐，以一班下閩浙，留兩班駐守三江，輪流替換，免疲兵力，以爲久戰之計。

十 中國膏腴土地，荒棄自多，宜墾荒地爲公產，倣上古寓兵於農，或爲屯田之法，按時訓練，則兵力固充，卽餉源亦不絕矣。

十一 中國人數雖多，而女子全然無用，宜增開女學，或設爲女科女官，以示鼓勵，盡去纏足之風，而進以鬚眉之氣，男女一律有用，則國欲不強不得也。

十二 礦源出於地利，惟中國最盛焉。滿洲除洲濱銅礦之外，未有開採，我宜頒諭國中，一律採掘，以收地利，國課既增，民財日進，然欲興礦務，當倣各國創行鐵路，以便轉運，且爲與商計，利莫大焉。

以上管見，祇其大略，餘外相機而定。滿清以殘酷，我以仁慈，滿清專用宗室私人，我以大同平等，力反其弊，興王之道，盡於是矣。願大王留意焉。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及太平天國及國民革命

▲招賢榜

禮國經野，政治必在於興賢，幼學壯行，懷才必期於見用！况值天命維新之際，正屬文人蔚起之時。天朝任官惟賢，需材孔亟，凡屬武達文通之彥，久列於朝，專家典藝之流，不遺於野。但恐采訪難週，搜羅未徧，抱璞者恥於自

獻徒輻輳而深藏，懷珠者慮其暗投，亦韜光而不市。當知天朝見賢卽用，望治維殷，勿以自薦爲可羞，卽宜乘時而利見。倘有一技之長，卽卽報名投効，自官所長，或由官長具稟保薦入朝，量才錄用，家口厚給資糧，不致失所。俾免內顧之憂，以慰從公之志。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實錄

▲便民由單

仁和前軍後營師帥陸爲給發糧單，便民完納事。照得本年應徵漕米，係是天庾正供，該糧戶務須揀選乾潔好米，按期照數赴倉完納。如有低色醜米，糶穀充漕，嚴行究辦。切切。此單四都四圍惠字惠二百三十五號一戶。嘉龍本年應完漕米二斗四升。天文天九天王太平天國癸開十三年九月派定二十九日完納。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卡憑

天朝殿前忠誠一百七十四天將隊內保天侯米，爲給發卡憑，以便稽查而安民業事。照得盛鎮地方商賈並臻，羣工畢集，行商旣領路憑，坐買豈無執據？爲此給與卡憑，以備稽察。茲查德興樓開張西充圩地方茶館業生理，自給之後，爾等貿易，務宜出入公平，價昭劃一，毋得欺詐，致搆齟齬。倘有過往兄弟，本境匪徒，在舖紮館，以及恃強硬實，滋事等因，准赴本轅呈控，立拿究治。其各凜遵，切切特諭。須至憑者。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給。

【附註】 此文錄自太平天國野史

版權
所有

廿四年五月出版

新式標點

太平天國

洋裝一册

定價大洋七角

標者鮑廣生
校閱者銘
出版者新文
發行行新文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新式標點各種小說

濟公案	彭公案	施公案	三門街	再生緣	薛剛反唐	大紅袍	小紅袍	列國演義	三國演義	水滸	蕩寇志	紅樓夢	紅樓夢	英烈傳	乾隆遊江南	韻唐全傳	雙美奇緣	平山冷燕	四遊記	五虎平西	五虎平南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二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二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定價三元六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一元	定價九角	定價五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八角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六角

273102

P. J.

273102



全一册 定價七角